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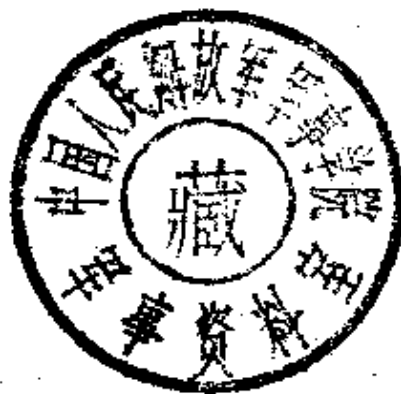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第五册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张星烺 编注
朱杰勤 校订



董必武署检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第五册

书号	丁	
	39.5	1
军事学院军事资料室		

GDA100/20

内部发行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第五册

张星烺 编注

朱杰勤 校订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 7¹/₂，印张 120千字

1978年9月第1版 197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18·742 定价：0.70元

目 录

第七编 古代中国与中亚之交通(下)

第六章	辽、金与中亚之交通	5
一	西辽始末	5
二	乌古孙仲端之《北使记》	22
第七章	蒙古人之征服中亚	29
第八章	元代与察合台及窝阔台汗国之交通	49
第九章	元代游历中亚之记载	52
一	耶律楚材之《西游录》	52
二	耶律楚材河中府记事诗	61
三	丘处机及《长春真人西游记》	70
四	常德及《西使记》	156
五	耶律希亮之避难西域	167
第十章	人仕元朝之中亚人	173
一	哈刺鲁人	173
二	西辽人	178
三	康里人	182
四	班勒纥城人	193

第十一章 明代中国与中亚之交通.....	195
一 撒马儿罕.....	195
二 沙鹿海牙.....	224
三 达失干、赛兰、养夷、渴石、迭里迷、卜花儿、 俺都淮、八答黑商、俺的干.....	227

**第七编 古代中国与
中亚之交通(下)**



第六章 辽、金与中亚之交通

一 西辽始末

1 中国史书上之记载

耶律大石者，世号为西辽。大石字重德，太祖八代孙也，通辽、汉字，善骑射。登天庆五年进士第，擢翰林应奉，寻升承旨。辽以翰林为林牙，故称大石林牙。历泰、祥二州刺史，辽兴军节度使。保大二年，金兵日逼，天祚播越，与诸大臣立秦晋王淳为帝。淳死，立其妻萧德妃为太后以守燕。及金兵至，萧德妃归天祚。天祚怒，诛德妃，而责大石曰：“我在，汝何敢立淳？”对曰：“陛下以全国之势，不能一拒敌，弃国远遁，使黎民涂炭。即立十淳，皆太祖子孙，岂不胜乞命于他人耶？”上无以答，赐酒食，赦其罪。大石不自安，遂杀萧乙薛、坡里括，自立为王，率铁骑二百宵遁。北行三日，过黑水^(一)，见白达达详稳^(二)床古儿。床古儿献马四百、驼二十、羊若干。西至可敦城^(三)。驻北庭都护府^(四)，会

威武、崇德、会蕃、新、大林、紫河、驼等七州，及大黄室韦、敌刺、王纪刺、茶赤刺、也喜、鼻古德、尼刺、达刺乖、达密里、密儿纪、合主、乌古里、阻卜、普速完、唐古、忽母思、奚的、紮而毕十八部^(五)王众，谕曰：“我祖宗艰难创业，历世九主，历年二百。金以臣属，逼我国家，残我黎庶，屠剪我州邑，使我天祚皇帝蒙尘于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义而西，欲借力诸蕃，剪我仇敌，复我疆宇。惟尔众亦有軫我国家，忧我社稷，思共救君父，济生民于难者乎？”遂得精兵万余，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明年二月甲午，以青牛白马祭天地祖宗，整旅而西。先遣书回鹘王毕勒哥曰：“昔我太祖皇帝北征，过卜古罕城^(六)，即遣使至甘州，诏尔祖乌母主曰：‘汝思故国耶？朕即为汝复之。汝不能返耶？朕则有之。在朕犹在尔也。’尔祖即表谢，以为迁国于此十有余世，军民皆安土重迁，不能复返矣。是与尔国非一日之好也。今我将西至大食，假道尔国^(七)，其勿致疑。”毕勒哥得书，即迎至邸，大宴三日。临行，献马六百、驼百、羊三千，愿质子孙为附庸，送至境外。所过敌者胜之，降者安之。兵行万里，归者数国。获驼、马、牛、羊、财物，不可胜计。军势日盛，锐气日倍。至寻思干^(八)，西域诸国举兵十万，号忽儿珊来拒战^(九)，两军相望二里许。谕将士曰：“彼军虽多而无谋，攻之则首尾不救，我师必

胜。”遣六院司大王萧斡里刺、招讨副使耶律松山等将兵二千五百攻其右，枢密副使萧刺阿不、招讨使耶律木薛等将兵二千五百攻其左，自以众攻其中，三军俱进。忽儿珊大败，僵尸数十里。驻军寻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国^(一〇)王来降，贡方物。又西至起儿漫^(一一)，文武百官册立大石为帝。以甲辰岁^(一二)二月五日即位，年三十八，号葛儿罕^(一三)，复上汉尊号曰天祐皇帝，改元延庆。追谥祖父为嗣元皇帝，祖母为宣义皇后。册元妃萧氏为昭德皇后。因谓百官曰：“朕与卿等行三万里，跋涉沙漠，夙夜艰勤。赖祖宗之福，卿等之力，冒登天位。尔祖尔父，宜加卹典，共享尊荣。”自萧斡里刺等四十九人祖父，封爵有差。延庆三年，班师东归。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号虎思斡耳朵^(一四)。改延庆为康国元年。三月，以六院司大王萧斡里刺为兵马都元帅，敌刺部前同知枢密院事萧查刺阿不副之。茶赤刺部秃鲁耶律燕山为都部署，护卫耶律铁哥为都监，率七万骑东征。以青牛白马祭天，树旗以誓于众曰：“我大辽自太祖、太宗艰难而成帝业，其后嗣君耽乐无厌，不恤国政，盗贼蜂起，天下土崩。朕率尔众，远至朔漠，期复大业，以光中兴。此非朕与尔世居之地。”申命元帅斡里刺曰：“今汝其往，信赏必罚，与士卒同甘苦，择善水草以立营，量敌而进，毋自取祸败也。”行万余

里，无所得。牛马多死，勒兵而还。大石曰：“皇天弗顺，数也。”康国十年歿。在位二十年。庙号德宗。子夷列年幼，遗命皇后权国。后名塔不烟，号感天皇后，称制，改元咸清，在位七年。子夷列即位，改元绍兴。籍民十八岁以上，得八万四千五百户。在位十三年歿，庙号仁宗。子幼，遗诏以妹普速完权国称制，改元崇福，号承天太后。后与驸马萧朵鲁不弟朴古只沙里通，出驸马为东平王，罗织杀之。驸马父斡里刺以兵围其宫，射杀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普速完在位十四年。仁宗次子直鲁古即位，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年。时秋出猎，乃蛮王屈出律^(一五)以伏兵八千擒之而据其位。遂袭辽衣冠，尊直鲁古为太上皇，皇后为皇太后，朝夕问起居，以侍终焉。直鲁古死，辽绝。（《辽史》卷三〇《天祚本纪》）

（一）黑水即肃州东之黑水，蒙古人称之为额济纳。《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四十五章，有额济纳城（Etzina）。《元史》卷六〇《地理志》有亦集乃路，“在甘州北一千五百里。城东北有大泽，西北俱接沙碛，乃汉之西海郡居延故城。”

（二）白达达即元时汪古部。《元史》卷一《太祖本纪》，癸亥岁（公元一二〇三年），“时乃蛮部长太阳罕心忌帝能，遣使谋于白达达部主阿剌忽思曰，吾闻东方有称帝

者。天无二日，民岂有二王耶？君能益吾右翼，吾将夺其弧矢也。阿剌忽思即以是谋报帝。居无何，举部来归。”阿剌忽思之名，又见于《元史》卷一一八，作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波斯拉施特《史记》作 Alakush Tikin Kuri，并谓 Tikin Kuri 乃称号也。详稳，辽官名。

(三)可敦城不可考。

(四)北庭都护府即元时别失八里 (Bishbalik)，今之新疆乌鲁木齐，或谓即孚远县。

(五)七州十八部何在，多不可考。各部名亦见《辽史》卷六九《部族表》。

(六)卜古罕即第三册《古代中国与伊兰之交通》编中志费尼书中之白库可汗 (Buku Khan)，《元史》卷一二二《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传》之不可罕，《辍耕录》作卜吉可罕。卜古罕城距元人旧都喀拉和林不远，即《元史》卷四之合刺八刺合孙 (Karabalgasun) 城。参见拙译《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四十六章附注。

(七)耶律大石既至北庭，乃致书回鹘王请假道，以便西至大食。是回鹘必在北庭西南，而不在甘州高昌(今吐鲁蕃)也。余意此处回鹘，即西部土耳其斯坦之回鹘也。

(八)寻思干又名邪迷思干，即撒马儿罕 (Samarkand)。清乾隆时，修改辽、金、元三史，将《辽史》此处寻思干改作塔什干，实为谬甚。塔什干乃 Tashkend 之译音，另为一地，何可混合为一耶？

(九)“举兵十万，号忽儿珊”，句内似有衍文或遗文

也。忽儿珊音与花刺子模沙(Khorazm Shah)相似。库脱伯爱丁摩哈美德(Kutb-eddin Mohammed,即位于一〇九七年,卒于一一二七年)臣事塞尔柱克朝,受封于阿母河北及拔汗那两地,自号曰花刺子模沙。耶律大石西奔时,适当花刺子模沙在位也。回教史家不记哈喇契丹与花刺子模沙或塞尔柱克人有战于寻思干之事,惟记十五年后,即一一四一年,塞尔柱克族呼罗珊算端桑札儿(Samgiar)在阿母河北,为哈喇契丹之葛儿罕(Gurkhan)所大败也。

(一〇)回回国之名,始见于此处。《元史·薛塔刺海传》称花刺子模国曰回回国,《太祖本纪》十七年曰回鹘国。

(一一)考之回教著作家之记载,亚洲西部有两起儿漫。一在波斯南部,滨临波斯湾,一在撒马儿罕与布哈拉之间,其城今仍存在,名曰起儿漫内(Kermaneh)。《辽史》此处之起儿漫,必即撒马儿罕西之起儿漫内城。盖回教著作家不记大石渡阿母河以南,侵入波斯境内也。甚多历史家,皆以为即波斯湾边之起儿漫,实大谬矣。

(一二)甲辰岁,即一一二四年,宋徽宗宣和六年,金太宗天会二年也。

(一三)葛儿罕即 Gurkhan 之译音。《元史》卷一《太祖本纪》又作菊儿汗,卷一二〇《曷思麦里传》作阔儿罕,华言普遍汗(Universal Khan)也。

(一四)虎思斡耳朵,耶律楚材《西游录》作虎司窝鲁

朵，《元史》卷一二〇《曷思麦里传》作谷则斡儿朵。斡耳朵（Ordo），蒙古语宫殿也。据志费尼《世界征服家传》（Tarikh Djihan Kushai），蒙古时代，拜拉萨贡又名曰古八里（Gu balik），似即虎思斡耳朵也。

（一五）屈出律之名，拉施特《史记》作 Guchluk。据《元史·太祖本纪》，屈出律以太祖三年戊辰（即一二〇八年）奔契丹。

粘割韩奴，以护卫从宗弼征伐，赐铠甲弓矢战马。初，太祖入居庸关。辽林牙耶律大石自古北口亡去，以其众来袭奉圣州，壁于龙门东二十五里。娄室往取之，获大石并降其众。宗望袭辽主辘重于青冢，以大石为向导。诏曰：“辽赵王习泥烈、林牙大石、北王喝里质、节度使讹里刺、孛堇赤狗儿、招讨迪六、详稳六斤、同知海里及诸官民，并释其罪。”复诏斡鲁曰：“林牙大石虽非降附，其为向导有劳，可明谕之。”时天辅六年也。既而亡去，不知所在。天会二年，辽详稳挾不野来降，言大石称王于北方，署置南北面官僚，有战马万匹，畜产甚众。诏曰：“追袭辽主，必酌事宜而行。攻讨大石，须俟报下。”三年，都统完颜希尹言，闻夏人与耶律大石约曰：“大金既获辽主，诸军皆将归矣，宜合兵以取山西诸部。”诏答曰：“夏人或与大石合谋为衅。不可不察，其严备之。”七年，秦州路都统婆卢火奏：“大石已得

北部二营。恐后难制，且近群牧，宜列屯戍。”诏答曰：“以二营之故发兵，诸部必扰，当谨斥候而已。”八年，遣耶律余睹、石家奴、拔离速追讨大石，征兵诸部，诸部不从。石家奴至兀纳水而还。余睹报元帅府曰：“闻耶律大石在和州之域。恐与夏人合，当遣使索之。”夏国报曰：“小国与和州壤地不相接，且不知大石所往也。”皇统四年，回纥遣使人贡，言大石与其国相邻，大石已死。诏遣韩奴与其使俱往，因观其国风俗，加武义将军，奉使大石。韩奴去后不复闻问。大定中，回纥移习览三人至西南招讨司贸易。自言：“本国回纥邹括番部所居城名骨斯讹鲁朵，俗无兵器，以田为业，所获十分之一输官。耆老相传，先时契丹至不能拒，因臣之。契丹所居屯营，乘马行，自旦至日中始周匝。近岁契丹使其女婿阿本斯领兵五万，北攻叶不鞑等部族，不克而还，至今相攻未已。”诏曰：“此人非隶朝廷番部，不须发遣。可于咸平府旧有回纥人中安置，毋令失所。”是岁粘拔恩君长撒里雅、寅特斯率康里部长孛古及户三万余求内附，乞纳前大石所降牌印，受朝廷牌印。诏西南招讨司遣人慰问，且观其意。秃里余睹、通事阿鲁带至其国，见撒里雅，具言愿归朝廷，乞降牌印，无他意也。因曰：“往年大国尝遣粘割韩奴自和州往使大石，既入其境，大石方适野，与韩奴相遇，问韩奴何人，敢不下马。

韩奴曰：‘我上国使也。奉天子之命来招汝降，汝当下马听诏。’大石曰：‘汝单使来，欲事口舌邪？’使人摔下，使韩奴跪。韩奴骂曰：‘反贼，天子不忍于尔加兵，遣招汝。尔纵不能面缚请罪阙下，亦当尽敬天子之使，乃敢反加辱乎？’大石怒，乃杀之。此时大石林牙已死，子孙相继，西方诸部仍以大石呼之。”余睹、阿鲁带还奏，并奏韩奴事。世宗嘉韩奴忠节，赠昭毅大将军。召其子永和县商酒都监详古、汝州巡检娄室谕之曰：“汝父奉使万里，不辱君命，能尽死节，朕甚闵之。”以详古为尚辇局直长，迁武义将军，娄室为武器署直长。（《金史》卷一二一《粘割韩奴传》）

淳熙十二年四月丙子，谍言故辽大石林牙假道夏人以伐金。密诏吴玠与留正议之。（《宋史》卷三五《孝宗本纪》）

此外，元初中国西游诸家，如耶律楚材之《西游录》、《长春真人西游记》、刘郁《常德西使记》、刘祁《北使记》，及《元史》卷一二〇《曷思麦里传》、卷一二二《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传》、《湛然居士文集》、《松漠纪闻》、赵子砥《燕云录》、刘埙《隐居通议》、《元秘史》、《元圣武亲征录》、《遗山集》、《宋元通鉴》、《续文献通考》，关于西辽或黑契丹，皆有数语及之也。

2 阿拉伯著作家之记载

十二世纪末（宋宁宗庆元间），阿拉伯著作家依宾爱尔阿

梯儿(Ibn el Athir)最早记哈喇契丹云:

回教纪元五百二十二年(公元一一二八年,宋高宗建炎二年);秦国(Sin,即中国)葛儿罕(Gurkhan),浑号“跛者”,率领大军至喀什噶尔(Kashgar)边境。喀什噶尔王阿合马(Ahmed)者,哈散(Hassan)之子也,闻惊,征集军队,驰至边境拒敌,兵败而死。葛儿罕离秦国,抵土耳其斯坦时,见境内已有其本国人甚多,皆以前迁徙来者,其人服役于土耳其斯坦汗之军中,受命防守东边。葛儿罕至,秦人皆通款降附^(一),葛儿罕因之得以征服土耳其斯坦全境。葛儿罕既胜后,不干涉境内之治理,仅征收赋税,每户纳一底那儿(dinar,回教诸国钱币名)。归附诸酋长之衣带上,系一银牌以示臣顺而已^(二)。葛儿罕后率兵征马瓦拉痕那儿(Maverannahar),其地君长为马莫德(Mahmud),摩哈美德之子也。马莫德由俱战提(Khodjend)进军拒敌。五百三十一年(公元一一三七年)勒墨藏月(回历第九月),两军搏战。马莫德军败,遁归撒马儿罕,传檄全国,举兵拒敌。又遣使求救于塞尔柱克算端桑札儿(Sandjar),俾其檄告所有回教徒,集合全力,以抗奉异端者。故呼罗珊(Khorassan)、马桑代兰(Mazanderan)、赛笈斯坦(Sedjestan)、哥疾宁(Ghazna)以及其他奉回教诸国,皆遣军来援。公元一一四一年(宋高宗绍兴十

一年)桑札儿自率大军,渡阿母河而北。葛儿罕是时亦招集大军。突厥人、秦国人(即中国人)、契丹国(Khata)人以及他族,皆来投麾下。遇桑札儿于喀忒汪(Katwan),迫之使退入狄儿罕(Dirham)山谷中。一一四二年(绍兴十二年),两军大战。回教徒之军大溃,桑札儿隻身而遁。其妻阿儿思兰汗(Arslan Khan)之女也,为敌所擒。其他酋长将领被擒者甚夥(三)。自是以后,契丹人及突厥人立国于马瓦拉痕那儿。葛儿罕卒于一一四三年(四)(绍兴十三年),其女嗣位。不久即卒,葛儿罕妻嗣位。后乃传之其子摩哈美德(Mohammed)。(见白菜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231—233页)

(一)由依宾爱尔阿梯儿此节记载,吾人可借悉耶律大石西征,所以能易如破竹者,实乃由于己在该地之中国人响应也。辽时,中国人西迁之众,及当时中西交通之盛,亦从可知矣。

(二)西辽治国方法,不见《辽史》。吾人读此节,亦可略窥一二。大石不干涉地方治理法,其对待属国,亦东方之法也。

(三)所叙大石击败回教徒详情,亦可补《辽史》之缺也。

(四)大石即位于甲辰岁,即一一二四年,至一一四三年,正合二十年。《辽史》谓在位二十年者,不误也。中国史书如《通鉴纲目》皆谓大石卒于绍兴五年或六年者,其

误点盖皆以为改元康国在延庆三年，或后一年也。中国文叙事不清，仅云“改延庆为康国元年”。文承上事，似为延庆三年改元者。下文又有“在位二十年”，详细推算，前后矛盾。余初疑为偶尔误刊，十二年颠倒为二十年者。今以阿梯儿之记载证之，及细读《辽史》之文，乃知并非误刊。改延庆为康国，亦非延庆三年事，实乃应作“改延庆十一年为康国元年”。句中遗脱“十一年”三字，是以使人怀疑也。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卷四〇之末，有长篇考证。亦以改元康国为延庆十一年事，实先我发明矣。

志费尼之《世界征略家传》(Tarikh Djihan Kushai)记哈喇契丹云：

哈喇契丹国诸汗，渊源于契丹(Khitai)。哈喇契丹国之开创始祖，甚得民心。惟因政潮，远离祖国。自称曰葛儿罕(Gurkhan)，犹言“普遍汗”(Universal Khan)也。当其离契丹时，从者仅六十人而已。然亦有谓率大军西来者。初抵黠戛斯(Kirghizes)边境，扰乱不堪。黠戛斯人击败之。哈喇契丹人退至也迷里河(Imil)，在其处建筑一城，其故址至今可见。突厥诸族，皆来投顺。未久，契丹王即有民四万户。后迁拜拉萨贡城(Belasagun)，今蒙古人称之为古八里(一)(Gubalik)。古八里王为爱甫拉歇伯(Efrassiyab，古代波斯史上突厥名王)之后裔，柔弱无能，大权下落。葛逻

29

禄人(karluks)及康里人(Kankalis)皆叛，举兵来侵。哈喇契丹人来近其国时，王遣使纳土称臣。契丹王入拜拉萨贡。爱甫拉歇伯后裔让位，仅留伊儿克突儿干(ilk Turkan)之名号，犹云突厥酋长也。哈喇契丹葛儿罕之版图，由库姆克笈克(Kum-Kidjik)至巴儿塞章(Barserdjan)，由怛逻斯(Taras)迄塔迷笈(二)(Tami-dj)。后又征服康里(三)(Kankalis)、喀什噶尔(Kashgar)、和阗(Khotan)诸国。遣兵讨黠戛斯，攻陷别失八里(Bishbalik)，拔汗那(Ferghana)及阿母河北诸地(Transoxiana)，无不宾服。撒马儿罕鄂斯曼(Osman)之祖先亦来臣。葛儿罕又遣其臣爱儿奴斯(Ernuz)伐花刺子模(即回回国)，所至纵火，掳掠一空。花刺子模国沙阿忒锡斯(Atsiz Khorasm Shah)降服，赂以重金，爱儿奴斯乃退军。稍后，葛儿罕死，其后寇云克(Keuyunk，即塔不烟欵?)当国。寇云克与人私通，与情人同被杀(按《辽史》此乃普速完之事)。已故葛儿罕有兄弟二人，至是国人择其一以继位(按《辽史》普速完后乃大石之孙直鲁古也)。阿忒锡斯卒，算端塔喀胥(Sultan Takash)嗣位，继续纳贡于哈喇契丹之葛儿罕，两国至为亲睦。塔喀胥临终遗训，须臣服葛儿罕。盖可倚为花刺子模之长城，防御东方可怖之民族也。(见白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225—229页)

(一)志费尼记黑契丹(即西辽)之都城为拜拉萨贡,蒙古人称曰古八里。中国各家皆言其都城为虎思斡儿朵,故拜拉萨贡必即虎思斡儿朵也。拜拉萨贡为古回纥白库可汗(Buku Khan)(即《唐书》之毗伽阙可汗,《辽史》卷二辟遏可汗)所筑。回教著作家皆未言拜拉萨贡究何在,中国书对于虎思斡儿朵亦未能指定确地。据白莱脱胥乃赛之考证,虎思斡儿朵在怛逻斯之东,楚河(R. Chu)上。楚河即唐时之碎叶川。又有碎叶城,天宝七载已毁。虎思斡儿朵必近唐之碎叶城也。拜拉萨贡即《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贾耽通西域道之斐罗将军城转音也。

(二)哈喇契丹四邻所至诸地名,怛逻斯以外,皆不可考。怛逻斯即今之奥李阿塔(Aulie-ata)市,由伊犁往撒马尔罕之大道,经过此处也。

(三)康里之名,已见于《金史》卷一二一《粘割韩奴传》。元时,康里之名乃大显。

拉施特《史记》云:

朱里真(Churche,即女真,名见《大金国志》。拉施特之得此名,必闻自蒙古人也)王既灭哈喇契丹(拉施特称东方之辽亦曰哈喇契丹),契丹有亲王曰屠石大夫(Tushi Taifu,屠石音近大石,他本有作奴石大夫,Nushi Taifu必为误刊也)者,为民所爱。国亡,先奔黠戛斯(Kirghizes),次至回纥(Uighurs),终至土耳其斯坦。屠石为人,聪明有才,于所过诸国,能招集大

军，征服土耳其斯坦之全部。自号曰葛儿罕 (Gurkhan)，犹言“大汗”(Great Khan)也。此皆公元一一二八年至一一二九年(宋高宗建炎二年三年)事也。(拉施特所记，较之《辽史》迟四五年也。)屠石既死，其子年方七龄，嗣位为葛儿罕。第二代葛儿罕，寿至九十五岁，卒于一二一三年(一)(宋宁宗嘉定六年)。成吉思汗生时，葛儿罕已年四十四，在王位已二十五年矣。(见白莱脱胥乃赛《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 220—231 页)

(一)据《辽史》，大石卒后，有子有孙。孙曰直鲁古，在位三十四年。依《辽史》推算，直鲁古之末年，应为一二一一年(宋宁宗嘉定四年)。然《辽史》仅言其被屈出律幽囚之年，而未言其卒于何年也。拉施特遗失夷列一名，然直鲁古之卒于一二一三年，则似真确也。

阿拉伯著作家不记西辽历代葛儿罕之名，然记最后之葛儿罕，直鲁古事迹，则较详于《辽史》也。直鲁古为乃蛮部长屈出律所囚。多森(D'Ohsson)《蒙古史》尝摘录其要点如下：

乃蛮部(Naiman)太阳汗(Taiyang Khan)者，屈出律(Guchluk)之父也。为成吉思汗所杀，部众分散，势力消灭。故屈出律于一二〇八年(宋宁宗嘉定元年，蒙古太祖三年，戊辰岁)与蔑里乞部(Merkits)长托克托(Tukta)订攻守盟约。成吉思汗率军攻屈出律及托克托于也里的石河(Irtysh)，击败之于哲姆河(一)(Dj-

em)。托克托被杀，屈出律只身而遁。先至别失八里(Bishbalik)，次至库札(Kudja，音近库车)。一二〇八年至哈喇契丹国葛儿罕之庭(年代与《元史》相合)，受优礼，葛儿罕以女妻之。无儿，屈出律竟忘恩，阴谋篡位。自为成吉思汗击败后，乃蛮部众四散。别失八里、也密里(Imil)及海押立(Kayalik)等处，皆有其人。屈出律得葛儿罕之允许，招其旧部入契丹境。乃蛮人及蔑里乞人来投者甚众，屈出律阴部勒之。又密联花刺子模国算端摩哈美德(Mohammed)、撒马儿罕王鄂斯曼(Osman)，两国皆葛儿罕之臣也。摩哈美德及鄂斯曼举兵侵哈喇契丹。屈出律同时亦举兵谋取都城拜拉萨贡，遇哈喇契丹兵于景白笈河(R. Chinbudje)。兵败，屈出律乃退兵。摩哈美德及鄂斯曼侵入境内，击败葛儿罕之兵于怛逻斯城。屈出律乘机旋军，竟得迫其岳父退位。时为一二一一年或一二一二年(宋宁宗嘉定四、五年)也。屈出律待其岳父礼貌至敬，直至二年后，葛儿罕死乃止。哈喇契丹既平定，屈出律举兵伐阿力麻里王俄柴儿(Ozar)，擒杀之。喀什噶尔及和阗二国不服。屈出律伐之，数年始服。屈出律及乃蛮部人，皆崇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故苛待回教徒也。及娶葛儿罕女后，始改奉佛教。(见白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 220—231 页)

(一)《元史》卷一,太祖三年戊辰冬,再征托克托及屈出律汗时,卫喇特部等遇我前锋,不战而降。因用为向导,至也里的石河,讨蔑里乞部灭之。托克托中流矢死。屈出律汗奔契丹。《元史》卷一二一《速不台传》有蟾河。唯灭里吉之战,乃在己卯岁,年代稍迟耳。《元史》卷一二二《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传》亦载此战,谓大战于谿河。《元圣武亲征录》己巳岁,大战于崧河。崧河、谿河皆与哲母 Djem 音近。哲母者,也里的石之支流也。

一二一八年(元太祖十三年)成吉思汗征亚洲西部回教诸国时,遣诺延哲伯(一) (Noyen Chebe) 率军二万人,讨屈出律。屈出律时驻喀什噶尔。哲伯兵将至,屈出律远遁。哲伯出示,宣布宗教自由。人民争杀屈出律之兵。蒙古人追屈出律,擒之于巴达哈伤(Badakhshan)。哲伯命斩之。(见白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 233 页)

(一)哲伯之名见于《元史》卷一二〇《曷思麦里传》、卷一二一《速不台传》、卷一二二《巴而朮阿尔忒的斤传》。诺延,蒙古语王或酋长之称号也。

3 欧洲著作家之记载

欧洲著作家最早记哈喇契丹(西辽, Karakhitai)者,为勃拉奴克劈尼(Plano Carpini)。勃拉奴克劈尼奉教皇英奴森德四世(Innocent IV)之命,出使鞑靼,道经西部土耳其斯坦黑契

丹国境，记云：

乃蛮人及哈喇契丹人联军于某狭谷内，与蒙古人大战后，军败，死者过半。才遗不能逃者，皆为俘虏。成吉思汗子窝阔台登大汗位后，于前哈喇契丹国境内筑汗尼尔（Ghanyl）城。城南有大沙漠，其中有野人（一）居之。其人不能言语，腿骨无关节，颠踣不能自起。善制骆驼绒毡，以制衣服，可以御风。有为鞑靼人矢射伤者，取神草以敷伤口，则立愈，飞走如恒。

（一）克劈尼之汗尼尔城及漠中野人，皆不可考。

二 乌古孙仲端之《北使记》

乌古孙仲端本名卜吉，字子正。承安二年，策论进士。宣宗时，累官礼部侍郎，与翰林待制安延珍奉使乞和于大元，谒见太师国王木华黎。于是安延珍留止，仲端独往，并大夏，涉流沙，逾葱岭，至西域，进见太祖皇帝，致其使事乃还。自兴定四年七月启行，明年十二月还至。朝廷嘉其有奉使劳，进官两阶，延珍进一阶。（《金史》卷一二四《乌古孙仲端传》）

十六年辛巳（公元一二二一年）夏，金主遣乌古孙仲端奉国书请和，称帝为兄。不允。

十七年壬午（公元一二二二年）秋，金复遣乌古孙

仲端来请和，见帝于回鹘国。帝谓曰：“我向欲汝主授我河朔地，令汝主为河南王，彼此罢兵，汝主不从。今木华黎已尽取之，乃始来请耶？”仲端乞哀。帝曰：“念汝远来。河朔既为我有，关西数城未下者，其割付我。令汝主为河南王，勿复违也。”仲端乃归。（《元史》卷一《太祖本纪》）

乌古孙仲端出使西域之故，就金、元二史观之，可以知矣。《北使记》即其奉使纪行也。口述者为仲端，而笔录者则刘祁也。祁于其所著之《归潜志》（见《知不足斋丛书》）中尝言之矣。《北使记》见于《归潜志》卷一三附录。题曰“北使”，而就其纪程观之，实乃西使也。俄国白菜脱胥乃赛尝将《北使记》译成英文。见于其所著之《中世纪研究》第一册中。吾国学人，注释或引用《北使记》者，尚甚渺也。兹将《北使记》抄录并注释之如下：

兴定四年（一）七月，诏遣礼部侍郎吾古孙仲端使于北朝，翰林待制安庭珍副之。至五年十月复命。吾古孙谓予曰：“仆身使万里，亘天之西，其所游历甚异。喜事者不可不知也。公其记之。”自四年冬十二月，初出北界，行西北向，地浸高，并夏国。前七八千里，山之东水尽东，山之西水亦西。地浸下，又前四五千里地甚煖。历城百余，皆非汉名。访其人云，有磨里奚（二）、磨可里（三）、纥里迄斯（四）、乃蛮（五）、航里（六）、瑰古（七）、途

马(八)、合鲁(九)诸番族居焉。又几万里,至回纥国之益离城(一〇),即回纥王所都,时已四月上旬矣。大契丹大石者,在回纥中。昔大石林麻(一一)辽族也。太祖爱其俊辩,赐之妻。而阴蓄异志,因从西征,挈其孥,亡入山。后鳩集群糺,经西北,逐水草居。行数载,抵阴山(一二)。雪石不得前,乃屏车,以驼负辘重。入回鹘,攘其地而国焉。日益强,僭号德宗,立三十余年死。其子袭号仁宗,死,其女弟甘氏摄政。奸杀其夫,国乱,诛。仁宗者次子立,以用非其人政荒,为回纥所灭。今其国人无几,衣服悉回纥也(一三)。其回纥国地广袤际,西不见疆畛。四五月百草枯如冬。其山暑伏有蓄雪(一四),日出而燠,日入而寒。至六月,衾犹绵。夏不雨,迨秋而雨,百草始萌。及冬,川野如春,卉木再华。其人种类甚众。其须髯拳如毛,而缁黄浅深不一(一五),面惟见眼鼻。其嗜好亦异。有没速鲁蛮(一六)回纥者,性残忍。肉入手杀而啖,虽斋亦酒脯自若。有遗里(一七)诸回纥者,颇柔懦,不喜杀,遇斋则不肉食。有印都(一八)回纥者,色黑而性愿。其余不可殫记。其国王阉侍,选印都中之黔而陋者,火漫其面焉。其国人皆邑居,无村落,覆土而屋(一九)。梁柱檐楹,皆雕木。窗牖饼器,皆白琉璃。金银、珠玉、布帛、丝枲极广。弓矢、车服、甲仗、器皿甚异。瓮甃为桥,舟如梭然。唯

桑、五谷颇类中国。种树亦人力。其盐产于山(二〇)，酿蒲萄为酒。瓜有重六十觔者。海棠色殊佳。有葱薺，美而香。其兽则驼而孤峰。牛有峰在脊。羊而大尾。又有狮、象、孔雀、水牛、野驴。有蛇四脚(二一)。有恶虫，状如蜘蛛，中人必号而死。自余禽兽、草木、鱼虫，千态万状，俱非中国所有。山曰塔必斯罕者(二二)，方五六十里，葱翠如屏，桧木成林，山足而泉。其俗衣缟素，衽无左右，腰必带。其衣衾茵幙，悉羊毳也。其毳殖于地。其食则胡饼、汤饼，而鱼肉焉。其妇人衣白，面亦衣，止外其目，间有髻者(二三)，并业歌舞、音乐。其织纫裁缝，皆男子为之。亦有倡优百戏。其书契约束并回纥字，笔苇其管(二四)。言语不与中国通。人死不焚，葬无棺槨。比敛，必西其首。其僧皆髻。寺无绘塑，经语亦不通，惟和沙州(二五)寺像如中国，诵汉字佛书。予曰：“嘻，异哉，公之行也！昔张骞、苏武衔汉命，使绝域，皆历年始归。其艰难困苦，仅以身免。而公以苍生之命，挺身入不测之敌(二六)，万里沙漠，嘻笑而还。气宇依然，殊不见衰悴忧戚之态。盖其忠义之气，素贮乎胸中。故践夷貊间，若不出闺闼然。身名偕完，森动当世。凛乎真烈，丈夫哉！视彼二子亦无愧。故予乐为之书，以备他日史官采云。”(《归潜志》卷一三附录)

(一)烏古孙仲端不详言所经各地名，故其往西域究经何路线，颇难明了，在史地学上，〈北使记〉实无多大价值也。兴定四年，即公元一二二〇年也。

(二)磨里奚即〈元史〉上之蔑里乞部，拉施特〈史记〉作 Merkits。

(三)磨可里似即拉施特之 Mekrins，〈元史〉上不见有相当同音名字也。

(四)纒里迄斯即〈元史〉上之吉利吉思(Kirghiz)、〈唐书〉之黠戛斯也。

(五)乃蛮部名见之〈元史〉。

(六)航里即〈元史〉上康里部，波斯史家作 Kankalis。

(七)瑰古即〈唐书〉之回鹘，或回纥，〈元史〉上作畏吾儿。

(八)途马即拉施特〈史记〉之 Tumats。

(九)合鲁即〈元史〉上哈喇鲁(Karluks)，〈唐书〉之葛逻禄也。

(一〇)益离城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之亦刺八里，在伊犁河畔，据〈大典图〉在阿力麻里西南。〈北使记〉之回纥国似指普通所有奉回教者而言，非专指某一国也。下文有没速鲁蛮回纥、遣里诸回纥、印都回纥等名，尤足以证明吾说也。

(一一)大石林麻〈辽史〉作大石林牙，麻字或为误刊。

(一二)〈北使记〉之阴山，与耶律楚材〈西游录〉不刺城南之阴山相同。白菜脱胥乃奚谓即今固尔札(Kuldja，即

宁远城)西北之波罗科罗山(Borokhoro),又名塔尔启山(Talki)。《西游录》谓此山东西千里,南北二百里。

(一三)乌古孙仲端所记西辽之事,与《辽史》所记者,颇有不同,二书可互参证。吾人仍当以《辽史》为确也。西辽后为乃蛮屈出律及花刺子模所灭。《北使记》谓为回纥所灭,回纥似指花刺子模,《辽史》作为回回国者也。今代人混称摩诃末教徒为回回教徒,回回名字之由来,于斯亦可略窥一二矣。

(一四)其山暑伏有蓄雪,六月袞犹绵,似指印度库斯山(Hindukush)而言。考之《元史》,太祖十七年,壬午岁,仲端西使时,成吉思汗正追逐花刺子模算端札阑丁,驻蹕于印度库斯山某处也。仲端既为求和大使,而绝不言见成吉思汗于何处,朝见磋商情形若何。橐篇叙事,毫无头绪,正足以知其人之毫无学识也。

(一五)须髯拳如毛,而缁黄浅深不一,面惟见眼鼻,正合波斯人情形。波斯人好以指甲花捣汁染须,先使之生黄色,次施蓝靛,则须发皆可变黑矣。大多数人,皆喜橙黄色须也。

(一六)没速鲁蛮即《元史》上之木速蛮。皆为 Mussulman 之译音,回教徒之称号,华言奉正教者也。波斯之回教徒,食肉不用刀叉,以手撕而食之也。

(一七)遣里音与也里(Eri)相近,为哈烈城(Herat)之别名。

(一八)印都即印度,又作身毒,《元史》又作欣都斯坦

(Hindustan)。

(一九)亚洲西部村落房屋之顶，至今仍皆以土覆之也。

(二〇)盐产于山，《长春真人西游记》及《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二十八章，皆言之也。

(二一)四脚蛇，或为蜥蜴壁虎之类。四脚蛇与毒蛛，刘郁《西使记》亦尝言之。

(二二)塔必斯罕山何在，不可考。古代罗马白里内之《博物志》，有塔比斯山(Tabis)，音最相近。岂即此欤？

(二三)妇人出门掩面，仅露其目，波斯、土耳其诸奉回教国习俗也。妇人生髻，《长春真人西游记》亦尝载之。

(二四)笔苇其管，回教徒所用之笔，至今尚以苇充之。波斯人称此苇管笔曰喀拉姆(Kalam)。

(二五)和州即火州，元时又曰合喇火着(Karakho-djo)，即今之吐鲁蕃。乌古孙仲端往返路线，或皆经火州与沙州(今敦煌县)也。

(二六)末尾刘祁跋语，“公以苍生之命，挺身入不测之敌”，隐约指仲端西行万里以乞和也。

第七章 蒙古人之征服中亚

太祖十四年(一)己卯夏六月，西域杀使者，帝率师亲征。取讹答刺城(二)，擒其酋哈只儿只兰秃。

(一)元太祖十四年，即公元一二一九年也。中国各书及回教著作家之记载，皆言成吉思汗于此年出兵西征也。

(二)讹答刺即《西北地附录》之兀提刺耳(Otrar)。据回教著作家之记载，当时讹答刺城守官曰亦纳尔柱克盖耳汗(Inaldjuk Gair Khan)。一二一八年，有奉回教之蒙古骆驼商队四百人，往花刺子模，携有成吉思汗之国书。抵讹答刺时，盖耳汗杀之。成吉思遣突厥人巴格拉(Bagra)及蒙古武官二人往责问。花刺子模王摩哈美德(Mohammed)杀巴格拉而斃武官二人之首，遣还蒙古。稍后，又袭击蒙古军之追灭里乞人(Merkits)逃往康里(Kankali)者。成吉思汗由是大怒。一二一八年杪，离其窝耳朵西征。留幼弟斡真(Udughen)守国政。一二一九年夏，驻于也儿的石河(Irtysh)畔，搜简军实，及填补骑兵。畏吾儿王巴而朮(Bardjuk, 名见《元史》卷一二二)、阿力麻里王锡格纳克的斤(Signak Tekin)、哈刺鲁王阿儿思兰(Arslan, 名见《元史·太祖本纪》六年辛未)皆来会军。是年秋，大军

出发。冬，抵讹答刺，分军为四。第一军以窝阔台及察合台二人将之，围讹答刺。第二军以朮赤将之，攻毡的城(Djend)。第三军以阿拉克(Alak)、色格图(Sugtu)及拖该(Togai)三人将之，沿细浑河(Sihun)攻肥那开忒(Féna-
ket)。第四军为主力军，成吉思汗自将之，进向不花刺城(Bokhara)。围攻五月而讹答刺陷，大掠之。盖耳汗被擒，蒙古人熔银注其眼耳而杀之。

十五年庚辰春三月，帝克蒲华城(一)。夏五月，克寻思干城(二)。驻蹕也儿的石河。秋，攻克斡脱罗儿城。

(一)蒲华城即不花刺城。据回教著作家之记载，成吉思汗与其少子拖雷进军至阿母河北诸地。一二二〇年(即庚辰岁)三月，抵不花刺城。市街宏大，人口殷富。围之数日。守城军欲突围出，大败，杀伤几尽，城中人乃降。寨堡则仍拒守，十二日后，始降。

(二)寻思干城即撒马儿罕(Samarkand)城。名已见《辽史·天祚本纪》。据回教著作家之记载，成吉思汗既下不花刺后，沿索格德河(Sogd，即柴拉夫香河 Zarafshan)流域，进向撒马儿罕城。守城者有康里军四万人。一二二〇年四月，撒马儿罕降，居民大半被杀。所谓驻蹕也儿的石河及攻克斡脱罗儿城，乃上年之事，重叙于此也。

十六年辛巳春，帝攻卜哈儿、薛迷思干(一)等城。皇子朮赤攻养吉干(二)、八儿真(三)等城，并下之。夏，四

月，驻蹕铁门关^(四)。秋，帝攻班勒纒^(五)等城。皇子朮赤、察合台、窝阔台分攻玉龙杰赤^(六)等城，下之。冬十月，皇子拖雷^(七)克马鲁察叶可、马鲁^(八)、昔刺思^(九)等城。

(一)卜哈儿即布哈城。薛迷思干即寻思干。此二城皆已于去年攻下，此处为重文也。

(二)养吉干城 (Yanghikend) 在锡耳河入阿拉尔湖 (Aral Sea) 口处，其遗址今仍存在，位于河之南岸约二英里处。第十世纪时，阿拉伯地理家依宾霍克尔 (Ibn Haukal) 及麻素提 (Mas'udi) 二人，皆尝记此地。

(三)八儿真似即回教著作家之巴儿喀力干 (Barkhaligand) 也。勃拉奴克劈尼《纪行书》中作 Barchin，《海敦纪行》作 Parchin。其遗址何在，不可考。

(四)铁门关已见《新唐书·西域传》史国及玄奘《大唐西域记》。

(五)据回教著作家之记载，成吉思汗于一二二一年 (即太祖十六年) 率军渡阿母河。班勒纒城 (Balkh) 降。成吉思恐其居民反复，足为后患，故屠之，并毁其城。

(六)玉龙杰赤 (Urghendj) 城为花刺子模国都城。朮赤与察合台不和，军事停顿，故围攻六阅月始下之。成吉思闻朮赤与察合台齟齬，大怒，乃命窝阔台统其军。玉龙杰赤既下，窝阔台及察合台来朝其父。朮赤独留镇细浑河 (Sihun) 北。

(七)马鲁察叶可 (Meruchak) 又名谋甫阿尔路德 (Merv-al-Rud), 今仍存在, 位于麦格哈伯河 (Murghab) 上, 在马鲁 (Maru = Merv) 城东南, 一百十英里。

(八)马鲁城 (Maru), 《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麻里兀。据阿拉伯地理家之记载, 马鲁城又名马鲁沙黑章 (Meru Shahidjan), 亦位于麦格哈伯河上, 较马鲁察叶可为繁盛。

(九)昔刺思 (Serakhs), 《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撒刺哈夕。此城甚古, 为昔时波斯王所建, 今仍存在, 位于马鲁城西南, 海里路德河 (Herirud) 畔。

十七年壬午春, 皇子拖雷克徒思(一)、匿察兀儿(二)等城。还经木刺夷国(三), 大掠之。渡瀚阑河(四), 克也里(五)等城。遂与帝会, 合兵攻塔里寒寨(六), 拔之。夏, 避暑塔里寒寨。西域主札阑丁出奔与灭里可汗(七)合。忽都忽与战不利。帝自将击之, 擒灭里可汗。札阑丁遁去。遣八刺追之, 不获。

(一)徒思 (Tus) 城甚古, 为波斯神话时代哲姆锡特王 (Djamshid) 所建。公元八〇九年 (唐宪宗元和四年), 哈里发诃论 (Harun-al Rashid) 卒于徒思。一二二一年 (元太祖十六年), 蒙古人陷城后, 诃论之陵墓亦被毁。《元史》此节记破城年岁, 较回教著作家迟一年, 应以回人者为准。徒思城在当时受损最大。一二二〇年 (元太祖十五年), 为速不台之兵所掠。翌年, 全城为拖雷所毁。一二三

九年(蒙古太宗十一年),库儿桂斯(Kuerguez)受蒙古大汗之命,来为呼罗珊省(Khorassan)之总督,始恢复该城,督署驻焉。一二五六年(蒙古宪宗六年),旭烈兀大王征波斯,留驻徒思数日。在甚早时期,聂思脱里派即有主教驻于此城。而天主教则于公元三三四年(东晋成帝咸和九年)已遣主教驻此,至四二〇年时(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且升为总主教矣。徒思城今代已毁。其遗址在美歇德(Meshed)西北十七英里。

(二)匿察兀儿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之乃沙不耳(Nishapur),《元史》卷一二二《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传》作你沙卜里,卷一二〇《曷思麦里传》作你沙不儿。阿伯尔肥达谓波斯人称此城曰泥沙吴儿(Nishawür),音与匿察兀儿尤相近。

(三)木刺夷即没里奚。洪钧《元史译文证补》有《木刺夷补传》,《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二十三章、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五章,皆记木刺夷者也。宪宗时,始为蒙古所灭。太祖时,蒙古人仅经过其境而已。

(四)据《帖木儿武功纪》(Zafernameh),捌捌阩河(Djokdjoran)在你沙不儿城及麦格哈伯河之间,由安都淮(Andkhui)至你沙不儿者,必须过此。以今代地图观之,必为海里路德河(Herirud)也。

(五)也里城即《明史》之哈烈国(Herat)。古代希腊人称此城曰阿利雅(Aria),中世纪时,此城名曰海里(Heri),又曰也里(Eri)。

(六)塔里寒《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塔里干，在班勒乞城之东。据回教著作家之记载，一二二〇年（元太祖十五年）拖雷侵呼罗珊时，先遣其妹夫托格察儿（Togachar）为先锋，至奈萨（Nessa），大掠之。十一月（阳历），抵你沙不儿城，围之，至第三日，不幸战死。拖雷率其大军七万人，进攻马鲁沙黑章城（名见前文）。一二二一年（元太祖十六年）二月，克之。进攻你沙不儿。四月，下之。毁其城，十五日乃竣事。又进攻也里城，凡八日而降之。后乃至塔里寒朝其父。《元史》此节所记年岁，亦较回教著作家迟一年。当以回教者为准。

(七)札阑丁（Djelaleddin）为花刺子模国算端摩哈美德之子。灭里可汗（Melik Khan）似指札阑丁之忠臣，帖木儿灭里（Timur Melik）也。忽都忽，回教著作家作史起库脱库（Shiki Kutuku），成吉思汗之养子也。八刺，回教著作家作拜刺（Bela）。据回教著作家之记载，一二二一年（元太祖十六年），成吉思避暑于塔里寒附近山中。至秋，札阑丁在哥疾宁（Ghazna）收集余烬，以图复逞。成吉思往攻之，围寇端（Kerduan）寨，阅月始下。成吉思越印度库斯山攻巴緬城（Bamian）。有一孙战死，故命毁其城，并屠全境居民。史起库脱库驻兵可不里（Kabul）及柴伯尔斯坦（Zabelstan）两地山中，以作声援。札阑丁击败之于八鲁弯（Beruan）。虽胜而兵士多逃亡者，不得已乃退至辛头河（R. Sind，即印度斯河）。札阑丁离哥疾宁后十五日，成吉思即追踪而至。札阑丁尚未渡河，而蒙古军马已

至，于是大战。札阑丁兵败，跃马入河，泳至他岸。时为一二二一年十二月也。次年春，札阑丁在印度境内又纠众起事。成吉思遣拜剌（即《元史》之八剌）及图尔泰（Turtai）二将过河讨之。札阑丁退往德梨（Delhi）。蒙古人围麦尔塘（Multan），城中人死守。天酷暑，蒙古人乃退回哥疾宁，大掠麦尔塘、拉和尔（Lahore）、配夏窪（Peshawur）及梅里普儿（Melikpur）诸省。

十八年癸未夏，避暑八鲁弯川（一）。皇子朮赤、察合台、窝阔台及八剌兵来会。遂定西域诸城，置达鲁花赤监治之。

（一）八鲁弯（Beruan）今仍存在，在可不里城（Kabul）北，印度库斯山中。该处山峡、细川及小邑，皆名八鲁弯。据回教著作家之记载，一二二二年（元太祖十七年）夏，成吉思汗驻军八鲁弯。八剌及图尔泰皆归自印度。窝阔台亦来会军于古脑恩库尔干（Gunaun Kurgan）。蒙古全军皆留于辛头河源布雅开脱威尔（Buya-ketwer）地方。《元史》所记避暑八鲁弯年岁，亦后于回教著作家所记者一年，应从回人。

十九年甲申，是岁帝至东印度国，角端（一）见，班师。

（一）据回教著作家之记载，一二二三年（元太祖十八年）春，成吉思汗决意欲由印度及图伯特之境，东归蒙古。大军皆已向此方出发，而道途艰险，不得过。故返至配夏

窟，过巴緬诸山，避暑于巴克闌(Bakalan)地方。秋，乃起行。过班勒纒城，见居民稍聚，乃再屠之。渡阿母河，抵布哈拉城。冬，驻撒马儿罕附近。角端者，独角兽(Unicorn)也。

二十年乙酉春正月，还行宫(一)。(《元史》卷一《太祖本纪》)

(一)据回教著作家之记载，成吉思汗于一二二四年春，由撒马儿罕起程东归，抵喀兰塔什(Kalan tashi)地方，大猎。一二二五年(元太祖二十年)二月，抵蒙古窝尔朵。《元史》所记成吉思西征事迹，皆较拉施特迟一年。仅还抵蒙古行宫年岁并月令相同耳。

壬午(元太祖十七年，公元一二二二年)，帝征回回国(一)。其主灭里委国而去。命速不台与只别追之，及于灰里河(二)。只别战不利。速不台驻军河东，戒其众人爇三炬，以张军势。其王夜遁。复命统兵万人由不罕川必里罕城(三)追之。凡所经历，皆无水之地。既度川，先发千人为游骑，继以大军，昼夜兼行。比至，灭里逃入海，不月余病死。尽获其所弃珍宝以献。帝曰：“速不台枕干血战，为我家宣劳，朕甚嘉之。”赐以大珠银器。(《元史》卷一二一《速不台传》)

(一)《元史》此节之回回国即花刺子模(Khwarizm)也。其国主称号曰沙(Shah)。灭里(Melik)者，其国大臣也。《元史》卷一二二《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传》灭里作勉力。

当时花刺子模王曰摩哈美德(Mohammed),其称号曰沙,曰算端(Sultan)。故《巴而朮传》总称曰罕勉力锁潭(Khan Melik Sultan)。同时其国大臣有曰帖木儿灭里(Timur Melik)者,在当时握大权,尝与札阑丁共患难也。

(二)灰里河不可考,海里路德河(Herirud)欤?不罕川亦不可考。

(三)必里罕城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之巴里黑城(Balkh)。据波斯史家记载,速不台(Subutai)及只别(Chebe)二人,由彭甲伯(Penjab)地方渡阿母河,进向巴里黑城也。

己卯夏六月,帝西讨回回国。禡旗之日,雨雪三尺,帝疑之。楚材曰:“玄冥之气,见于盛夏。克敌之征也。”庚辰冬,大雷。复问之。对曰:“回回国主当死于野。”后皆验。甲申,帝至东印度,驻铁门关(一)。有一角兽,形如鹿而马尾,其色绿,作人言,谓侍卫者曰:“汝主宜早还。”帝以问楚材。对曰:“此瑞兽也,其名角端,能言四方语,好生恶杀。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愿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师。(《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

(一)铁门关不在印度。成吉思汗亦未尝至东印度也。

从征你沙不儿城,谕下之。帝亲征至薛迷思干,与其主札刺丁合战于月亦心(亦心二字应作恋字)揭赤之

地，败之。追袭札刺丁等于阿刺黑城。战于秃马温山，又败之。追至憨颜城西寨，又败之。札刺丁逃入于海。曷思麦里收其珍宝以还。（《元史》卷一二〇《曷思麦里传》）

甲戌（一二一四年）^(一)，从帝讨契丹遗族（即西辽），历古徐鬼国讹夷朵^(二)等城，破其兵三十余万。宝玉胸中流矢，帝命剖牛腹置其中。少顷，乃苏。寻复战，收别失八里、别失兰^(三)等城。次忽章河^(四)。西人列两阵迎拒。战方酣，宝玉望其众疾呼曰：“西阵走矣。”其兵果走，追杀几尽。进兵下得思干城^(五)，次暗木河^(六)。敌筑十余垒，陈船河中。俄风涛暴起，宝玉命发火箭射其船，一时延烧。乘胜直前，破护岸兵五万，斩大将佐里，遂屠诸垒。收马里四城^(七)。辛巳，可弗叉国唯算端罕^(八)破乃满国，引兵据得思干。闻帝将至，弃城南走，入铁门，屯大雪山。宝玉追之，遂奔印度。帝驻大雪山前，时谷中雪深二丈，宝玉请封山川神。壬午三月，封昆仑山为玄极王，大盐池为惠济王。（《元史》卷一四九《郭宝玉传》）

（一）《元史》此节所记讨契丹之年岁，似有谬误。查《太祖本纪》，九年甲戌，无用兵西方之文。又据回教著作家之记载以及《亲征录》，成吉思汗于一二一八年（元太祖十三年，戊寅）始遣诺颜哲伯（Noyen Chebe）率军二万人

征屈出律 (Guchluk)。时屈出律在喀什噶尔。闻哲伯军至,逃巴达哈伤。蒙古人追获之,哲伯命斩之,宣布宗教自由。各地人皆争杀屈出律之兵。屈出律乃蛮人,而所据之位则契丹国,故此节言契丹遗族也。

(二)徐鬼国似为误刊。朱一新及丁谦皆以为即徐儿国。有元遗山《刘氏先茔碑》作古续儿国可证。徐儿、续儿即菊儿汗国。讹夷朵即斡鲁朵之别译。西辽都城曰虎思斡鲁朵,此处略去虎思二字也。

(三)别失八里(Bishbalik)即今乌鲁木齐,或云在乎远县,唐之北庭都护府也。别失兰不可考。

(四)忽章河即药杀水,又曰锡耳河。以经忽毡城故名。忽章即忽毡之转音。

(五)寻思干城(Samarkand)之下,在太祖十五年庚辰岁(一二二〇年),而此处亦叙为甲戌年事,大谬。

(六)暗木河即阿母河,刘郁《常德西使记》作暗布河。

(七)马里城即马鲁城(Maru)。

(八)可弗叉之名,亦见耶律楚材《西游录》,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之钦察。爱德利奚《地理书》称之为Kifchak,尤与可弗叉音相近也。可弗叉国唯算端于辛巳岁破乃满国,据寻思干城。在他国记载中,余尚未能搜得证文也。

(郭德海)从先锋柘柏(一)西征。渡乞则里八海(二),攻铁山。衣帜与敌军不相辨,乃焚蒿为号,烟焰漫野。

敌军动，乘之，斩首三万级。逾雪岭西北万里，进军次答里国^(三)，悉平之。（《元史》卷一四九《郭德海传》）

（一）柘柏他卷作哲伯。

（二）乞则里八海亦见《常德西使记》，即今乌伦古湖也，西名曰 Kizilbash。铁山亦见《西使记》，即今亚拉湖中之阿拉尔脱伯山(Aral tube)。

（三）答里国或即塔里干(Talekan)也。

己卯，以西域杀商，集各将帅会议西域事，定军中章程^(一)。

（一）原本作“己卯，上总兵征西域。”此据丁谦本考证增入。

庚辰，上至也儿的石河住夏。秋，进兵，所过城皆克。至斡脱罗儿城，上留二太子、三太子攻守，寻克之。

辛巳，上与四太子进攻卜哈儿、薛迷思干等城，皆克之。大太子又克养吉干、八儿真等城。上避暑于西域速里坛避暑之地。命忽都那颜为前锋。秋，分遣大太子、三太子率右军攻玉龙杰赤、不珍也哈答^(一)之城。以军集奏闻。上有旨曰：“军既集，可听三太子节制也。”于是上进兵，过铁门关。四太子攻也里、泥沙兀儿等城。上亲克迭儿密城^(二)，又破班勒纥城，围攻答里寒寨。冬，四太子又克马鲁察叶可、马卢、昔刺思等城，复进兵。

(一)《亲征录》所记多与《元史》相同，故各地名考证，不重述。不珍也哈答不可考。丁谦改作土尔堪哈敦，谓为阿拉哀丁之母云。不免武断，故仍从旧文。

(二)迭儿密，《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忒耳迷 (Termed)。

壬午春，又克徒思、匿察兀儿(一)等城。上以暑气方隆，遣使招四太子速还。因经木剌夷国，大掠之。渡棚兰河(脱去一棚字)，克野里等城。上方攻塔里寒寨，朝覲毕，并兵克之。三太子克玉龙杰赤城。大太子还营所。寨破后，二太子、三太子始归朝覲。是夏，避暑于塔里寒寨高原。时西域速里坛札阑丁遁去，遂命哲别为前锋追之。再遣速不台为继，又遣脱忽察儿殿其后。哲别至箴里可汗城，不犯而过。速不台、拔都亦如之。脱忽察儿至，与其外军战。箴里可汗惧，弃城走。忽都忽那颜闻之，率兵进袭。时箴里可汗与札阑丁合，就战。我不利，遂遣使以闻。上自塔里寒寨率精锐亲击之。追及辛自速河(二)，获箴里可汗，屠其众。札阑丁脱身入河，泳水而遁。遂遣八剌那颜将兵急追之。不获，大掳忻都人民之半而还。

(一)参见上节《元史》太祖十七年纪事案语。匿察兀儿即泥沙兀儿。据波斯史家之记载，此城确尝二次遭掠。

(二)辛自速即辛头河 (Sind)。蒙古人称川河曰速

(Su)。

癸未春，上率兵循辛自速河而北，命三太子循河而南。将至不昔思丹城^(一)，欲攻之，遣使来禀命。上曰：“隆暑将及，宜别遣将攻之。”夏，上避暑于八鲁湾川，候八刺那颜。因讨近敌，悉平之。八刺那颜军至，遂行至可温寨^(二)。三太子亦至。上既定西域，置达鲁花赤于各城监治之。

(一)不昔思丹或即赛夷斯坦 (Seyistan) 境内之波斯忒 (Bost) 古城也。拉施特记窝阔台请攻昔思坦 (Sistan)，成吉斯因盛暑不许。

(二)可温寨似即拉施特之古脑恩库尔干 (Gunaun Kurgan)，今印度库斯山中喀威克关 (Khewek Pass) 也。

甲申，旋师。住冬避暑，且止且行。

乙酉春，上归国。自出师西域至此凡七年^(一)。
(《圣武亲征录》)

(一)《亲征录》所记多与拉施特《史记》相符。盖《亲征录》为元初敕制，其副本必颁及藩王也。

太祖命忽必来征合儿鲁兀惕种^(一)。其主阿儿思兰即投降了，来拜见太祖。太祖以女子赐他。

(一)合儿鲁兀惕即哈刺鲁 (Karluk) 种之复数也。《元朝秘史》此处未标明年岁，观下文有兔儿年，则此节记事，当为虎儿年，即戊寅年之事。戊寅为太祖十三年。然查《元史》，西域哈喇鲁部主阿尔斯兰汗已于太祖六年辛未

岁来降矣。《元朝秘史》年岁，多不可恃，当以《元史》为确。

兔儿年(一)，太祖去征回回。命弟斡惕赤斤居守，以夫人忽兰从行，命者别(二)做头哨，速别额台做者别后援，脱忽察儿做速别额台后援。令三人自回回住的城外绕去，不许动他百姓，待太祖到时，却来攻。者别如命，从箴力克王城边经过，不曾动他百姓。至第三次脱忽察儿经过，抢了百姓的田禾。箴力克王走出与回回王札刺勒丁(三)相合，领军迎太祖厮杀。太祖命失吉忽秃忽(四)做头哨，与札刺勒丁对阵败了。将追及太祖处，者别等三人自札刺勒丁后至，将札刺勒丁胜了。欲入不合儿城(五)不得，直追至申河(六)，军马溺死者殆尽，独札刺勒丁与箴力克逆申河走去。太祖逆申河攻取了巴惕客薛城(七)，至子母河(八)，巴鲁安客额儿(九)地面下了营，命巴刺追札刺勒丁等。以者别速别额台两人有功，赏赐了。以脱忽察儿违令，欲废了，后不曾，只重责罚，不许管军。

(一)兔儿年即太祖十四年，己卯岁也。

(二)者别即哲伯，速别额台即速不台。

(三)札刺勒丁即《元史》之札阑丁。

(四)失吉忽秃忽即回教著作家之史起库脱库-(Shiki Kutuku)，《元史》之忽都忽也。

(五)不合儿城即不花刺城。

(六)申河即辛头河。

(七)巴惕客薛即巴达哈伤(Badakshan)。

(八)子母河，蒙古原文作额客豁罗罕与格温 豁罗罕两河。格温豁罗罕似即拉施特所记辛头河源之古脑恩 库尔干(Gunaun Kurgan)。额客豁罗罕亦必在近处也。

(九)巴鲁安即八鲁湾(Beruan)之别译。客额儿，蒙古语平原也。

太祖自回回地面归，命拙赤、察阿歹、斡歌歹三子领右手军过阿梅河(一)，至兀笼格赤城(二)下营。命拖雷往亦鲁(三)等城下营。拙赤等至兀笼格赤下营了，差人来说，如今俺三人内，听谁调遣。太祖教听斡歌歹调遣。

(一)阿梅河即阿母河。

(二)兀笼格赤即玉龙杰赤。

(三)亦鲁即也里(Eri)也。

至是太祖得了兀都刺儿(一)等城，于回回王过夏的阿勒坛豁儿桓山(二)岭处过夏了。就等候巴刺，差人去对拖雷说：“天气暑热，可来与我相合。”此时拖雷已取了亦鲁等城，正攻做出黑扯连城(三)，至城破方回来与太祖相合。

(一)兀都刺儿即《元史·西北地附录》之兀提刺耳(Otrar)。

(二)阿勒坛豁儿桓山不可考。

(三)做出黑扯连城似即《元史》之捌捌阑(Djokdjo-ran)。惟此为城名,而捌捌阑为河名也。蒙文《元朝秘史》中,拖雷取得之城,尚有亦薛不儿、昔思田二城,即乃沙不耳与昔斯坦(Sistan)也。

拙赤、察阿歹、斡歌歹三人得了兀笼格赤城,将百姓分了,不曾留下太祖处的分子。及回,太祖三日不许三子入见。木合里等说:“不服的回回百姓已屈服了。分了的城池,及分要的儿子,皆是皇帝的。天地祐护,既屈服了回回百姓,俺众人皆欢喜,皇帝如何这般怒。儿子每既知不是,已怕了。在后教他戒慎,可以着他来见。”太祖怒遂少止,教拙赤等来见。太祖依旧怪责。三子恐惧流汗。有带弓箭的晃孩、晃塔合儿、捌儿马罕等三人,向前说,三子如初调习的鹰雏一般。方才出征,如此怪责,恐向后学上的心怠慢了。如今日出入所在,皆是敌人,将俺如西蕃狗般使去。天若祐护,将敌人胜了,凡金银匹帛,都将来献。又说这西边有巴黑塔惕(一)种的百姓、哈里伯王。可命俺那里出征。太祖道是,怒遂息。留晃孩、晃塔合儿二人,命捌儿马罕征哈里伯王去了。

(一)巴黑塔惕即八吉打(Bagdad),哈里伯王即哈里发(Caliph)也。

再欣都思种巴黑塔惕种两间，有阿鲁^(一)等种。命朵儿伯朵黑申去征进。

(一)蒙古原文阿鲁种下，尚有马鲁及马答撒里两种。阿鲁似即也里，马鲁(Maru)已详《元史》。

再命速别额台勇士征迤北康邻^(一)等十一部落。渡亦的勒^(二)、札牙黑二水，直至乞瓦儿绵客儿绵^(三)等城。

(一)蒙古原文康邻种下，尚有乞卜察兀惕、巴只吉惕、斡鲁速惕、马札刺惕、阿速惕、撒速惕、薛儿客速惕、客失米儿、李刺儿、刺刺等十种。康邻即《元史》上之康里，回教著作家之康喀里(Kankalis=Kankly)，十三世纪初叶，居于札牙黑河(Jaik，即乌拉尔河 Ural)之东，花刺子模湖(Lake of Khorazm，即阿拉耳海 Aral sea)之北，大平原上。钦察国(Kipchaks)为其西邻。拉施特谓其人始造有轮车，故曰康喀里。突厥人谓轮车曰康喀里。拉施特所言，正符中国史也。《元史》卷一三〇《不忽木传》云：“康里即汉高车国也。”《魏书》卷一〇三《高车传》云：“其迁徙随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产，尽与蠕蠕同。唯车轮高大，辐数至多。后徙于鹿浑海西北百余里，部落强大，常与蠕蠕为敌。”阿卜而嘎锡(Abulghazi，生于一六〇五年，卒于一六六四年)谓康喀里人于成吉思汗初起时，所居东至亦息渴儿湖(Issigol Lake)、楚河(R. Chu)、塔刺思河(Talash R.)等处云。勃拉奴克劈尼《纪行书》云：“过可曼尼国(Comani，即钦察国)后，入康计梯国(Kangittae，即康国)，地多

无水，故居民稀少。俄国大公爵耶罗斯拉甫(Yaroslav)往鞑靼朝覲，随从仆役多渴死。野中遗骸觸髅，堆集如丘陵，与在可曼尼国所见者相同也。由复活节后，行八日，至升天节，始过此国。人奉异端。可曼尼人及康计梯人皆不稼穡，以牛羊为食。无房舍，所居皆帐幕。鞑靼人尝击败之，故境内今亦有鞑靼人也。康计梯人留此者，皆臣服鞑靼。”卢白鲁克(Rubruck)于一二五三年(蒙古宪宗三年)九月十六日，离窝尔加河(Volga)，东行经康里国(Cangle)至十一月一日始过其境云。乞卜察即钦察，兀惕，蒙古语复数也。巴只吉不可考。斡鲁速即俄罗斯，马札刺即马札儿(Madjars)，阿速即阿思(As)，又曰阿兰(Alans)，撒速即萨克新人(Saksins)，薛儿客速即《元史·西北地附录》中之撒耳柯思(Circassia)。其各部尾之惕字，皆蒙文复数格式也。客失米儿即克什弥尔(Kashmere)，李刺儿即《西北地附录》中之不里阿耳(Bulgar)，刺刺不可考。

(二)亦的勒河即窝尔加河(Volga)，札牙黑即乌拉尔河(Ural)。

(三)乞瓦儿绵客儿绵今俄国南方基辅(Kief)大城。

太祖再取了回回各城，命人镇守。有姓忽鲁木石，名牙刺洼赤^(一)的回回父子二人，自兀笼格赤城来见。太祖因其能知城池的缘故，遂命其子马思忽惕与镇守官一同管不合儿等城。又命牙刺洼赤管北平。

(一)牙刺洼赤，宪宗元年充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马

思忽惕充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

太祖征回回七年，初命巴剌追回回王札剌勒丁并篋力克王，追过申河，直至欣都思种地面，根寻不见回来。却将欣都思边城百姓的驼羊都掳了。于是太祖遂回至额儿的石(一)地面过夏。第七年鸡儿年(二)秋，回到秃刺河黑林(三)的旧营内。(《元朝秘史》续集卷一)

(一)额儿的石即《元史》上之也儿的石河(Irtysh)。

(二)鸡儿年即太祖二十年，乙酉岁也。

(三)秃刺河今作图拉河。黑林蒙古原文作合刺屯。

丁谦《元秘史考证》谓本王罕所驻也。

第八章 元代与察合台及 窝阔台汗国之交通

大德八年秋九月，诸王察八而、朵瓦^(一)等遣使来附。以币帛六百匹给之。九年二月丁酉，赐朵瓦使者币帛五百匹。九年夏四月戊子，赐察八而、朵瓦所遣使者银千四百两，钞七千八百余锭。冬十月戊寅，驸马按替不花来自朵瓦，赐银五十两，钞二百锭。十年九月壬申，以圣诞节朵瓦遣款彻等来贡。（《元史》卷二一《成宗本纪》）

（一）察八而(Chabar)为海都(Kaidu)大王之子。朵瓦(Dua Khan)为察合台汗国第十代王也，为海都所立，故海都生时，屡与出兵，共抗世祖。成宗大德五年，海都已卒，察八而与朵瓦乃共降成宗，中央亚细亚之交通亦恢复。

大德十一年秋七月，遣肥儿牙儿迷的里及铁肱胆诣西域取佛钵、舍利。至大元年九月辛酉，遣人使诸王察八儿、宽阔所。癸亥，万户也列门合散来自薛迷思干等城，进呈太祖时所造户口青册。赐银钞币帛有差。庚辰，中书省臣言：“薛迷思干、塔刺思、塔失玄（似为干

字)等城,三年民赋以输县官。今因薛尼台铁木察往彼,宜令以二年之赋与宽阔,给与元输之人,以一年者上进。”并从之。(《元史》卷二二《武宗本纪》)

至大三年六月壬申,以西北诸王察八儿等来朝,告祀太庙(一)。(《元史》卷二三《武宗本纪》)

(一)告祀太庙,所以纪念统一也。

延祐元年六月壬辰,诸王察八儿属户匮乏,给粮一岁,仍俾屯田以自贍。延祐二年四月丙午,封诸王察八儿为汝宁王。六月己亥,置汝宁王察八儿王傅官。(《元史》卷二五《仁宗本纪》)

至顺二年八月壬子,西域诸王答儿麻袭朵列帖木儿(一)之位,遣诸子孛儿只吉台等来朝贡。十二月戊午,西域诸王秃列帖木儿遣使献西马及葡萄酒。(《元史》卷三五《文宗本纪》)

(一)答儿麻即下方答儿马失里(Tarmashirin),为朵瓦之子,即位于一三二二年(至治二年),在位八年。朵(或秃)列帖木儿,《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笃来帖木儿(Dure Timur),据回教著作家之记载,亦朵瓦之子。即位于一三二一年(至治元年),与答儿马失里各据一方,不相统属也。

至顺三年二月甲辰,诸王塔儿马失里、哈儿蛮各遣

使来贡葡萄酒、西马、金鸦鹘。秋七月戊辰朔，诸王答里麻失里等遣使来贡虎豹。（《元史》卷三六《文宗本纪》）

第九章 元代游历中亚之记载

一 耶律楚材之《西游录》

《西游录》，元初盛如梓于其所著《庶斋老学丛谈》中尝节录之，今之所传者，即此节本也。近世吾国学人，最初注意于此者，为顺德李文田。文田之《西游录注》一卷，见于《灵鹤阁丛书》第四集，光绪二十一年，元和江标刊。后于李氏者，为杭县丁谦之《西游录地理考证》，见于《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二集》，刊于民国四年。又后于丁氏者，为家大人张相文之《西游录注》，见于民国八年之《地学杂志》。俄人白莱脱胥乃窆于光绪元年尝译成英文，见于其《中世纪中国游历家》(Chinese Mediaeval Travellers)。光绪十三年，又以之重刊于其《中世纪研究》(Mediaeval Researches)。现将《西游录》及诸家所说者，汇集于下。又近年日本宫内省图书寮所藏钞本问世，始得见全本。一九一五年罗振玉曾予翻印。

中书令，国初时扈从西征，行五六万里，留西域六七年。有《西游录》述其事，人所罕见，因节略于此。

公戊寅^(一)春三月，出云中^(二)，抵天山^(三)。涉大

磧，逾沙漠，达行在所。明年，大举西伐，道过金山^(四)。时方盛夏，冰凝雪积，斲冰为道。松桧参天，花草弥谷。金山而西，水皆西流入海^(五)。其南有回鹘城，名别石把^(六)。有唐碑，所谓瀚海军。瀚海去城数百里^(七)，海中有屿，其上皆禽鸟所落羽毛。城西二百里，有轮台县^(八)，唐碑在焉。城之南五百里，有和州^(九)，即唐之高昌，亦名伊州。高昌西三四千里，有五端城^(一〇)，即唐之于阗国，河出乌白玉。过瀚海千余里，有不刺城^(一一)。不刺南有阴山，东西千里，南北二百里。山顶有池，周围七八十里。池南地皆林檎，树阴蓊鬱，不露日色。出阴山，有阿里马城^(一二)。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马。附郭皆林檎园，故以名。附庸城邑八九，多葡萄、梨果。播种五谷，一如中原。又西有大河曰亦列^(一三)。其西有城，曰虎司窝鲁朵^(一四)，即西辽之都，附庸城数十。又西数百里，有塔刺思城^(一五)。又西南四百余里有苦盞城^(一六)、八普城、可伞城、芭榄城。苦盞城多石榴^(一七)，其大如棋，甘而差酸，凡三五枚，绞汁盈盂，渴中之尤物也。芭榄城边皆芭榄园，故以名。其花如杏而微淡，叶如桃而差小，冬季而花，夏盛而实^(一八)。八普城西瓜，大者五十斤，长耳仅负二枚。苦盞西北五百里有讹打刺城^(一九)，附庸城十数。此城渠酋，常杀命吏数人，商贾百数，尽掠其财货。西伐之举由此也。讹

打刺西千余里，有大城曰寻斯干(二〇)。寻斯干者，西人云肥也，以地土肥饶故名。甚富庶，用金铜钱。无孔郭，环城数十里皆园林，飞渠走泉，方池圆沼，花木连延，诚为胜概。瓜大者如马首。谷无黍、糯、大豆。盛夏无雨。以葡萄酿酒，有桑不能蚕。皆服屈陶(二一)，以白衣为吉，以青衣为丧服。故皆衣白。寻思干西六七百里，有蒲华城(二二)，土产更饶，城邑稍多。寻思干乃谋速鲁蛮(二三)种落梭里檀所都，蒲华、苦盞、讹打刺城皆隶焉。蒲华之西有大河，入于海。其西有玉里犍城(二四)，梭里檀母后所居，富庶又盛于蒲华。又西濒大河有班城(二五)，又西有砖城(二六)。自此而西，直抵黑色印度城(二七)。亦有文字，与佛国字体声音不同，佛像甚多。不屠牛羊，但饮其乳。土人不识雪。岁二熟麦。盛夏置锡器于沙中，寻即熔烁。马粪堕地沸溢。月光射人如夏日。其南有大河，冷如冰雪，湍流猛峻，注于南海。土多甘蔗，取其液酿酒熬糖。印度西北行，有可弗叉国(二八)。数千里皆平川，无复丘垤，不立城邑。民多羊马，以蜜为酿。此国昼长夜促，羊膊熟日已复出，正符《唐史》所载骨利干国事，但国名不同，岂非岁时久远，语音讹舛。寻思干去中原几二万里，印度去寻思干又等，可弗叉去印度又等。虽繁迂曲折，不为不远，不知几万里也。（《西游录》，见《庶斋老学丛谈》卷一）

(一)元太祖戊寅岁，即太祖第十三年，公元一二一八年也。

(二)云中即今大同府。金时为西京。

(三)天山者，今河套外之阴山也。不可与新疆之天山相混。

(四)金山即阿尔泰山(Altai)。蒙古人称金曰阿尔泰。《周书》卷五〇言：“突厥之先，臣于茹茹，居金山之阳，为茹茹铁工。”金山之名，见于中国史，固甚早也。其山高峻，山峰多为终古不化之雪所掩覆。山势由西北趋向东南。由山东之科布多城(Kobdo)，往山西之布伦托海(Bulun tokhoi)，最近之路，须经科布多西北之泰莱克台(Terekty，高出海面一万五百尺)及鸟儿莫该台(Urmogaity，高出海面九千七百十尺)两山峡，以达克兰河(Kran)源。克兰河者，喀喇额尔齐斯河(Black Irtysh)之支流也。每年中，此道仅有数月可通行。由科布多往布伦托海之第二道，须经乌兰达阪关(Ulan daban Pass)而至布勒棍河(Bulgun River)，沿此河下行，而至乌伦古河(Ulungur)。乌伦古河流入乌伦古湖，亦名克齐尔拔胥湖(Kizilbash)。布伦托海即在河口入湖处。乌兰达阪关较之鸟儿莫该台道，稍为易行，然亦崎岖危险。第三道须经更在东南之达比斯敦达阪关(Dabysten daban)。由科布多往古城及布伦托海之驿道，即经此线。全年可以通行无阻，即车辆亦可无碍。《元史》卷一，十五年庚辰夏，驻蹕也儿的石河。《元圣武亲征录》亦记庚辰，上至也儿的石河住夏。也儿的石河

即额尔齐斯河。波斯史家拉施特记一二一九年(元太祖己卯岁)夏,成吉思汗驻蹕也儿的石河(Irtysch)源,补充骑兵,及全军甲仗。成吉思汗西征军中,骑兵尤众,故行军之先,须择沿途水草丰茂之路。也儿的石河源及克兰河流域,水草最丰。证之历史记载及地理情形,成吉思汗西征大军,似由第一道通过阿尔泰山(金山)者也。

(五)金山而西,水皆西流入海。指喀喇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及其支流而言。喀喇额尔齐斯河流入斋桑泊(Zaisan Lake),复由泊之西北角流出,仅名曰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亦向西北流,入乌伦古湖。

(六)别石把即别失八里(Bishbalik),为唐时之北庭都护府,今之乌鲁木齐(Urumtsi),或曰为孚远县,宋时属于回鹘。

(七)瀚海即沙漠。蒙古人谓之戈壁(Gobi)。

(八)轮台之名,见于《汉书》。司马迁《史记·大宛传》作仑头。今新疆仍有轮台县,惟地址恐非即汉时之仑头也。

(九)和州又名火州,又名哈喇火者(Karakhodjo),今之吐鲁蕃,唐之高昌也。耶律楚材谓即伊州者,误也。伊州即汉时伊吾庐,今之哈密也。宋时,王延德使高昌,过伊州后,尚历数站,始至高昌也。

(一〇)五端,《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忽炭。《元史》卷一二〇《曷思麦里传》作斡端。《大唐西域记》卷一二云,诸胡谓之豁旦,印度谓之屈丹,Khotan之译音也。

中国史上，自汉以来，皆称之为于阗国。于阗国河中产玉，*《魏书》*已言之。*《新五代史》*云：“东曰白玉河，西曰绿玉河，又西曰乌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异。每岁，秋水涸，国王滂玉于河，然后国人得滂玉于河。”于阗在高昌西南，而此言在西，误也。*《西游录》*所记各地方向，多不可恃。

(一一)不刺，*《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普刺，*《经世大典图》*，普刺在阿力麻里之东。拉施特*《史记》*作普刺特(Pulad)，*《海敦纪行》*作福刺特(Phulad)，距赛蓝湖(Sairam Lake)不远。卢白鲁克(Rubruck)纪行作波拉忒(Bolat)。不刺城南之阴山，亦见上方*《北使记》*。白菜脱胥乃窠谓即今固尔札(即宁远城)西北之薄罗火鲁山(Borokhoro)，又名塔尔启山(Talki)。此山亦天山之一支。山顶之池，即赛蓝湖(Sairam lake)也。

(一二)阿里马城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之阿力麻里城。回教著作家皆称其地曰Almalik。俄人谢米诺甫(Semenoff)踏查，谓在固尔札西北四十俄里(每一俄里合中里二·二)伊犁河畔。距绥定七俄里处，至今尚有古城遗迹。吉利吉思人(Kirghiz，即黠戛斯)及突厥人，皆称苹果曰阿里马(Alma)。

(一三)亦列河即今之伊犁河(Ili R.)。《唐书·西突厥传》曰伊丽水。回教徒之《马撒雷克阿尔阿伯萨》(Masalak al-absar)书谓伊犁河为马瓦拉痕那儿(Mavaran-nahr)省(即阿母河北 Trans-Oxiana)之东北界线云。

(一四)虎司窝鲁朵即波斯著作家之拜拉萨贡(Bela-

sagun)。详上方西辽建国章，兹不赘述。

(一五)塔刺思城(Talas)甚古。第六世纪，东罗马蔡马库斯奉使西突厥纪行中，已有其名。玄奘尝过其地，称之为怛逻私。天宝时，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尝为大食击败于此。回教著作家称此城曰 Taras，费杜西之《帝纪》(Shahnameh)中亦有见之。其他西方人记怛逻私城，皆已于上文言之，兹不重述。今代地图上已无此名。其地址即今之奥李阿塔市(Aulie-ata)也。

(一六)苦盞城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之忽毡，《西游记》作霍阗，《西使记》作忽章，《唐书·西域传》作俱战提(Khojenda)。八普，《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巴补。可伞城《元史·西北地附录》作柯散(Kasan)。芭榄城不见他书。白菜脱胥乃突谓即康地巴旦(Kandibadan)，华言杏仁城也。伊兰人称杏仁曰巴旦。算端巴伯儿《史记》谓此城产杏仁最佳。其城在忽毡之东。

(一七)苦盞石榴，巴伯儿亦尝赞美之。

(一八)耶律楚材所记芭榄情况，正与西域之杏相类。《本草纲目》卷二九所记巴旦，可参观也。《长春真人西游记》云：“壬午之春正月，把榄始华，类小桃。俟秋，采其实。食之，味如胡桃。二月二日春分，杏花已落。”

(一九)讹打刺，《元史·西北地附录》作兀提刺耳(Otrar)。其遗址在阿里斯河(Arys R.)入锡耳河(Syr-daria)口处，约在北纬四十三度，东经六十八度。耶律楚材所记西征原由，与波斯史家所言正合。讹打刺城长官盖儿汗依

纳儿朱克(Gairkhan Inaldjuk)杀成吉思汗之使者，献其头于花刺子模国摩哈美德算端。讹打刺城有两大事，在世界史上可以留纪念也。一即杀蒙古使者，引起成吉思汗西征之师。一二一九年(元太祖十四年，己卯岁)城陷，是为蒙古人征服亚洲西部之始。二即明初帖木儿征集大军，预备东征中国。行至讹打刺，忽于一四〇五年(永乐三年)二月十八日崩殂也。讹打刺之名，亦见于小亚美尼亚王海敦纪程。裴哥罗梯(Pegolotti)之《通商指南》谓由玉龙杰赤(Organçi, Urghendj)至兀提刺耳(Oltrarre)骆驼车须三十五日以至四十日。由撒拉康科(Saracanco)直至兀提刺耳仅五十日即可至(似经阿拉耳海北)。由兀提刺耳至阿力麻里(Armalec, Almalik)骑驴行四十五日即至。丁谦《西游录考证》及《大典图考证》谓讹打刺即怛逻斯，实完全错误也。

(二〇)寻斯干即撒马儿罕(Samarkand)，在讹打刺之西南，而此处言在西者，误也。寻斯干之原音为 Semiscant。《元史》卷一，太祖十六年，作薛迷思干城。薛迷思，突厥语 Semiz 之译音，华言肥也。干，波斯语 Kand 之译音，华言乡村城市也。寻斯干乃“肥城”之义。耶律楚材仅译作肥，尚未尽其全义也。亨利玉尔谓薛迷思干(Semiscant)为撒马儿罕之古名。中世纪聂思脱里派主教等，皆称此城曰薛迷思干。明初，西班牙国大使克拉维局(Clavijo)谓撒马儿罕又名锡墨斯京(Cimesquinte)，亦薛迷思干之别译也。北宋时阿拉伯地理家阿尔比鲁尼(Al Biruny)谓突

厥人称撒马儿罕曰撒买资干特(Samezkend), 华言“太阳城”(Sun City)也, 此又一说矣。

(二一) 屈昫, 阿拉伯语 Kassam 之译音, 华言棉也。今代土耳其斯坦人谓棉曰古撒(guza)。

(二二) 蒲华, 即《元史·西北地附录》之不花刺城(Bokhara), 唐时安国。今译多作布哈拉。

(二三) 谋速鲁蛮, 《元史》作木速蛮, 即 Mussulman 之译音, 即回教徒也。此处之谋速鲁蛮种落梭里檀, 即花刺子模国算端也。蒲华西大河即阿母河也。

(二四) 玉里鞬城, 《元史·太祖本纪》作玉龙杰赤(Urghendj)。

(二五) 班城即《元史》卷一《太祖本纪》十六年之班勒纥城, 《西北地附录》作巴里黑。

(二六) 砖城, 丁谦与白菜脱胥乃窠皆谓即《长春真人西游记》之团八刺。白氏谓团八刺即克儿团寨(Kerduan)。据拉施特《史记》蒙古人攻克儿团寨, 阅一月始下。下后, 成吉思汗乃得长驱过印度库斯山, 围巴緬城(Bamian)。

(二七) 黑色印度城不可考。谓在砖城之西, 似亦谬误。丁谦谓即北印度克什米尔国, 似近真确。其南流大河, 似即印度斯河(Indus)也。

(二八) 可弗叉国即《元史·西北地附录》之钦察国。《元朝秘史》作乞卜察克, 为今欧洲俄国南部。阿拉伯人无泊字(P)音, 故称之为 Kifchak, 其实应作 Kipchak 也。丁谦混作《唐书》之可萨(Khazars), 殊不知可萨亡已久矣。

骨利于在今贝加尔湖(Baikal Lake)北,与钦察同纬度。故两地夏季时,皆昼长夜促,羊膊熟,日已复出也。中世纪时,回教徒多有于夏季泝窝尔加河(Volga)而上,至布加利国(Bolghar)故墟,以观夜中日(Midnight sun)。盖地近北极,虽在深夜中,亦可望见日也。耶律楚材留西域时,蒙古大将速不台初次征伐可弗叉国。至一二三六年(元太宗八年,宋理宗端平三年),始全为蒙古人平定。以蜜为酿,俄国南部至今尚然也。土人最喜饮之,称曰蜜俄德(Miod)。土人谓蜜亦曰蜜俄德,俄国南部为产蜜名区。(见白莱脱脊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9—24页)

二 耶律楚材河中府记事诗

再用韵记西游事

河中(西域寻思干城,西辽目为河中府。案斜米思干城,在阿尔泰山之北)花木蔽春山,烂赏东风纵宝鞍。留得晚瓜过腊半,藏来秋果到春残。亲尝芭榄宁论价,自酿葡萄不纳官。常叹不才还有幸,滞留遐域得佳餐。(《湛然居士文集》卷四)

壬午西域河中游春十首

幽人呼我出东城,信马寻芳莫问程。春色未如华藏富,湖光不似道心明。土床设馔谈玄旨,石鼎烹茶唱道情。世路崎岖太尖险,随高逐下坦然平。

其二

三年春色过边城，萍迹东归未有程。细细和风红杏落，涓涓流水碧湖明。花林啜茗添幽兴，绿畝观耕称野情。何日要荒同人贡，普天钟鼓乐清平。

其三

春雁楼边三两声，东天回首望归程。山青水碧伤心切，李白桃红照眼明。几树绿杨摇客恨，一川芳草惹羁情。天兵几日归东阙，万国欢声贺太平。

其四

河中二月好踏青，且莫临风叹客程。溪畔数枝繁杏浅，墙头千点小桃明。谁知西域逢佳景，始信东君不世情。圆沼方池三百所，澄澄春水一池平。

其五

二月河中草木青，芳菲次第有期程。花藏径畔春泉碧，云散林梢晚照明。含笑山桃还似识，相亲水鸟自忘情。遐方且喜丰年兆，万顷青青麦浪平。

其六

异域春郊草又青，故园东望远千程。临池嫩柳千丝碧，倚槛夭桃几点明。丹杏笑风真有意，白云送雨太无情。归来不识河中道，春水潺潺满路平。

其七

四海从来皆兄弟，西行谁复叹行程。既蒙倾盖心

相许，得遇知音眼便明。金玉满堂违素志，云霞千顷适高情。庙堂自有夔龙在，安用微生措治平。

其八

寓迹尘埃且乐生，垂天六翮敛鹏程。无缘未得风云会，有幸能瞻日月明。出处随时全道用，穷通逐势叹人情。凭谁为发丰城剑，一扫妖氛四海平。

其九

不如归去乐余龄，百岁光阴有几程。文史三冬输曼倩，田园二顷忆渊明。宾朋冷落绝交分，亲戚团栾说话情。植杖耘耔聊自适，笑观南亩绿云平。

其十

衰翁老矣倦功名，繁简行军笑李程。牛粪火熟石炕煖，蛾连纸破瓦窗明。水中漉月消三毒，火里生莲屏六情。野老不知天子力，讴歌鼓腹庆升平。（《湛然居士文集》卷五）

游河中西园和王君玉韵四首

万里东皇不失期，园林春老我来迟。漫天柳絮将飞日，遍地梨花半谢时。异域风光特秀丽，幽人佳句自清奇。临风畅饮题玄语，方信无为无不为。

其二

清明出郭赴幽期，千里江山丽日迟。花叶不飞风定后，香尘微敛雨余时。雕鐫冰玉诗尤健，挥扫龙蛇字

愈奇。好字好诗独我得，不来赓和拟胡为。

其三

异域逢君本不期，湛然深恨识君迟。清诗厌世光千古，逸笔惊人自一时。字老本来遵雅淡，吟成元不尚新奇。出伦诗笔服君妙，笑我区区亦强为。

其四

风云佳遇未能期，自是鱼龙上钓迟。岩穴潜藏难遁世，尘嚣俯仰且随时。百年富贵真堪叹，半纸功名未足奇。伴我琴书聊自适，生涯此外更何为。（《湛然居士文集》卷五）

河中游西园四首

河中春晚我邀宾，诗满云牋酒满巡。对景怕看红日暮，临池羞照白头新。柳添翠色侵袭草，花落余香著莫人。且著新诗与芳酒，西园佳处送残春。

其二

河中风物出乎伦，闲命金兰玉笋巡。半笑梨花琼脸嫩，轻颦杨柳翠眉新。衔泥紫燕先迎客，偷蕊黄蜂远趁人。日日西园寻胜概，莫教辜负客城春。

其三

几年萍梗困边城，闲步西园试一巡。圆沼印空明镜莹，芳莎藉地翠茵新。幽禽有意如留客，野卉多情解笑人。屈指知音今有几，与谁同享瓮头春。

其四

金鼓銮輿出陇秦，驱驰八骏又西巡。千年际会风云异，一代规模宇宙新。西域兵来擒伪主，东山诏下起幽人。股肱元首明良世，高拱垂衣寿万春。（《湛然居士文集》卷五）

河中春游有感五首

西胡（寻斯干有西戎梭里檀故宫在焉。）搆室未全终，又见颓垣绕故墉。绿苑连延花万树，碧堤回曲水千重。不图舌鼓谈非马，甘分躬耕学卧龙。枵食粗衣聊自足，登高舒啸乐吾慵。

其二

异域河中春欲终，园林深密锁颓墉。东山雨过空青叠，西苑花残乱翠重。杞椳碧枝初着子，葡萄绿架已缠龙。等闲春晚芳菲歇，叶底翩翩困蝶慵。

其三

坎止流行以待终，幽人射隼上高墉。穷通世路元多事，躄险机关有几重。百尺苍枝藏病鹤，三冬蛰窟闭潜龙。琴书便结忘言友，治圃耘蔬自养慵。

其四

西域渠魁运已终，天兵所指破金墉。崇朝驿骑驰千里，一夜捷书奏九重。鞭策不须施犬马，庙堂良算足夔龙。北窗高卧熏风里，尽任他人笑我慵。

其五

重玄叩击数年终，天道难窥万仞墉。旧信不来青鸟远，故山犹忆白云重。自知勋业输雏凤，且学心神似老龙。忙里偷闲谁似我，兵戈横荡得疏慵。（《湛然居士文集》卷五）

赠蒲察元帅七首

闲骑白马思无穷，来访西城绿发翁。元老规模妙天下，锦城风景压河中。花开杷榄芙蕖淡，酒泛蒲萄琥珀浓。痛饮且图容易醉，欲凭春梦到卢龙。

其二

积年飘泊困边尘，闲过西隅谒故人。忙唤贤姬寻器皿，便呼辽客奏箏箏。蒲萄架底蒲萄酒，杷榄花前杷榄仁。酒酡花繁正如许，莫教辜负锦城春。

其三

主人知我怯金觞，特为先生一改堂。细切黄橙调蜜煎，重罗白饼糝糖霜。几盘绿橘分金缕，一碗清茶点玉香。明日辞君向东去，这些风味几时忘。

其四

使君排饭宴南溪，不枉从君鸟鼠西。春蕤旋浇浓鹿尾，腊糟微浸软驼蹄。丝丝鱼脍明如玉，屑屑鸡生烂似泥。白面书生知此味，从今更不嗜黄虀。

其五

筵前且尽主人心，明烛厌厌饮夜深。素袖佳人学汉舞，碧髯官妓拨胡琴。轻分茶浪飞香雪，旋擘橙杯破软金。五夜欢心犹未已，从教斜月下疏林。

其六

主人开宴醉华胥，一派丝篁沸九衢。黯紫蒲萄垂马乳，轻黄杷榄灿牛酥。金波泛蚁斟欢伯，雪浪浮花点酪奴。忙里偷闲谁若此，西行万里亦良图。

其七

闲乘羸马过蒲华，又到西阳太守家。玛瑙瓶中簪乱锦，琉璃钟里泛流霞。品尝春色批金橘，受用秋香割木瓜。此日幽欢非易得，何妨终老住流沙。（《湛然居士文集》卷五）

庚辰西域清明

清明时节过边城，远客临风几许情。野鸟间关难解语，山花烂漫不知名。蒲萄酒熟愁肠乱，玛瑙杯寒醉眼明。遥想故园今好在，梨花深院鹧鸪声。（《湛然居士文集》卷五）

西域河中十咏

寂寞河中府，连蔓及万家。蒲萄亲酿酒，杷榄看开花。饱啖鸡舌肉，分飧马首瓜（土产瓜大如马首）。人生惟口腹，何碍过流沙。

其二

寂寞河中府，临流结草庐。开樽倾美酒，掷网得新鱼。有客同联句，无人独看书。天涯获此乐，终老又何如。

其三

寂寞河中府，遐荒僻一隅。葡萄垂马乳，杞榄灿牛酥。酿春无输课，耕田不纳租。西行万余里，谁谓乃良图。

其四

寂寞河中府，生民屡有灾。避兵开邃穴，防水筑高台。六月常无雨，三冬却有雷。偶思禅伯语，不觉笑颜开。

其五

寂寞河中府，颓垣绕故城。园林无尽处，花木不知名。南岸独垂钓，西畴自省耕。为人但知足，何处不安生。

其六

寂寞河中府，西流绿水倾。冲风磨旧麦（西人作磨，风动机轴以磨麦），悬碓杵新粳（西人皆悬杵以舂）。春月花浑谢，冬天草再生。优游聊卒岁，更不望归程。

其七

寂寞河中府，清欢且自寻。麻牋聊写字，苇笔亦供

吟。伞柄学钻笛，宫门自斲琴。临风时适意，不负昔年心（得故宫门坚木三尺许，斲为琴，有清声）。

其八

寂寞河中府，西来亦偶然。每春忘旧闰，随月出新年。强策浑心竹，难穿无眼钱。异同无定据，俯仰且随缘（西人不计闰，以十二月为岁。有浑心竹。其金铜牙钱无孔郭）。

其九

寂寞河中府，声名昔日闻。城隍连畎亩，市井半丘坟。食饭秤斤卖，金银用麦分。生民怨来后，箪食谒吾君。

其十

寂寞河中府，遗民自足粮。黄橙调蜜煎，白饼糝糖霜。漱旱河为雨，无衣垆种羊。一从西到此，更不忆吾乡。（《湛然居士文集》卷六）

西域有感

落日城头鸦乱啼，秋风原上马频嘶。雁行南去潇湘北，萍迹东来鸟鼠西。百尺栋梁谁着价，三春桃李自成蹊。功名到底成何事，烂饮玻璃醉似泥。（《湛然居士文集》卷六）

西域蒲华城赠蒲察元帅

骚人岁杪到君家，土物萧疏一饼茶。相国传呼扶

下马，将军忙指买来车。琉璃锺里葡萄酒，琥珀瓶中杞
榄花。万里遐荒获此乐，不妨终老在天涯（将军乃元帅
子也）。（《湛然居士文集》卷六）

三 丘处机及《长春真人西游记》

长春真人姓丘氏，名处机，字通密，登州栖霞县滨都里人，生于金皇统戊辰（公元一一四八年）。年十九，辞亲居昆仑山学道。后居莱州，金主及宋主来召，皆不赴。成吉思汗自乃蛮国遣近侍刘仲禄、扎八儿致聘，乃与弟子赵道坚、宋道安、李志常等十八人至燕，欲成吉思汗回朝再谒。后又奉诏西行。乃于元太祖十六年（公元一二二一年）西行，次年见成吉思汗于雪山之阳舍馆。公元一二二三年，东归宣德，次年入居燕京天长观。公元一二二七年，卒，年八十。处机在西域论道，深契帝心，东归以后，尚时遣使问候，其宠任之专，亦可见矣。惟据当时释家记载，处机等东归后，有滥用权势，欺凌他教之举。释道争用事，其后处机派徒，势力渐衰。处机所居之万安宫，即金之行宫，又名北宫仙岛，今北京北海南端之琼岛也。卒后，葬京西之白云观。

《长春真人西游记》分上下二卷，为其弟子李志常所撰，于所经各地道里、风俗，记载明晰，可为研究西域历史地理者之助证。然自著成后，历元、明二代，迄于清初，无人过问，等于失传。清高宗乾隆六十年（公元一七九五年），钱大昕与段玉裁

二人游苏州元妙观，阅《道藏》，见此书。大昕借钞后，为之传播于世。辑丛书者，由是亦多搜罗之。《连筠篲丛书》、《皇朝藩属舆地丛书》等，皆得见之。钱大昕之发现《长春真人西游记》，犹之多不内(G. Dobner)及梅诺脱(J. G. Meinert)二人之发现《马黎诺里游记》也。尤奇者，丘处机与马黎诺里皆为元时之人，一则奉命往西，一则奉命来东，在当时皆无人过问其书。必待至四五百年后，清乾隆时，二书始皆经学者之手，重见于世也。马黎诺里之书，发现于乾隆三十三年，《长春真人西游记》发现于乾隆六十年，二书重行见世之时期，又几相同也。大昕发现后，吾国学者，最初注意于此书者，为大兴徐松。松于嘉庆年间被谴至新疆，故对西域事颇留心。道光二年(公元一八二二年)，松从龚定盒假读此记，因为考证自金山至阿里马一节路程。同时松之友人桐乡程同文亦有考证。阳湖董祐诚有《西游记日食考》。稍后，乌程沈子敦有《金山以东释》一篇。沈氏之作，余惜未能见。民国四年，杭人丁谦有《长春真人西游记地理考证》之作，载于《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二集中。一八六六年，俄国驻北京总主教拍雷狄斯(Archimandrite Palladius)将《长春真人西游记》全书译成俄文，载于《北京教会杂志》(Records of the Peking Eccles. Mission)第四册中。翌年，鲍梯(M. Pauthier)又有法文译本。惟鲍氏仅依《海国图志》节录者翻译，且多谬误也。一八八七年，俄人白莱脱胥乃窠将《长春真人西游记》译成英文，载于其所著《中世纪研究》第一册中。是此书于甚早时间，已有外国学者研究之矣。余生也晚，诸家之注，幸获读之，研究是书，亦数年矣。此书记载

详明，为研究中世纪中央亚细亚史地者，不可缺之书也。在史地学上之价值甚高，其影响虽不若《马哥孛罗游记》之巨，而叙事详晰，条理不纷，文章优雅，固非马哥孛罗所可比肩也。余故特重刊其原文，而详为之注。《西游记》原书分上下二卷，余为便读之故，分上卷为七节，下卷为五节，每节就其内容，而标新名，以清眉目。孙锡序亦附此。所有外域地名、路线考证，鄙人多偏取白莱脱胥乃窠之注。民国十五年夏，清华学校研究院发刊丛书第一种，海宁王国维之《蒙古史料》中，亦有《长春真人西游记注》二卷。余于本书付刊之先，亦得参考。

《长春真人西游记》

长春真人盖有道之士。中年以来，意此老人，固已飞升变化，侣云霞而友鸿蒙者久矣，恨其不可得而见也。己卯之冬，流闻师在海上，被安车之征。明年春，果次于燕。驻车玉虚观，始得一识其面。尸居而柴立，雷动而风行，真异人也。与之言，又知博物洽闻。于书无所不读。由是日益敬其风，而愿执弟子礼者，不可胜计。自二三遗老，且乐与之游，其余可知也。居无何，有龙阳之行。及使者再至，始启途而西。将别，道众请还期。语以三载，时辛巳夹钟之月也。迨甲申孟陬，师至自西域，果如其旨，识者叹异之。自是月七日，入居燕京大天长观，从疏请也。噫！今人将事行役，出门徬徨，有离别可怜之色。师之是行也，崎岖数万里之远

际，版图之所不载，雨露之所弗濡。虽其所以礼遇之者，不为不厚，然劳惫亦甚矣。所至辄徜徉容与，以乐山水之胜，赋诗谈笑，视死生若寒暑，于其胸中，曾不蒂芥。非有道者，能如是乎？门人李志常，从行者也。掇其所历而为之记。凡山川道里之险易，水土风气之差殊，与夫衣服、饮食、百果、草木、禽虫之别，粲然靡不毕载。目之曰西游，而征序于仆。夫以四海之大，万物之广，耳目未接，虽有大智，犹不能遍知而尽识也，况四海之外者乎？所可考者，传记而已。仆谓是集之行，不特新好事者之闻见，又以知至人之出处，无可无不可，随时之义云。戊子秋后二日（一），西溪居士孙锡序。

（一）长春真人卒于丁亥岁，即公元一二二七年。孙锡此序，作于真人卒后一年。李志常《西游记》之作成，亦必于丁亥戊子间也。

《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

父师真人长春子，姓丘氏，名处机，字通密，登州栖霞人。未冠出家，师事重阳真人（一），而住磻溪（二）龙门十有三年。真积力久，学道乃成。暮年还海上。戊寅岁（三）之前，师在登州。河南屡欲遣使征聘，事有齟齬遂已。明年，住莱州昊天观。夏四月，河南提控边鄙使至，邀师同往，师不可。使者携所书诗颂归。继而复有

使自大梁来，道闻山东为宋人所据乃还。其年八月，江南大帅李公全、彭公义斌来请不赴。尔后随处往往邀请。莱之主者难其事。师乃言曰：“我之行止，天也，非若辈所及知。当有留不住时去也。”居无何，成吉思皇帝遣侍臣刘仲禄，县虎头金牌，其文曰：“如朕亲行，便宜行事。”及蒙古人二十辈，传旨敦请。师踌躇间，仲禄曰：“师名重四海，皇帝特诏仲禄逾越山海，不限岁月，期必致之。”师曰：“兵革以来，此疆彼界。公冒险至此，可谓劳矣。”仲禄曰：“钦奉君命，敢不竭力。仲禄今年五月，在乃满国兀里朵^(四)得旨。六月，至白登北威宁，得羽客常真谕。七月，至德兴^(五)。以居庸路梗，燕京发士卒来迎。八月，抵京城。道众皆曰：‘师之有无，未可必也。’过中山，历真定，风闻师在东莱。又得益都府^(六)安抚司官吴燕、蒋元，始得其详。欲以兵五千迎师。燕等曰：‘京东之人，闻两朝议和，众心稍安。今忽提兵以入，必皆据险自固，亦将乘桴海上矣。诚欲事济，不必尔也。’从之。乃募自愿者得二十骑以行。将抵益都，使燕、元驰报其帅张林。林以甲士万郊迎。仲禄笑曰：‘所以过此者，为求访长春真人，君何以甲士为。’林于是散其卒，相与按辔以入。所历皆以此语之，人无骇谋。林复给以驿骑。次潍州，得尹公。冬十有二月，同至东莱，传皇帝所以宣召之旨。”师知不可辞，

徐谓仲禄曰：“此中艰食，公等且往益都，俟我上元醮竟，当遣十五骑来，十八日即行。”于是宣使与众西入益都，预选门弟子十有九人，以俟其来。如期骑至，与之俱行。

(一)重阳真人即王嘉。

(二)磻溪在陕西凤翔府南。

(三)戊寅岁，即公元一二一八年，元太祖十三年，宋宁宗嘉定十一年，金宣宗兴定二年也，处机时年已七十一矣。次年，即公元一二一九年，元太祖十四年，己卯岁，时帝正出兵西征花刺子模(Khwarizm)。该年之夏，驻蹕也儿的石河(Irtysh)畔。

(四)乃满国《元史》作乃蛮国。据波斯史家拉施特之记载，乃蛮部族(Naimans)居于也儿的石河发源地，及阿尔泰山东西两麓。兀里朵(ordo)为蒙古语，华言行宫也。成吉思汗以该年秋，振旅西进。

(五)德兴即今之涿鹿县，明清两朝皆曰保安州，金时为府。居庸关在北京西北，入蒙古必经之峡也。燕京即今北京，书中又作京城，或京师盖沿用金人之名也。

(六)益都府清时山东青州府。人民国改益都县。潍州今曰潍县。

由潍阳至青社(一)，宣使已行矣。闻之张林言：“正月七日，有骑四百，军于临淄，青民大骇。宣使逆而止之，今未闻所在。”师寻过长山及邹平。二月初，届济

阳(二)，士庶奉香火迎拜于其邑南。羽客长吟迎前导，饭于养素庵。会众金曰：“先月十八日，有鹤十余，自西北来，飞鸣云间，俱东南去。翌日辰巳间，又有数鹤，来自西南，继而千百焉，或颀或頽，独一鹤拂庵，盘桓乃去。今乃知鹤见之日，即师启行之辰也。”皆以手加额，留数日。二月上旬，宣使遣骑来报，已驻军将陵(三)，舫舟以待，明日遂行。十三日，宣使以军来迓。师曰：“来何暮？”对以“道路榛梗，特往燕京会兵，东备信安，西备常山。仲禄亲提军取深州，下武邑以辟路，构桥于溥沱，括舟于将陵，是以迟。”师曰：“此事非公不克办。”次日，绝溥沱而北。二十二日，至卢沟。京官、士庶、僧道郊迎。是日由丽泽门(四)入，道士具威仪，长吟其前。行省石抹公馆师于玉虚观。自尔求颂乞名者日盈门。凡士马所至，奉道弟子，以师与之名，往往脱欲兵之祸，师之道磨及人如此。宣抚王巨川楫上诗，师答云：“旌旗猎猎马萧萧，北望燕师渡石桥。万里欲行沙漠外，三春遽别海山遥。良朋出塞同归雁，破帽经霜更续貂。一自玄元西去后，到今无似北庭招。”师闻行宫渐西，春秋已高，倦冒风霜，欲待驾回朝谒。又仲禄欲以选处女偕行。师难之曰：“齐人献女乐，孔子去鲁。余虽山野，岂与处女同行哉！”仲禄乃令易刺驰奏，师亦遣人奉表。一日有人求跋阎立本《太上过关图》，题：“蜀郡西游日，

函关东别时。群胡皆稽首，大道复开基。”又以二偈示众。其一云：“离乱朝还暮，轻狂古到今。空华空寂念，若有若无心。”其二云：“触情常决烈，非道莫参差。忍辱调猿马，安闲度岁时。”四月上旬，会众请望日醮于天长。师以行辞，众请益力。曰：“今兹兵革未息，遗民有幸，得一覩真人，蒙道磨者多矣。独死者冥冥长夜，未沐荐拔，遗恨不无耳。”师许之。时方大旱，十有四日，既启醮事，雨大降，众且以行礼为忧。师于午后赴坛，将事，俄而开霁。众喜而叹曰：“一雨一晴，随人所欲。非道高德厚者，感应若是乎！”明日，师登宝元堂。传戒时，有数鹤自西北来，人皆仰之。焚简之际，一简飞空而灭，且有五鹤翔舞其上。士大夫咸谓师之至诚动天地。南塘老人张天度子真作赋美其事，诸公皆有诗。醮竟，宣使刘公从师北行。道出居庸，夜遇群盗于其北，皆稽颡以退。且曰：“无惊父师。”五月，师至德兴龙阳观度夏。以诗寄燕京士大夫云：“登真何在泛灵槎，南北东西自有嘉。碧落云峰天景致，沧波海市雨生涯。神游八极空虽远，道合三清路不差。弱水纵过三十万，腾身顷刻到仙家。”时京城吾道孙周楚卿、杨彪仲文、师谥才才卿、李士谦子进、刘中用之、陈时可秀玉、吴章德明、赵中立正卿、王锐威卿、赵昉德辉、孙锡天锡，此数君子，师寓玉虚日，所与唱和者也。王觐逢辰、王真哉

清甫，亦与其游观。居禅房山之阳，其山多洞府，常有学道修真之士栖焉。师因挈众以游。初入峡门，有诗云：“入峡清游分外嘉，群峰列岫戟查牙。蓬莱未到神仙境，洞府先观道士家。松塔倒悬秋雨露，石楼斜照晚云霞。却思旧日终南地，梦断西山不见涯。”其地爽垲，势倾东南，一望三百余里。观之东数里，平地有涌泉，清泠可爱。师往来其间，有诗云：“午后迎风背日行，遥山极目乱云横。万家酷暑熏肠热，一派寒泉入骨清。北地往来时有信，东皋游戏俗无争（耕夫牧竖堤阴让坐）。溪边浴罢林间坐，散发披襟畅道情。”中元日，本观醮。午后传符授戒，老幼露坐，热甚，悉苦之。须臾有云覆其上，状如圆盖，移时不散，众皆喜跃赞叹。又观中井水可给百人，至是逾千，众执事者谋他汲。前后三日，井泉忽溢，用之不竭，是皆善缘天助之也。醮后，题诗云：“太上宏慈救万灵，众生荐福藉群经。三田保护精神气，万象钦崇日月星。自揣肉身潜有漏，难逃科教入无形。且遵北斗斋仪法（南斗北斗皆论斋醮），渐陟南宫火炼庭。”八月初，应宣德州^{（五）}元帅移刺公请，遂居朝元观。中秋夜，有《贺圣朝》二曲。其一云：“断云归岫，长空凝翠，宝鉴初圆。大光明，宏照亘流沙，外直过西天。人间是处，梦魂沈醉，歌舞华筵。道家门，别是一般清朗，开悟心田。”其二云：“洞矢深处，良朋高

会，逸兴无边。上丹青，飞至广寒宫，悄掷下金钱。灵虚晃耀，睡魔奔迸，玉兔婵娟。坐忘机，观透本来真性，法界周旋。”是后天气清肃，静夜安闲，复作二绝云：“长河耿耿夜深深，寂寞寒窗万虑沈。天下是非俱不到，安闲一片道人心。”其二云：“清夜沈沈月向高，山河大地绝纤毫。惟余道德浑仑性，上下三天一万遭。”朝元观据州之乾隅，功德主元帅移刺公因师欲北行，创构堂殿，奉安尊像。前后云房洞室，皆一新之。十月间，方绘祖师堂壁，画史以其寒，将止之。师不许曰：“邹律尚且回春，况圣贤阴有所扶持邪？”是月，果天气温和如春，绝无风沙，由是画史得毕其功。有诗云：“季春边朔苦寒同，走石吹沙振大风。旅雁翅垂南去急，行人心倦北征穷。我来十月霜犹薄，人讶千山水尚通。不是小春和气暖，天教成就画堂功。”寻阿里鲜至自斡辰^(六)大王帐下，使来请师。继而宣抚王公巨川亦至，“承大王钧旨，如师西行，请过我。”师首肯之。是月北游望山。曷刺进表回，有诏曰：“成吉思皇帝敕真人丘师。”又曰：“惟师道逾三子，德重多端。”其终曰：“云轩既发于蓬莱，鹤驭可游于天竺。达摩东迈，元印法以传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颠川途之虽阔，贍几杖以非遥。爰答来章，可明朕意。秋暑，师比平安好，指不多及。”其见重如此。又敕刘仲禄云：“毋使真人饥且劳，可

扶持缓缓来。”师与宣使议曰：“前去已寒，沙路绵远，道众所需未备。可往龙阳，乘春起发。”宣使从之。十八日，南往龙阳，道友送别多泣下。师以诗示众云：“生前暂别犹然可，死后长离更不堪。天下是非心不定，轮回生死苦难甘。”翌日，到龙阳观过冬。十一月十有四日，赴龙岩寺斋。以诗题殿西庑云：“杖藜欲访山中客，空水（一作山）沈沈淡无色。夜来飞雪满岩阿，今日山光映天白。天高日下松风清，神游八极腾虚明。欲写山家本来面，道人活计无能名。”十二月，以诗寄燕京道友云：“此行真不易，此别话应长。北踏野狐岭，西穷天马乡。阴山无海市，白草有沙场。自叹非元圣，何如历大荒。”又云：“京都若有钱行诗，早寄龙阳出塞时。昔有上床鞋履别，今无发軫梦魂思。”复寄燕京道友云：“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皇帝旧兀里多），仍念山东二百州。穷急漏诛残喘在，早教身命得消忧。”辛巳之上元，醮于宣德州朝元观。以颂示众云：“生下一团腥臭物，种成三界是非魔。连枝带叶无穷势，跨古腾今不奈何。”以二月八日（七）启行。时天气晴霁，道友饯行于西郊，遮马首以泣曰：“父师去万里外，何时复获瞻礼？”师曰：“但若辈道心坚固，会有日矣。”众复泣请：“果何时耶？”师曰：“行止非人所能为也。兼远涉异

域，其道合与不合，未可必也。”众曰：“师岂不知，愿預告弟子等。”度不获已，乃重言曰：“三载归，三载归。”

(一)潍阳即潍县，以在潍水之北，故又曰潍阳也。青社即青州。

(二)长山、邹平皆县名，今隶济南道。济阳今济南。

(三)将陵县元时陵州，今已废。旧址在今景县境。

(四)丽泽门北京正南门。

(五)宣德州今之宣化县。明、清两朝皆为府。

(六)斡辰者成吉思汗之幼弟，《元史》作斡真，《元秘史》作斡惕赤斤(Udjughen)。帝西征，留守国内也。斡真封地及驻所，在蒙古东北。拉施特谓近喀拉清阿尔忒(Calaitchinalt)及额尔古河(Olkui River)。额尔古河今图作额尔古纳河。

(七)长春以辛巳年(公元一二二一年，即元太祖十六年)二月，由宣德启行出塞也。

十日，宿翠峴口。明日，北度野狐岭(一)。登高南望，俯视太行诸山，晴岚可爱。北顾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道人之心，无适不可。宋德芳辈指战场白骨曰：“我归当荐以金策，此亦余北行中因缘一端耳。”北过抚州(二)。十五日，东北过盖里泊(三)，尽丘垤咸鹵地，始见人烟二十余家。南有盐(一作咸)池，迤邐东北去。自此无河，多凿沙井以汲。南北数千里亦无大山。马行五日，出明昌界(四)。以诗纪实云：“坡陀折

叠路弯环，到处盐场死水湾。尽日不逢人过往，经年惟有马回还。地无木植惟荒草，天涯丘陵没大山。五谷不成资乳酪，皮裘毡帐亦开颜。”又行六七日，忽入大沙陀^(五)。其碛有矮榆，大者合抱。东北行千里外，无沙处绝无树木。三月朔，出沙陀，至鱼儿泺^(六)，始有人烟聚落，多以耕钓为业。时已清明，春色渺然，凝冰未泮。有诗云：“北陆祁寒自古称，沙陀三月尚凝冰。更寻若士为黄鹄，要识修鲲化大鹏。苏武北迁愁欲死，李陵南望去无凭。我今返学卢敖志，六合穷观最上乘。”三月五日，起之东北，四旁远有人烟，皆黑车白帐^(七)，随水草放牧。尽原隰之地，无复寸木。四望惟黄云白草，行不改途。又二十余日，方见西沙河^(八)，西北流入陆局河。水濡马腹，傍多丛柳。渡河北行三日，入小沙陀。四月朔，至斡辰大王帐下^(九)，冰始泮，草微萌矣。时有婚嫁之会，五百里内首领，皆载马潼助之。皂车毡帐，成列数千。七日见大王，问延生事。师曰：“须虔斋戒，而后可闻。”约以望日授受。至日，雪大作，遂已。大王复曰：“上遣使万里，请师问道。我曷敢先？”且谕阿里鲜：“见毕东还，须奉师过此。”十七日，大王以牛马百数，车十乘送行。马首西北，二十二日，抵陆局河。积水成海^(一〇)，周数百里。风浪漂出大鱼，蒙古人各得数尾。并河南岸西行，时有野薤得食。五月朔，亭

午，日有食之^(一一)。既，众星乃见，须臾复明。时在河南岸（蚀自西南生自东北），其地朝凉而暮热。草多黄花，水流东北。两岸多高柳，蒙古人取之以造庐帐。行十有六日，河势绕西北山去，不得穷其源^(一二)。其西南接鱼儿泺驿路^(一三)。蒙古人喜曰：“前年已闻父师来。”因献黍米石有五斗。师以斗枣酬之。渠喜曰：“未尝见此物。”因舞谢而去。又行十日，夏至，量日影三尺六七寸^(一四)。渐见大山峭拔，从此以西，渐有山阜。人烟颇众，亦皆黑车白帐为家。其俗牧且猎，衣以韦毳，食以肉酪。男子结发垂两耳，妇人冠以桦皮，高二尺许，往往以皂褐笼之^(一五)。富者以红绡其末，如鹅鸭，名曰故故，大忌人触。出入庐帐，须低回。俗无文籍，或约之以言，或刻木为契^(一六)。遇食同享，难则争赴。有命则不辞，有言则不易，有上古之遗风焉。以诗叙其实云：“极目山川无尽头，风烟不断水长流。如何造物开天地，到此令人放马牛。饮血茹毛同上古，毳冠结发异中州。圣贤不得垂文化，历代纵横只自由。”又四程，西北渡河乃平野。其旁山川皆秀丽，水草且丰美。东西有故城基址，若新街衢，巷陌可辨，制作类中州。岁月无碑刻可考。或云契丹所建。既而地中得古瓦，上有契丹字，盖辽亡土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也。又言西南至寻思干城万里外，回纥国最佳处，契丹都焉，历

七帝。六月十三日，至长松岭(一七)后，宿。松栝森森，干云蔽日，多生山阴涧道间(一八)，山阳极少。十四日，过山，渡浅河。天极寒，虽壮者不可当。是夕宿平地。十五日，晓起，环帐皆薄冰。十七日，宿岭西，时初伏矣。朝暮亦有冰，霜已三降，河水渐冷如严冬。土人云：“常年五六月有雪，今岁幸晴暖。”师易其名曰大寒岭。凡遇雨多雹，山路盘曲，西北且百余里。既而复西北，始见平地。有石河，长五十余里，岸深十余丈。其水清冷可爱，声如鸣玉。峭壁之间，有大葱，高三四尺。涧上有松，皆十余丈。西山连延，上有乔松鬱然。山行五六日，峰回路转，林峦秀茂，下有溪水注焉。平地皆松桦杂木，若有人烟状。寻登高岭，势若长虹，壁立千仞，俯视海子，渊深恐人(一九)。二十八日，泊窝里朵(二〇)之东，宣使往奏禀皇后。奉旨请师渡河。其水东北流，瀾漫没轴，绝流以济。入营，驻车南岸。车帐千百，日以醍醐潼酪为供。汉、夏公主(二一)皆送寒具等食。黍米斗白金十两，满五十两，可易面八十斤。盖面出阴山之后二千余里，西域贾以橐驼负至也。中伏时，帐房无蝇。窝里朵，汉语行宫也。其车輿亭帐，望之俨然。古之大单于未有若此之盛也。七月九日，同宣使西南行五六日。屡见山上有雪(二二)，山下往往有坟墓。及升高陵，又有祀神之迹。又三二日历一山，高峰如削，

松杉鬱茂，而有海子。南出大峡，则一水西流。杂木丛映于水之阳，韭茂如芳草，峡道连数十里。北有故城曰曷刺肖(二三)。西南过沙场二十里许，水草极少。始见回纥决渠灌麦。又五六日，逾岭而南，至蒙古营，宿拂庐(二四)。旦行，迤迳南山，望之有雪。因以诗纪其行：“当时悉达悟空晴，发軫初来燕子城(抚州是也)。北至大河三月数(即陆局河也，四月尽到，约二千余里)，西临积雪半年程(即此地也，山常有雪，东至陆局河约五千里，七月尽到)。不能隐地回风坐(道法有回风、隐地、攀斗、藏天之术)，却使弥天逐日行。行到水穷山尽处，斜阳依旧向西倾。”邮人告曰：“此雪山北，是田镇海八刺喝孙(二五)也。”八刺喝孙，汉语为城。中有仓廩，故又呼曰仓头。七月二十五日，有汉民工匠络绎来迎。悉皆欢呼归礼。以彩幡、华盖、香花前导。又有章宗二妃，曰徒单氏，曰夹谷氏，及汉公主母钦圣夫人袁氏，号泣相迎，顾谓师曰：“昔日稔闻道德高风，恨不一见，不意此地有缘也。”翌日，阿不罕山北镇海来谒。师与之语曰：“吾寿已高，以皇帝二诏丁宁，不免远行数千里，方临治下。沙漠中，多不以耕耘为务，喜见此地秋稼已成。余欲于此过冬，以待銮輿之回，何如？”宣使曰：“父师既有法旨，仲禄不敢可否，惟镇海相公度之。”公曰：“近有敕，诸处官员，如遇真人经过，无得稽其程，盖欲

速见之也。父师若需于此，则罪在镇海矣，愿亲从行。凡师之所用，敢不备。”师曰：“因缘如此，当卜日行。”公曰：“前有大山高峻，广泽沮陷，非车行地。宜减车从，轻骑以进。”用其言，留门弟子宋道安辈九人，选地为观。人不召而至，壮者效其力，匠者效其技，富者施其财。圣堂方丈，东厨西庑，左右云房（无瓦皆土木），不一月落成，榜曰栖霞观^{（二六）}。时稷黍在地，八月初霜降，居人促收麦，霜故也。大风傍北山西来，黄沙蔽天，不相物色。师以诗自叹云：“某也东西南北人，从来失道走风尘。不堪白发垂垂老，又蹈黄沙远远巡。未死且令观世界，残生无分乐天真。四山五岳多游遍，八表飞腾后人神。”八日，携门人虚静先生赵九古辈十人，从以二车、蒙古驿骑二十余，傍大山西行。宣使刘公、镇海相公又百骑。李家奴，镇海从者也，因曰：“前此山下精截我脑后发，我甚恐。”镇海亦云：“乃满国王亦曾在此为山精所惑，食以佳饌。”师默而不答。

（一）翠幄口在张家口西约三十里，近处有翠屏山。野狐岭，张德辉《塞北纪行》作扼胡岭，岭在膳房堡口北五里。膳房堡口在张家口西，第一隘也。《元史》卷一：“太祖六年辛未岁二月，帝自将兵南伐，败金将达实于野狐岭。”所谓战场，即此也。

（二）抚州元之兴和路，在今张家口北，长城以外诸

地，皆是也。《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云：“中统三年，建行宫。”张德辉《塞北纪行》有：“寻过抚州，惟荒城在焉。”考德辉北行在丁未年（一二四七年），后于长春二十七年。长春未记其城荒芜，岂有遗漏欤？拍雷狄斯谓其遗址当在今合刺八刺合孙（《元史语解》作哈喇巴勒噶逊〔Khara balgasun〕名见《元史》卷四《世祖本纪》一，丙辰冬，驻于哈喇巴勒噶逊之地），在张家口北约一百华里。由张家口往恰克图，必经之道也。

（三）盖里泊即今之克勒湖。

（四）明昌为内蒙古之边墙，金章宗明昌年间所筑，故称之为明昌墙。

（五）沙陀即沙漠，在今多伦诺尔北七八十里。榆树为蒙古沙漠中常有之物。漠中有水泉，故得生也。

（六）鱼儿泺即《塞北纪行》之鱼儿泊。《元史》卷一：“太祖九年甲戌（一二一四年）六月，帝避暑鱼儿泺。”《元史》卷一一八《特薛禅传》又称为答儿脑儿或答儿海子，在上都东北三百里。至元七年，名其城为应昌府。二十二年，改为应昌路。我国地图上有作达里泊，又有作捕鱼儿海者。达里，乃蒙古人之名，而捕鱼儿则汉译也。惟此捕鱼儿海不可与黑龙江西北之捕鱼儿海又名贝尔海者相混也。张德辉《纪行》云，离抚州后，“北入昌州，居民仅百家。中有廨舍，乃国王所建也。亦有仓廩，为州之盐司。州之东有盐池，周广可百里，土人谓之狗泊（即长春之盖里泊），以其形似故也。州之北行百余里，有故垒隐然，连

亘山谷。垒南有小废城，问之居者，云此前朝所筑堡障也（即明昌墙）。城有戍者之所居。自堡障行四驿，入沙陀际。陀所及无块石寸壤。远而望之，若冈陵丘阜然，至则皆积沙也。所宜之木，榆柳而已，又皆樛散而丛生，其水尽盐卤也。凡经六驿而出陀。复西北行一驿，过鱼儿泊，泊有二焉，周广百余里，中有陆道，达于南北岸。泊之东涯，有公主离宫。宫之外垣高丈余，方广二里许，中建寝殿，夹以二室，背以龟轩，旁列两庑，前峙高楼，登之颇快目力。宫之东有民匠杂居，稍成聚落。中有一楼，榜曰迎暉。”近代欧洲人最初见此湖者为神父张诚（Father Gerbillon）。张诚以一六八九年（清康熙二十八年），由北京往尼布楚（Nipohu, Nerchinsk）。六月（阳历）二十七日，过此湖。张诚亦称之曰塔儿脑儿（Taalnor），周十五哩（lieues），丰于鱼。离湖半哩，有塔之遗址，并见有元时汉文大理石碑。一八七一年（清同治十一年），俄人普舌瓦尔斯吉亦访其地。普氏称曰：“达赖脑儿（Dalai nor），其正音应作塔儿。塔儿（taal），蒙古语平原也，脑儿，湖也，为蒙古东南巨浸，状如扁椭圆形。其轴由东北向西南，周围四十英里，高出海面四千二百英尺。气候严寒，类于蒙古他部。阳历四月中旬，坚冰依然未融。直至五月中，始渐解冻。盛产鱼。春初解冻后，辄有华人数百成群，往彼捕鱼，至晚秋始归。”

（七）蒙古人游牧生涯，车上载帐，马哥孛罗、卢白鲁克、依宾拔都他等，皆有记载。惟今代车上载帐风俗，

已不可见矣。长春所见黑车白帐，与西洋著作家之记载相同。

(八)西沙河，丁谦谓即海拉尔河，西北入呼伦湖。白莱脱胥乃窠谓即哈勒哈果勒河(Khalgagol)。陆局河，张德辉作驴驹河。《元史》作怯鲁连河，今代地图作克鲁伦河(Kerulen)。

(九)斡辰大王帐下，拍雷狄斯谓在哈勒哈果勒河畔。然据长春记载，渡河北行三日，始达其帐，故必在更北，今之胪滨县境内也。

(一〇)陆局河积水成海，周数百里，即今之呼伦池。拍雷狄斯谓为贝尔池者，误也。惟贝尔池与呼伦池有乌尔顺河(Orshun)相连。拉施特《史记》亦载贝尔池(Buyür)及呼伦池(Keule=Kulon)。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神父张诚尝见此二池，谓丰于鱼云。

(一一)长春于辛巳年(一二二一年)五月朔日，在陆局河南岸，见日食事，与宋、金二史《天文志》所书者相合。英国人伟烈亚力(A. Wylie)用天文法推算，该年五月二十三日(旧阳历)确有日食事。此亦可以证明《长春真人西游记》全书皆确实也。

(一二)克鲁伦河发源于肯特山，近俄国边界。初东南流，后始改向东北。一六八九年，神父张诚依长春旧道，由呼伦池沿克鲁伦河上行，至鄂尔坤河(Orkhon)之两岸，见水草丰足。

(一三)此句《皇朝藩属舆地丛书》本作“西南派驿

路”。今依王国维《蒙古史料四种》本改正。丁谦谓泺作宿字解，与后文泊字同。白菜脱胥乃窆译作“向西南，有驿路通鱼儿泺”。两说吾取白氏者。案此泺驿路，即张德辉由鱼儿泺至哈喇和林者也。张德辉《塞北纪行》云：“自泊（即鱼儿泊）之西北行四驿，有长城颓址，望之绵延不尽，亦前朝所筑之外堡也。自外堡行一十五驿，抵一河，深广约十滹沱之三。北语云翁陆连，汉言驴驹河也。夹岸多丛柳，其水东注，甚湍猛。居人云，中有鱼长可三四尺。春夏及秋捕之，皆不能得。至冬可凿冰而捕之。濒河之民，汉杂以蕃。稍有居室，皆以土冒之。亦颇有种艺，麻麦而已。河之北有大山曰窟速吾，汉言黑山也。自一舍之外，望之黯黯。若有茂林者，迫而视之，皆苍石也。盖常有阴霾之气，覆其上焉。”

（一四）自陆局河转弯处，西行十日，夏至量日影三尺六七寸。伟烈亚力由此推算该地，必在北纬四十七度二十一分也。更由是西行四程，西北渡河。所渡之河，为图拉河支流哈喀哈河（Karuha, kharukha），可无庸疑。度夏至处，当在东经一百零七度，图拉河向南转弯处也。

（一五）孟珙《蒙鞑备录》云，其妇女“所衣如中国道服之类。凡诸酋之妻，则有顾姑冠，用铁丝结成，形如竹夫人，长三尺许，用红青绵绣，或珠金饰之其上。”元初，欧西游历家如勃拉奴克劈尼及卢白鲁克等，皆尝记蒙古妇人头上装饰，与中国著作家所言相同。

（一六）长春至蒙古时，其国尚无文字，故言其俗无文

籍也。长春去蒙古后，仅数年，畏吾儿文即传入蒙古，为一切官牍所用。

(一七)长春渡哈咾哈河以迄长松岭，其中间之路线，甚难考定。张德辉《塞北纪行》云：“自黑山之阳，西南行九驿，复临一河，深广皆翕陆连之比。其鱼之大，若水之口(此语难解，必有误字)，捕法亦如之。其水始西流，深急不可涉。北语云，浑独刺，汉言兔儿也。遵河而西行一驿，有契丹所筑故城，可方三里。背山面水，自是水北流矣。自故城西北行三驿，过毕里纥都，乃弓匠积养之地。又经一驿，过大泽泊，周回六七十里，水极澄澈，北语谓吾误竭脑儿。自泊之南而西，分道入和林城，相去约百余里。泊之正西，有小故城，亦契丹所筑也。由城四望，地势平旷，可百里。外皆有山，山之阴多松林，濒水则青杨丛柳而已。中即和林川也。居人多事耕稼，悉引水灌之，间亦有蔬圃。时孟秋下旬，糜麦皆槁。问之田者云，已三霜矣。”张德辉所记多酷类长春。长春自度夏至处，又四程，西北渡河，乃见有契丹故城。德辉自黑山之阳，西南行九驿，临一河必即图拉河也。独刺即图刺之别译。冠以浑字者，或水浑浊也。遵河又西行一驿，得见契丹故城。考其故址，与长春所见相同，必即一城。丁谦考《辽史》保大三年，天祚第二子，梁王雅里奔西北部称帝。此城似即梁王所筑也。伟烈亚力及俄人帕代林(Paderin)皆谓此城在哈咾哈河上。张德辉之和林川即鄂尔坤河也。吾误竭脑儿西图作 Ughei nor，在鄂尔坤河及塔米尔河

合流处之东南。长春之长松岭似即吾误竭脑儿附近诸山。以多松，故谓之长松岭也。由库伦（Urga）往乌里雅苏台（Uliassutai），直道经过吾误竭脑儿、鄂尔坤河及色楞格河各支流。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帕代林往探古和林都城，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波兹特尼甫（Pozd-neyeff）探访鄂尔坤河流域，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皮甫脱索夫（Pevtsoff）由库伦往乌里雅苏台，绘有详明蒙古地图。契丹字今北京城南陶然亭尚有一碑可观，然无人能识之矣。寻思干即撒马儿罕。拉施特尝记黑契丹常与花刺子模争斗，黑契丹尝占领撒马儿罕，亦意中事也。

（一八）近代游历家如皮甫脱索夫、张诚、爱里雅斯（Elias）亦皆记蒙古各山，仅北坡有森林，南面无之也。柯斯敦可（Kostenko）记新疆天山南坡，亦无树木。

（一九）长春离克鲁伦河以后，向西究经何路线，虽不能确考，然其经鄂尔坤河（Orkhon）、塔米尔河（Tamir）及色楞格河（Selenga）各流域，可无疑义。凡此诸地，皆处丛山之中。由库伦往乌里雅苏台有直路，须涉上方诸河，长春或亦由此道也。杭爱山（Khangai）由西北蜿蜒趋向东南，横峙途间，分隔色楞格河流域及札布汗河（Dsa-bkhan）流域并阿尔泰山以东诸湖。“寻登高岭，势若长虹，壁立千仞。俯视海子，渊深恐人。”种种情形，皆与杭爱山相合。此山诸峰，有甚高者。乌里雅苏台（Uliassutai）在此山之西坡，高出海面五千四百英尺。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七月杪，席胥马莱夫（Shishmareff）在该城

时，望见杭爱山某峰，尚全为雪淹。东北有一山峡，高出海面几达一万英尺。席氏考察结果谓长春真人必在今乌里雅苏台附近横涉杭爱山者也。杭爱山《元史》卷一《太祖本纪》作沆海山。甲子岁，“太阳罕至自按台，营于沆海山”。拉施特谓忽必烈及海都二国，即以沆海山(Kanghai)及戈壁沙漠为界云。俄人博塔宁(Potanin)谓杭爱山东部，有支山曰恩都儿沙那(Undur shana)，蒙古语“高松”之义。长春之长松岭，必即指此。色楞格河南方支流，有名齐老图(Chilotu)者，蒙古语“石河”之义。长春所见之“石河，长五十余里，岸深十余丈”者，必即指此。恩都儿沙那在齐老图河之东。俯视之海子，即察罕脑儿(Chaganor)。齐老图河由此发源者也。

(二〇)二十八日，泊窝里朵之东。程同文及丁谦二人，皆以《元史·地理志》明载太祖十五年(庚辰岁，长春出塞之前一年)，建都于和林，故此处之窝里朵必即和林。然详考上下文情形，殊为不然也。二十八日以前，长春已行至齐老图河，望见察罕脑儿矣。和林在今鄂尔坤河东额尔德尼昭(Erdnitso)地方。岂有反而在东之理？故程、丁二氏之说，有误已明矣。俄人博塔宁谓此窝里朵，在色楞格河上流支河鄂叠尔河(Eter)上，说似近理。《元史》卷一〇六《后妃表》，太祖皇后甚多，共分四斡耳朵。各斡耳朵未必即在一处。和林在鄂尔坤河(和林河)之东，而此处言皇后请师渡河，尤足证明此后之斡耳朵，非即和林也。和林城附近之水，皆北流。长春所见者东

北流，亦与鄂叠尔河情形相合也。

(二一)汉、夏公主，皆送寒具。汉者，指金朝言。元时，中国北部悉称汉也。夏者，西夏，又名河西，又曰唐兀也。王国维谓汉公主即金卫绍王公主，以金宣宗贞祐二年二月归元太祖。事见《金史·宣宗纪》。夏公主归元，见《元朝秘史续集》一：“成吉思自那里征合申种，其主不儿罕降，将女子名察哈的献与成吉思。”察哈即此记之夏主也。

(二二)七月九日后，屡见之山，皆杭爱山也，所见高峰如削。而有海子者，博塔宁谓即乌里雅苏台东杭爱山高峰鄂忒孔盖耳汗(Otkhon khairkhan)，终年积雪，峰下有湖。博格丁河(Bogdyn R.)发源于此。出大峡，已过杭爱山矣。一水西流，即乌里雅苏台河。

(二三)曷刺肖音与乌里雅苏台相近，末尾台字，为蒙古语形容字之尾音。乌里雅苏，蒙古语白杨树也。乌里雅苏台城，清时始见中国官书。其附近之乌里雅苏台河，在较早时，或已有此名矣。长春过杭爱山以后，迄金山(即阿尔泰山)，其间路线，尤不易考究。二山之间，有札布汗河(Dsapkhan)，而《西游记》不记有渡河事。又二山之间，无高峰峻岭，而《西游记》言“迤迤南山，望之有雪”，诚不知其何指矣。

(二四)拂庐，即穹庐。《旧唐书·吐蕃传》：“贵人处于大毡帐，名为拂庐。”

(二五)八刺喝孙(balgasun)，蒙古语城也。田镇海，《元史》卷一二〇有专传。传云：“命屯田于阿鲁欢，立镇海

城，戍守之。”程同文及丁谦皆谓阿鲁欢即阿不罕之转音。在科布多东南，都尔根湖西南滨。其言是也。博塔宁谓在
北纬四十六度四十分，阿尔泰山东支柴斯图博格多山
(Tsastu-bogdo)，似稍偏于南矣。镇海之名，亦见拉施特《史
记》，谓为畏吾儿人，为蒙哥大汗所杀。而《元史》则谓为怯
烈台氏（即克烈部），定宗即位，拜中书右丞相，薨年八十
四。拉施特所记者，或另为一人也。勃拉奴克 斡尼在贵
由大汗（即定宗）朝廷时，尝得晤镇海丞相（Chancellor
Chingay）。

（二六）长春在万里漠北，选地为观，榜名曰栖霞观，
盖以纪念其故乡栖霞县也。是处盖在蒙古极西，今之科
布多附近矣。

西南约行三日，复东南过大山，经大峡中。秋日，
抵金山东北。少驻，复南行。其山高大，深谷长坂，车
不可行。三太子出军，始辟其路。及命百骑挽绳县轭
以上，缚轭以下。约行四程，连度五岭。南出山前，临
河止泊（一）。从官连幕为营。因水草便，以待铺牛驿
骑，数日乃行。有诗三绝云：“八月凉风爽气清，那堪日
暮碧天晴。欲吟胜概无才思，空对金山皓月明。”其二
云：“金山南面大河流，河曲盘桓赏素秋。秋水暮天山
月上，清吟独啸夜光球。”其三云：“金山虽大不孤高，四
面长挖拽脚牢。横截大山心腹树，千云蔽日竞呼号。”
渡河而南，前经小山，石杂五色。其旁草木不生，首尾

七十里。复有二红山当路。又三十里咸卤地，中有一小沙井，因驻程挹水为食。傍有青草，多为羊马践履。宣使与镇海议曰：“此地最难行处，相公如何则可。”公曰：“此地我知之久矣。”同往谘师。公曰：“前至白骨甸，地皆黑石^(二)。约行二百余里，达沙陀北边，颇有水草。更涉大沙陀百余里，东西广袤，不知其几千里，及回纥城方得水草。”师曰：“何谓白骨甸？”公曰：“古之战场。凡疲兵至此，十无一还，死地也。顷者乃满大势亦败于是。遇天晴昼行，人马往往困毙。惟暮起夜度，可过其半。明日向午，得及水草矣。少憩，俟晡时即行，当度沙岭百余，若舟行巨浪然。又明日辰巳间，得达彼城矣。夜行良便，但恐天气黯黑，魑魅魍魉为祟。我辈当涂血马首以厌之。”师乃笑曰：“邪精妖鬼，逢正人远避。书传所载，其孰不知。道人家何忧此事？”日暮遂行。牛乏，皆道弃之，馭以六马，自尔不复用牛矣。初在沙陀北，南望天际，若银霞。问之左右，皆未详。师曰：“多是阴山^(三)。”翌日，过沙陀，遇樵者再问之，皆曰“然”。于是途中作诗云：“高如云气白如沙，远望那知是眼花。渐见山头堆玉屑，远观日脚射银霞。横空一字长千里，照地连城及万家。从古至今常不坏，吟诗写向直南夸。”八月二十七日，抵阴山后，回纥郊迎。至小城北，酋长设葡萄酒及名果、大饼、浑葱，裂波斯布，人一尺。乃言

曰：“此阴山。前三百里，和州^(四)也。其地大热，葡萄至夥。”翌日，沿川西行。历二小城，皆有居人。时禾麦初熟，皆赖泉水浇灌得有。秋少雨故也。西即鳖思马大城^(五)。王官、士庶、僧、道数百，具威仪远迎。僧皆赭衣。道士衣冠，与中国特异。泊于城西葡萄园之上阁。时回纥王部族劝葡萄酒，供以异花、杂果、名香。且列侏儒伎乐，皆中州人。士庶日益敬。侍坐者，有僧、道、儒。因问风俗。乃曰：“此大唐时北庭端府。景龙三年，杨公何为大都护，有德政。诸夷心服，惠及后人，于今赖之。有龙兴西寺二石，刻载功德，焕然可观。寺有佛书一藏。唐之边城，往往尚存。其东数百里，有府曰西凉。其西三百余里，有县曰轮台^(六)。”师问曰：“更经几程，得至行在？”皆曰：“西南更行万余里即是。”其夜，风雨作。园外有大树，复出一篇示众云：“夜宿阴山下，阴山夜寂寥。长空云黯黯，大树叶萧萧。万里途程远，三冬气候韶。全身都放下，一任断蓬飘。”九月二日，西行四日，宿轮台之东，迭屑^(七)头日来迎。南望阴山，三峰^(八)突兀倚天。因述诗，赠书生李伯祥生相人，诗云：“三峰并起插云寒，四壁横陈绕涧盘。雪岭界天人不到，冰池耀日俗难观（人云，向此冰池之间观看则魂识昏昧）。岩深可避刀兵害（其岩险固，逢乱世坚守，则得免其难），水众难滋稼穡干（下有泉源可以灌溉田

禾，每岁秋成)。名镇北方为第一，无人写向画图看。”又历二城。重九日，至回纥昌八刺城^(九)。其王畏午儿与镇海有旧，率众部族及回纥僧^(一〇)皆远迎。既入，斋于台上。洎其夫人劝葡萄酒，且献西瓜。其重及秤，甘瓜如枕许，其香味盖中国未有也。园蔬同中区。有僧来侍坐，使译者问看何经典。僧云：“剃度受戒，礼佛为师。”盖此以东，昔属唐，故西去无僧道。回纥但礼西方耳。翌日，并阴山而西。约十程，又渡沙场。其沙细，遇风则流，状如惊涛，乍聚乍散^(一一)，寸草不萌，车陷马滞，一昼夜方出，盖白骨甸大沙分流也，南际阴山之麓。逾沙又五日，宿阴山北。诘朝南行，长坂七八十里，抵暮乃宿。天甚寒，且无水。晨起，西南行，约二十里，忽有池，方圆几二百里，雪峰环之，倒影池中，师名之曰天池^(一二)。沿池正南下，右峰峦峭拔，松桦阴森，高逾百尺，自巔及麓，何啻万株。众流入峡，奔腾汹涌，曲折弯环，可六七十里。二太子扈从西征，始凿石理道，刊木为四十八桥，桥可并车。薄暮宿峡中。翌日方出^(一三)，入东西大川^(一四)。水草盈秀，天气似春，稍有桑枣。次及一程。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马城^(一五)。铺速满国^(一六)王暨蒙古塔刺忽只^(一七)领诸部人来迎。宿于西果园。土人呼果为阿里马。盖多果实，以是名其城^(一八)。其地出帛，目曰秃鹿麻^(一九)，盖俗所谓种

羊毛织成者。时得七束，为御寒衣。其毛类中国柳花，鲜洁细软，可为线，为绳，为帛，为绵。农者亦决渠灌田。土人惟以瓶取水，戴而归。及见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二〇)谓汉人也。师自金山至此，以诗纪其行云：“金山东畔阴山西，千岩万壑横深溪。溪边乱石当道卧，古今不许通轮蹄。前年军兴二太子，修道架桥彻溪水（三太子修金山，二太子修阴山）。今年吾道欲西行，车马喧阗复经此。银山铁壁千万重，争头竞角夸清雄。日出下观沧海近，月明上与天河通。参天松如笔管直，森森动有百余尺。万株相倚鬱苍苍，一鸟不鸣空寂寂。羊肠孟门压太行，比斯大略犹寻常。双车上下苦顿擗，百骑前后多惊惶。天池海在山头上，百里镜空含万象。县车束马西下山，四十八桥低万丈。河南海北山无穷，千变万化规模同。未若兹山太奇绝，磊落峭拔如神功。我来时当八九月，半山已上皆为雪。山前草木暖如春，山后衣衾冷如铁。”

(一)长春涉金山，究经何道，不可确考。长春言自金山东北，南行四程，“迳度五岭，南出山前，临河止泊。因水草便，以待铺牛驿骑”，尤足证明长春经乌兰达坂关度金山者也。前临之河，即布勒棍河。程同文、丁谦及白莱脱胥乃窠皆同此主张。惟徐松谓金山南面大河，即今额尔齐斯河（即也儿的石河），则似又经泰莱克台或鸟儿莫

该台两关也。

(二)长春既过金山，乃向南行，而至今古城。白骨甸似在布勒棍河南不远处。大沙陀即西人所称之准噶尔沙漠(Dsungarian desert)。我国地图有作古尔班通古特沙地者。清光绪初年，俄人窃查此区甚详。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陆军大尉索斯诺甫斯吉(Sosnowsky)由古城(今改奇台县)西至斋桑(Zaisan)，在八九月间时，经过此境，几丧其身。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十月至十二月间，普舌瓦尔斯吉(Przewalsky)亦经此道，由斋桑至古城，复由古城回斋桑。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春，普氏由乌伦古湖上溯乌伦古河及布勒棍河，折南经沙漠，而至巴里坤湖(Barkul)，此沙漠即准噶尔沙漠。一八七七年，博塔宁由科布多往巴里坤，复由哈密往乌里雅苏台，亦经过此沙漠之极东边。博氏《蒙古纪行》书中，复详述有俄国驼商二队，于该年由科布多经乌兰达坂关布勒棍河而往古城也。普舌瓦尔斯吉记准噶尔沙漠高出海面一千八百英尺至二千五百英尺，全境乏水不毛，有数处多沙，又有数处多石子，产野马野驼。博塔宁记石子多黑色，故举目望磧，亦全黑色。与《西游记》所言白骨甸地皆黑石者，正相同。俄人皮阿色资吉(Piassetsky)谓此漠中沙山，犹如海浪。而《西游记》亦有“度沙岭百余，若舟行巨浪然”。两家比喻，诚可谓不约而同矣。古城北面沙磧，由北至南，约宽八十俄里(每一俄里合中国二里二)。由古城经乌伦古河至布伦托海，有道，尚平坦，可以行车。长春在准噶

尔沙漠所经路线，虽不能确定，然大约取最捷近最平坦者，由布勒棍河或乌伦古河而至古城也。

(三)长春在沙陀北望见之阴山，即新疆境内之天山。惟读者宜注意耶律楚材《西游录》称河套外之阴山亦为天山。两山相距甚远，而同一名也。在沙陀北已望见之，则其山之高，亦可知矣。皮阿色资吉及普舌瓦尔斯吉皆记在准噶尔沙漠时，于二百俄里（Versts）以外，即能望见天山也。

(四)和州即火州，又曰合刺火者（Karakhodjo）。隋唐时为高昌国，今已毁坏。遗址在今吐鲁蕃东八十八里。吐鲁蕃今代仍产佳葡萄。

(五)鳖思马即别失八里（Bishbalik）。耶律楚材《西游录》作别石把，有唐碑。其地在唐时为北庭都护府。西洋考古家如克拉勃罗德（Klaproth）等，皆谓即今之乌鲁木齐。魏源及洪钧亦皆持此说。徐松谓在今济木萨之北。丁谦谓在阜康县所辖三台塘西四十里乌尔图河地方。端府之端字，即都护二字之合音也。杨公何之名，不见《新唐书·方镇表》。

(六)轮台亦见《西游录》，谓在别石把西二百里。元时，此城在天山之北。汉时轮台，似即今之轮台，在天山之南麓。北庭东数百里之西凉，非今甘肃凉州，必另为一城，同名而已。

(七)波斯人谓基督教徒为迭屑。惟有时亦施之于火教徒。小亚美尼亚亲王海敦之《亚洲诸国记》称畏吾儿国

(Yogurs = Uighurs) 曰达尔赛国(Tarse)。约翰孟德高维奴遗札有达尔西文(Tarsic), 即畏吾儿文。玉尔谓畏吾儿国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者甚众, 故有是名也。《至元辨伪录》云: “迭屑人奉弥失诃, 言得生天。”弥失诃, 《景教碑》作弥施诃, 为波斯人耶稣之称谓。达尔赛即迭屑之别译也。

(八)南望阴山三峰, 突兀倚天者, 即博克达山(Bogdola)也。此山有三峰, 终年积雪, 高出海面一万四千英尺。普舌瓦尔斯吉在沙漠中, 距离二百五十俄里处, 已能望见之。近代游历家无不称为壮观也。

(九)昌八刺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之彰八里也, 亦见《大典图》, 在别失八里之西。小亚美尼亚王海敦《纪行》亦有彰八里(Djambalekh)。此城在天山北麓, 往伊犁之大道间, 今已湮灭。盛唐之世, 西北版图尚远在今伊犁之外。《西游记》此处言昌八刺以东, 昔属唐者, 误也。

(一〇)《西游记》之回纥, 其用法, 同于今之回回, 非专指回纥一族。回教徒祈祷时, 面向麦加城(Mecca)。故言其但礼西方耳。

(一一)沙漠中, 沙流状如惊涛。《马黎诺里游记》亦载之, 而名曰锡洛斯喀贡(Cyollos Kagon)。并阴山西行之道, 今代依然为通道。由伊犁往乌鲁木齐及古城等地, 皆须经行此道。

(一二)长春所名之天池, 即今固尔札(Kuldja, 宁

远城)北面山中之赛喇木淖尔 (Sairam nor), 吉利吉思人称之为色忒库尔(Sutkul), 华言“乳海”也。今代蒙古人又称之为察罕赛喇木淖尔, 汉言“白静湖”也。色忒库尔之名, 亦见海敦《纪行》。欧洲人最先见此湖者为俄人蒲甸索甫 (Putimtsoff), 于一八一一年(清仁宗嘉庆十六年)窃查此湖, 有详明记载。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俄人侵占固尔札后, 俄国测量队始详细测量赛喇木淖尔及附近诸地。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秋, 徐楼 (Schuyler) 尝亲访此湖, 得悉长春所记者, 皆确实无讹也。耶律楚材《西游录》亦载此山顶之湖也。

(一三)离天池后, 所经之峡, 今代名曰塔勒奇山峡 (Talki Pass)。过峡, 入伊犁河平原, 至薄罗火鲁山系 (Borokho rorange)。中国北京至固尔札之驿道, 经赛喇木淖尔、塔勒奇峡而至固尔札西北之绥定城。徐楼《游记》云:“峡中小河, 亦名塔勒奇。水越高石, 而成无数瀑布, 奔腾汹涌, 流急如箭。峡之两旁, 山斗如墙。石缝中有树木, 颇高峻。产野苹果、野杏、榆树、白杨等。”谢彬《新疆游记》云:“自松树头至塔勒奇阿瑞驿七十里, 皆在山峡中行, 宽不数丈。下坡多而平路少, 俗名果子沟。为迪化、伊犁间现今惟一通路。夹岸峰峦峭耸 (即塔勒奇山), 上多药材。松林阴森, 弥望苍碧, 果树杂生, 群花竞放, 浓碧嫣红, 步步引人入胜。山泉成涧, 奔腾汹涌, 或类瀑布, 曲折弯环, 幽境如画。山水之奇, 胜于桂林。岩石之怪, 比于雁岩。”(见中华书局刊本第一四九页)

(一四)出峡后所见之大川,即伊犁河也。

(一五)阿里马城《元史·西北地附录》作阿力麻里。波斯史家作阿尔马力克(Almalik),为察合台汗国之都城。徐松、丁谦等皆谓在阿里马图河滨,西人亦有从其说,而指亦息渴儿湖(Issikul)北面之维尔尼城(Verny)即其地者。然最后最确之踏查,则谓在伊犁河流域,距固尔札不远。俄人谢米诺甫(Semenoff)考在伊犁河畔,距固尔札西北四十俄里,距绥定七俄里。遗址面积甚广,满目瓦砾。

(一六)辅速满国即回教徒。俄国古史称回教徒曰白色尔蛮(Bussurman),音与辅速满最相近。勃拉奴克劈尼《纪行书》称作毕色尔密尼(Bisermini),皆为木速尔蛮(Mussulman)之讹音。

(一七)塔刺忽只,《元史》作达鲁花赤,蒙古语长官也。

(一八)突厥人谓苹果曰阿里马(alma)。莱格尔调查绥定附近,今仍产苹果及梨,驰名四方。耶律楚材《西游录》云:“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马。”林檎,野苹果也。

(一九)秃鹿麻(tolma)为土耳其斯坦所产一种布,今代仍通用。绵与棉同。元时,棉始自西域输入中国。乌古孙仲端《北使记》云:“其衣衾茵幙,悉羊毳也。其毳殖于地。”所谓羊毳亦指棉花,非汉土原有,故少见多怪也。

(二〇)桃花石,古代中央亚细亚人称中国者也。隋

时，东罗马史家席摩喀塔（Simocata）作陶格司国。中世纪回教徒称中国曰汤姆格笈（Tangaj），桃花石即其译音也。

连日所供胜前。又西行四日，至答刺速没鞞^(一)（没鞞河也）。水势深阔，抵西北流，从东来截断阴山，河南复是雪山。十月二日，乘舟以济。南下至一大山，北有一小城。又西行五日，宣使以师奉诏来，去行在渐近，先往驰奏，独镇海公从师。西行七日，度西南一山。逢东夏^(二)使回，礼师于帐前，因问来自何时。使者曰：“自七月十二日辞朝，帝将兵追算端汗^(三)至印度。”明日遇大雪，至回纥小城。雪盈尺，日出即消。十有六日，西南过板桥渡河^(四)。晚至南山下，即大石林牙（大石学士，林牙小名），其国王辽后也。自金师破辽，大石林牙领众数千走西北，移徙十余年，方至此地。其风土气候，与金山以北不同。平地颇多，以农桑为务，酿葡萄为酒，果实与中国同。惟经夏秋无雨，皆疏河灌溉，百谷用成。城东北西南，左山右川，延袤万里。传国几百年。乃满失国，依大石土马复振，盗据其土。继而算端西削其地。天兵至，乃满寻灭，算端亦亡。又闻前路多阻，适坏一车，遂留之。十有八日，沿山而西。七八日，山忽南去，一石城当途，石色尽赤，有驻军古迹。西有大塚，若斗星相联。又渡石桥，并西南山行五程，至塞

蓝城(五),有小塔。回纥王来迎入馆。十一月初,连日雨大作。四日,土人以为年,傍午相贺(六)。是日虚静先生赵九古语尹公曰:“我随师在宣德时,觉有长往之兆,颇倦行役。蒙师训道,人不以死生动心,不以苦乐介怀,所适无不可。今归期将至,公等善事父师。”数日示疾而逝,盖十一月五日也。师命门弟子葬九古于郭东原上,即行。西南复行三日,至一城。王亦回纥,年已耄矣。备迎送礼,供以汤饼。明日又历一城(七)。复行二日,有河,是为霍阑没鞞(八)。由浮桥渡,泊于西岸。河桥官献鱼于田相公(九),巨口无鳞。其河源出东南二大雪山间(一〇),色浑而流急,深数丈,势倾西北,不知其几千里。河之西南,绝无水草者二百余里(一一)。即夜行,复南望大雪山,而西山形与邪米思干之南山相首尾。复有诗云:“造物峥嵘不可名,东西罗列自天成。南横玉峤连峰峻,北压金沙带野平。下枕泉源无极润,上通霄汉有余清。我行万里慵开口,到此狂吟不胜情。”又至一城,得接水草。复经一城,回纥头目远迎,饭于城南,献葡萄酒,且使小儿为缘竿舞刀之戏。再经二城,山行半日,入南北平川(一二),宿大桑树下,其树可荫百人。前至一城,临道一井,深逾百尺。有回纥叟,驱一牛挽辘轳汲水以饮渴者。初帝之西征也,见而异之,命蠲其赋役。仲冬,十有八日。过大河,至邪米

思干大城之北。太师移剌国公^(一三)及蒙古、回纥师首载酒郊迎，大设帷幄，因驻车焉。宣师刘公以路梗留，座中白师曰：“顷知千里外，有大河，以舟梁渡，土寇坏之。况复已及深冬，父师似宜来春朝见。”师从之。少焉，由东北门入。其城因沟岸为之。

(一)没鞬(muren)，蒙古语河也。今代地图有作木伦者。答刺速即唐时之怛逻私(Talas)。怛逻私河流入哈喇库尔湖(karakul)，为楚河(Chu R.，古碎叶川)及锡耳河(Syr daria，古药杀水)间之巨川。由阿里马至怛逻私河，计程几有六百英里，即约二千华里，四日断不能达。故中西注释者，如徐松、丁谦、徐楼(Schuyler)等，皆谓撰《西游记》者，心中实指伊犁河，偶尔误写为答刺速河也。刘枢(Lerch)谓或指楚河(Chu River)而言。

白莱脱胥乃妄谓李志常撰《西游记》时，无意中将以前日记倒乱一段，观于其叙述答刺速河后，再述西辽大石林牙可以见之也。耶律楚材《西游录》，及常德《西使记》皆先言西辽，而后述怛逻私河。元宪宗时，欧洲游历家卢白鲁克(Rubruck)之纪程，亦与耶律楚材及常德所言相合。卢氏之行也，由西往东。故先言怛逻私城而后抵哈喇契丹(即西辽)旧壤。西辽都城在怛逻私之东，楚河畔。长春归程时，记由吹没鞬(即楚河)至阿里马共行十日，与真情相去不远。明乎撰述人有倒乱日记事，则以后由答刺速至塞蓝城(Sairam)仅约一百十六英里，而费时一全月，由阿里

马至答刺速相隔六百英里，而费时仅四日，种种不合情理之故，即不难了解矣。

(二)长春过答刺速河后所遇之东夏使，屠敬山及白菜脱胥乃窞皆谓即金使吾古孙仲端。王国维谓为金宣抚蒲鲜万奴之使者也。《元史·太祖本纪》十年冬十月，金宣抚蒲鲜万奴据辽东僭称天王，国号大真，改元天泰。十一年冬十月，蒲鲜万奴降，以其子帖哥入侍。既而复叛，僭称东夏（《亲征录》作僭称东夏王）。自是迄于太宗癸巳万奴之擒。

(三)算端汗者，花刺子模国王札阑丁(Djelal-eddin)也。

(四)上方已言《西游记》此处记载，有颠倒情况，故十月十有六日，西南过板桥渡河，似过楚河也。卢白鲁克《游记》亦载在哈喇契丹国境，曾渡一大河。未抵塞蓝城前五程，长春“又渡石桥”一所。徐楼以为即答刺速河之桥。而以前所过之答刺速没鞏实乃伊犁河，偶尔误写者也。

《西游记》此处纪程有误，可无疑也。长春真人等离阿里马后，行程可略述如下：先沿伊犁河北岸，向西而行。后渡河直南行，而至今之维尔尼城(Verny)。此城在亦息渴儿湖北阿拉涛山(Alatau Mts.)北麓。再沿此山北麓西行，至喀斯泰克关(Kastek Pass)。过山而南，再西南行，至今托克马克(Tokmak)地方。渡楚河后，再沿亚历山大山系(Alexandrofsky Range)北麓西行，而抵奥李阿塔(Aulic-ata)地方(古怛逻私城)。在该处渡答刺速河，更向西南。计

由阿里马城抵此，共约六百英里，即二千华里少弱也。

(五)塞蓝城《元史·西北地附录》作赛蓝城，亦见常德《西使记》。此城今仍存在，在乞姆肯忒城(Chimkent)东十三英里。今代由奥李阿塔至塔什干之驿道，经过赛蓝城西。古代阿拉伯地理书中，无赛蓝之名。然刘枢(Lerch)考谓依宾霍克尔(Ibn Haukal)书中之亦思肥甲伯城(Isfidjab)即赛蓝也。

(六)刘枢及伟烈亚力二氏，皆谓回历六一八年之元旦，为公元一二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该年中国阴历十一月四日，即阳历十一月二十日，此日断不能为回历之新年。故刘枢以为长春所谓之年，实乃勒墨藏月(Ramazan)大斋之末日，回人所谓大拜拉姆(Great Beiram)节也。一二二一年(辛巳岁，元太祖十六年)此节应在十一月十八日(阳历)。《西游记》之阴历十一月四日，为阳历十一月二十日。较迟二日。伟烈亚力谓此参差之故，实因回人不用推算，而以初见新月之日，为一月之首日也。《西游记》已载明十一月初，连日雨大作，未得见新月也。

(七)离塞蓝城后，长春等连过二城。白菜脱胥乃窠谓二城中，必有一城为塔什干也。丁谦则谓初至之城为塔什干，后至之城名毕斯肯特云。

(八)霍阐没鞞《元史·郭侃传》作忽章河，河流经忽毡城，因城而得名。霍阐、忽章、忽毡，皆为 Khodjand 之译音。古代希腊人称此河曰鸦格萨泰斯(Iaxartes)。隋、唐书上之药杀水，即由此转音。阿拉伯人称此河曰细浑

河(Sihum),又曰沙胥河(R. of Shash,沙胥即柘支,或察赤,塔什干之古名也),又曰忽章河(nahar Khodjand),今代曰锡耳河(Syr-daria)。由塔什干往邪米思干城(Semis-cant = Samarkand)之驿道,在乞那斯(Chinaz)地方,过锡耳河,长春亦必由此驿道在该处渡河者也。

(九)田相公即镇海也。桥官所献巨口无鳞之鱼,或即鲟鱼(Sheatfish, Silurus)。此鱼巨口无鳞。据今代游历家之记载,锡耳河仍丰产此鱼。

(一〇)锡耳河发源于亦息渴儿湖南方塔斯克尔塔山及葱岭之间,初名那林河,向西南流,至霍阑西,始转向西北,入于阿拉尔海。《西游记》言此河之情形,与今代游历家所见者,全相合。

(一一)河西南面之沙漠,介于河及基柴克(Djizak)之间,往撒马儿罕之驿道,正经过之。过沙漠后,所见之西山,乃撒马儿罕北面之岭。此岭在东南,与撒马儿罕南面诸山相接连。柴拉夫香河(Zarafshan R.)流域,介居两岭中间。基柴克西南有帖木儿郎关(Gate of Tamerlane),驿道由此通过。长春等盖即经此而入柴拉夫香河流域,抵邪米思干者也。

(一二)过关后,历三城,入南北平川,盖已至柴拉夫香河流域矣。考此流域地形,自东南蜿蜒向西北。仲冬十有八日,所过之大河,即柴拉夫香河。今代由基柴克往撒马儿罕之驿道,在撒马儿罕城东北六英里,朱班阿塔(Chupan ata)山麓渡河。邪米思干又作寻思干。二名皆

见《元史·太祖本纪》。其原音为 (Semiscant)。突厥语“肥城”之义。中世纪时，撒马儿罕城之别名也。

(一三)白菜脱胥乃突谓太师移刺国公或即耶律楚材也。楚材为辽之后裔。辽之国姓为耶律，又作移刺。楚材《湛然居士文集》有《从容庵录序》。末题曰：“移刺楚材晋卿序于西域阿里马城。”楚材与长春真人在邪米思干时，颇相得。王国维谓《湛然居士文集》五，有游河中西园和王君玉诗四首。据其音韵考之，实皆和长春者也。既和之，而又隐其名者，必以后又有所不嫌于长春也。长春等东归后，有欺凌他教之举。毁西京天城夫子庙为文成观，毁灭释迦佛像、舍利宝塔，谋占梵刹四百八十二所。楚材儒者，见此暴横行为，必不悦于心也。又《佛祖历代通载》卷三三，有唐方王盘等奉敕撰之《圣旨焚毁诸路伪道藏经之碑》，此碑为耶律铸奉敕篆额。铸乃楚材之子。《湛然集》中长春之名，或为铸刊印文集时，所删除者也。王国维谓太师移刺国公，乃耶律阿海也。阿海以功拜太师，从帝攻西域，下蒲华、寻斯干等城，留监寻斯干，专任抚绥之责云。耶律阿海《元史》卷一五〇有专传。二说吾取王氏，盖楚材无太师之称号也。

秋夏常无雨。国人疏二河入城，分绕巷陌，比屋(一)得用。方算端氏之未败也，城中常十万余户。国破而来，存者四之一。其中大率多回纥人，田园不能自主，须附汉人及契丹、河西(二)等。其官长亦以诸色人为

之。汉人工匠杂处城中。有冈高十余丈，算端氏之新宫据焉^(三)。太师先居之，以回纥艰食，盗贼多有。恐其变，出居于水北。师乃住宫，叹曰：“道人任运，逍遥以度岁月，白刃临头，犹不畏惧，况盗贼未至，复预忧乎？且善恶两途，必不相害。”从者安之。太师作斋，献金段十。师辞不受。遂月奉米面盐油果菜等物，日益尊敬。公见师饮少，请以葡萄百斤作新酿。师曰：“何必酒邪？但如其数得之，待宾客足矣。其葡萄经冬不坏。又见孔雀、大象，皆东南数千里印度国物。师因暇日，出诗一篇云：“二月经行十月终，西临回纥大城墉。塔高不见十三级（以砖刻镂玲珑，外无层级，内可通行），山厚已过千万重。秋日在郊犹放象，夏云无雨不从龙。嘉蔬麦饭蒲萄酒，饱食安眠养素慵。”师既住冬，宣使洎相公镇海遣曷刺等，同一行使臣，领甲兵数百，前路侦伺。汉人往往来归依。时有算历者在旁，师因问五月朔日食事。其人云：“此中辰时，食至六分止。”师曰：“前在陆局河时，午刻见其食。既又西南至金山，人言巳时食至七分。此处所见各不同。按孔颖达《春秋疏》月体映日，则日食。以今料之，盖当其下，即见其食既，在旁者则千里渐殊耳。正如以扇翳灯，扇影所及，无复光明。其旁渐远，则灯光渐多矣。”师一日至故宫中，遂书《凤栖梧》词于壁，其一

云：“一点灵明潜启悟。天上人间，不见行藏处。四海八荒惟独步，不空不有谁能覩，瞬目扬眉全体露。混混茫茫，法界超然去。万劫轮回遭一遇，九元齐上三清路。”其二云：“日月循环无定止。春去秋来，多少荣枯事。五帝三皇千百禩，一兴一废长如此。死去生来生复死，轮回变化何时已。不到无心休歇地，不能清净超于彼。”又诗二首，其一云：“东海西秦数十年，精思道德究重玄。日中一食那求饱，夜半三更强不眠。实迹未谐霄汉举，虚名空播朔方传。直教大国垂明诏，万里风沙走极边。”其二云：“弱冠寻真傍海涛，中年遁迹陇山高。河南一别升黄鹤，塞北重宣钓巨鼈。无极山川行不尽，有为心迹动成劳。也知六合三千界，不得神通未可逃。”是年闰十二月将终，侦骑回，同宣使来白父师，言二太子发军，复整舟梁，土寇已灭。曷刺等诣营谒二太子，言师欲朝帝所。复承命云：“上驻蹕大雪山^(四)之东南。今则雪积山门百余里，深不可行，此正其路。尔为我请师来此，听候良便。来时当就彼城中，遣蒙古军护送。”师谓宣差曰：“闻河以南千里，绝无种养。吾食须米面蔬菜，可回报太子帐下。”壬午之春正月，杞榄^(五)始华，类小桃。俟秋，采其实食之，味如胡桃。二月二日春分，杏花已落。司天台判李公辈请师游郭西。宣使泊诸官，载葡萄酒以从。是日天气晴

霁，花木鲜明，随处有台池楼阁，间以蔬圃，憩则藉草，人皆乐之。谈玄论道，时复引觞。日昃方归，作诗云：“阴山西下五千里，大石东过二十程。雨霁雪山遥惨淡，春分河府近清明（邪米思干大城，大石有国时，名为河中府）。园林寂寂鸟无语（花木虽茂，并无飞禽），风日迟迟花有情。同志暂来闲睥睨，高吟归去待升平。”望日，乃一百五旦，太上真元节^(六)也。时僚属请师复游郭西，园林相接百余里，虽中原莫能过，但寂无鸟声^(七)耳。遂成二篇，以示同游。其一云：“二月中分百五期，玄元下降日迟迟。正当月白风清夜，更好云收雨霁时。市地园林行不尽，际天花木坐观奇。未能绝粒成嘉遁，且向无为乐有为。”其二云：“深蕃古迹尚横陈，大汉良朋欲遍巡。旧日亭台随处列，向年花卉逐时新。风光甚解流连客，夕照那堪断送人。窃念世间酬短景，何如天外饮长春。”

（一）撒马儿罕城甚古，惟城址时常迁移，今代之撒马儿罕城乃帖木儿所建者也。公元一二二〇年（元太祖十五年，庚辰岁），成吉思汗所毁之撒马儿罕城，是否即在今地，不可考矣。今城四郊皆有古代民居遗迹，瓦砾满地，尤以城北及城西为最。城北遗迹，号曰阿富罗歇伯（Afrosiab）。相传为古代撒马儿罕城，往往有蒙古时代以前之钱掘现。今代撒马儿罕城在柴拉夫香河西南六英里。古代

阿拉伯及波斯地理家称此河曰索格德河(Sogd)。朱班阿塔山(Chupan ata)在城之东北六英里，高出撒马儿罕城四百八十英尺。城山之间，有柴拉夫香河间隔。河在山脚处，分为二支。一为白河(Ak-daria)，河之正身也。一为黑河(Kara-daria)，人工凿成。在白河之南，撒马儿罕城南六英里有安格儿渠(Angar Aryk)，又名达儿格姆(Dargam)，亦人工凿成。自柴拉夫香河上流分出，至城西十六英里而与黑河合流。撒马儿罕城位于柴拉夫香河本身及渠之中间大岛上。西辽人因而称之曰河中府(西辽之河中府又似译自阿拉伯文拜音那哈拉因 Bein naharein，其义亦犹河中府也)。城内有小河两道，自南方达儿格姆渠分出。四郊河渠，皆为古代人工凿成。爱德利奚(Edrisi)及阿伯尔肥达(Abulfeda)之《地理书》中，皆详言索格德河流域水利事。达儿格姆渠见于爱德利奚书中，亦见于算端巴伯儿《史记》。朱班阿塔山见于依宾霍克尔书中，称之曰库哈克(Kuhak)。在俄人占领撒马儿罕以前及以后，近世人记载该地者，亦有数家。一八四一年(清道光二十一年)，康尼阔甫(N. Khanikoff)及雷猛(A. Lehmann)二人尝至其地。康尼阔甫之《布哈拉汗国记》有撒马儿罕及附近详图。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德国彼德曼《地学丛书》(Ptermann's Geographische Mittheilungen)尝仿印此图。雷猛《纪行》，直至一八五二年(咸丰二年)氏卒后，始刊于巴佑及海尔梅孙(Baer & Helmersen)之《俄国杂录》(Beitrage zur Kenntnise des Russischen Reichs)中。一

八七一年（同治十年），德国《地学杂志》（*Zeitschrift d Gesellschaft für Erdkunde*）载有俄京圣彼得堡学会拉德洛甫（Dr. W. Radloff）之柴拉夫香河流域记事，并附有详图。一八七〇年（同治九年），英国伦敦《地学杂志》有俄人肥清科（Prof. Fedchenko）之柴拉夫香河流域记事并附图。

（二）河西者，西夏也。河西之名，常见《元史》。

（三）算端新宫，似即今城内西部山上卫城，所谓阿儿克（Ark）者。

（四）大雪山即今印度库斯山系（Hindukush）。

（五）杷榄，《西游录》作芭榄，波斯语 badam 之讹音，杏树也。《明史》卷三二六《忽鲁谟斯传》译作把聃。音最准确。

（六）每岁二月望，道家以为真元节，云是玄元诞弥之日。

（七）今代撒马儿罕城外，仍园林相接，风景如画，与长春真人时代无异也。

三月上旬，阿里鲜至自行宫。传旨云：“真人来自日出之地，跋涉山川，勤劳至矣。今朕已回，亟欲闻道，无倦迎我。”次谕宣使仲禄曰：“尔持诏征聘，能副朕心。他日当置汝善地。”复谕镇海曰：“汝护送真人来，甚勤。余惟汝嘉。”仍敕万户播鲁只^{（一）}以甲士千人卫过铁门。师问阿里鲜以程途事。对曰：“春正月十有三日，自此

初发。驰三日，东南过铁门。又五日，过大河。二月初吉，东南过大雪山，积雪甚高，马上举鞭测之，犹未及其半。下所踏者，复五尺许。南行三日，至行宫矣。且师至，次第奏讫。上悦，留数日方回。”师遂留门人尹公志平辈三人于馆，以待行五六人同宣使辈，三月十有五日，启行。四日，过碣石城^(二)。预传圣旨，令万户播鲁只领蒙古、回纥军一千，护送过铁门^(三)。东南度山，山势高大，乱石纵横。众军挽车，两日方至前山。沿流南行，军即北入大山破贼，五日，至小河^(四)，亦船渡。两岸林木茂盛。七日，舟济大河，即阿母没鞑也。乃东南行，晚泊古渠上。渠边芦苇满地，不类中原所有。其大者，经冬叶青而不凋。因取以为杖，夜横辕下，辕覆不折。其小者叶枯春换^(五)。少南山中有大实心竹，士卒以为戈戟。又见蜥蜴，皆长三尺许，色青黑^(六)。时三月二十九日也。因作诗云：“志道既无成，天魔深有惧。东辞海上来，西望日边去。鸡犬不闻声，马牛更递铺。千山及万水，不知是何处。”又四日，得达行在。上遣大臣喝剌播得来迎，时四月五日也。馆舍定，即入见。上劳之曰：“他国征聘，皆不应。今远逾万里而来，朕甚嘉焉。”对曰：“山野奉诏而赴者，天也。”上悦，赐坐。食次，问：“真人远来，有何长生之药以资朕乎？”师曰：“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上嘉其诚实，设二帐于御幄

之东以居焉。译者问曰：“人呼师为腾吃利蒙古孔（译语谓天人也），自谓之邪？人称之邪？”师曰：“山野非自称，人呼之耳。”译者再至曰：“旧奚呼？”奏以山野四人事重阳师学道，三子羽化矣，惟山野处世，人呼以先生。上问镇海曰：“真人当何号？”镇海奏曰：“有人尊之曰师父者、真人者、神仙者。”上曰：“自今以往，可呼神仙。”时适炎热，从车驾庐于雪山^(七)避暑。上约四月十四日问道，外使田镇海、刘仲禄、阿里鲜记之，内使近侍三人记之。将及期，有回纥山贼指斥者，上欲亲征。因改卜十月吉。师乞还旧馆。上曰：“再来不亦劳乎？”师曰：“两旬可矣。”上又曰：“无护送者？”师曰：“有宣差杨阿狗。”又三日，命阿狗督回纥酋长以千余骑从行，由佗路回^(八)。遂历大山，山有石门，望如削蜡。有巨石横其上若桥焉。其下流甚急，骑士策其驴以涉，驴遂溺死，水边尚多横尸。此地盖关口，新为兵所破。出峡，复有诗二篇。其一云：“水北铁门犹自可，水南石峡太堪惊。两岸绝壁挨天耸，一涧寒波滚地倾。夹道横尸人掩鼻，溺溪长耳我伤情。十年万里干戈动，早晚回军望太平。”其二云：“雪岭皑皑上倚天，晨光灿灿下临川。仰观峭壁人横度，俯视危崖柏倒县。五月严风吹面冷，三焦热病当时痊。我来演道空回首，更卜良辰待下元。”始师来覲，三月竟，草木繁盛，羊马皆肥。及奉诏而回，四月

终矣，百草悉枯。又作诗云：“外国深蕃事莫穷，阴阳气候特无从。才经四月阴魔尽（春冬霖雨，四月纯阳绝无雨），却早弥天旱魃凶。浸润百川当九夏（以水溉田），摧残万草若三冬。我行往复三千里（三月去，五月回），不见行人带雨容。”路逢征西人回，多获珊瑚。有从官以白金二镒易之，近五十株，高者尺余。以其得之马上，不能完也。继日乘凉宵征。五六日，达邪米思干（大石名河中府）。诸官迎师入馆，即重午日也。

（一）万户播鲁只似即元太祖四怯薛中之博尔朮也。博尔朮《元史》卷一一九有专传。怯薛者，犹言番值宿卫也。领怯薛歹，分番宿卫，每三日而一更。播鲁只是时或驻守铁门关也。成吉思汗是时行宫在印度库士山南，迦布逻附近。

（二）碣石城(Kash)甚古，在撒马儿罕之南。《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史或曰佉沙，曰羯霜那，西距那色波(Nakhsheb，今曰喀儿西 Karshi)百五十里。隋大业中，其君狄遮始通中国，号最强盛，筑乞史城（即佉沙或碣石之别译），地方数千里。玄奘《西域记》亦载羯霜那国。第十世纪时，依宾霍克尔尝言碣石城，此城为帖木儿之诞生地。帖木儿以后，此城辄称曰歇儿杀泼斯(Shahr sabz)，华言绿城也。今代地图上仅称曰歇儿城。

（三）铁门关(Iron gates)在碣石南五十五英里。《新唐书》卷二二一下最早言之：“有铁门山，左右巉峭，石色

如铁。为关以限二国，以金镮阖城。有神祠，每祭必千羊，用兵类先祷乃行。”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云：“从此(羯霜那国)西南行二百余里，入山。山路崎岖，谿径危险。既绝人里，又少水草。东南山行三百余里入铁门。铁门者，左右带山，山极峭峻。虽有狭径，加之险阻，两傍石壁，其色如铁。既设门扉，又以铁扃，多有铁铃，悬诸户扇。因其险固，遂以为名。出铁门至覩货逻国。”《元史》卷一《太祖本纪》，十六年辛巳夏四月，驻蹕铁门关。回教作家最初记铁门关者，为第九世纪末，阿拉伯地理家雅库比(Yakubi)称之曰达尔依阿汉(Dar-i-ahan)，此为波斯语，华言铁门也。相传为小邑之名。依宾霍克尔尝记由那撒甫(Nasaf，即那色波或喀儿西)至忒耳迷(Termed)行程，各站中有铁门之名。爱德利奚《地理书》载铁门为一小邑，人烟颇繁。帖木儿时，波斯文史中，常见铁门之名。歇里甫爱丁(Sherif-eddin)记一三九八年(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春，帖木儿征印度旋军回都，纪程如下：渡阿母河后，留住忒儿迷二日。次启程向碣石城。第一日宿于克胥拉克(Kishlak)，哲韩沙(Jehan Shah)之驻冬处也。第二日宿于突厥温泉(Bath of Turki)。第三日过阔鲁格(Koluga)，亦名铁门关。夜则宿于巴力克(Barik)河畔。第四日，抵笈格达力克(Jigdalik)。第五日，抵岸笈蒙达克(Kuzimondak)。第六日，抵杜资毕尔真(Duz Bildjen)。帖木儿之子沙哈鲁(Shah Rukh)来迎。第七日，抵一溪畔。第八日，入碣石城。算端巴伯儿《史记》亦称铁门关为阔鲁格。

欧洲人最初见铁门关者，为十五世纪初叶之西班牙大使克拉维局(Clavijo)。克拉维局奉喀斯的尔(Castile, 西班牙东部一国)王亨利第三(Henry III)之命，于一四〇四年(明成祖永乐二年)在忒耳迷渡阿母河。克氏于八月二十二日，离该处而宿于平原上。二十三日，经过村庄甚众，人烟稠密，沿途俱平野。二十四日，经一大房。在该处午餐。帖木儿亦常在此休息。食后，复前行。抵一河边，宿于平野。二十五日，在某高山脚午餐。是处有一华房，以美丽之砖建成。有山峡曰铁门关，由关可以通过此山也。山峡似由人工凿成，两边山峰凸起，高不可测。峡则甚深，路极平坦。峡之中央有一村。村后，山高达于天际。铁门关外，别无他峡可以通过此山。故撒马儿罕国视此为要塞，驻重兵以防印度之侵入。商人过此征税。印度商人欲往北方者，皆须经此。此关每年收入商税甚巨，皆以贡帖木儿。铁门关诸山，俱无树木。土人相传古代确有大铁门，可以开闭。往来行旅，未得允许，悉不得过。过关后，克拉维局复前行。夜间宿于山上。次日，抵一小河。在河边游牧人之帐幕旁，稍午睡数小时。复前行，晚抵一小山岭，稍事休息。夜半复起身前行。八月二十八日，抵碣石大城。(见 Narrative of Clavijo's Embassy to Timur, translated by R. Markham, 1859. Hakluyt Society, pp. 119-123)克拉维局后，凡四七一年，欧洲人复无履其境者。直至一八七五年(清光绪元年)，俄国马叶甫(Ma-yeff)踏查海撒(Hissar)一带丛山，及阿母河上流北面诸支

流，始由喀儿西(Karshi)而至拜松(Baisun)。既过察克察(Chakcha)宽旷平原，得见历史著名之铁门关山峡，峙立面前。今代土人称此关曰白资果拉汗那(Buzgola Khana)，华言山羊房也。由歇儿杀泼斯(Shahr Sahz，即碣石)及由喀儿西而来之路，在距北口不远处汇合。山峡由西北而至东南，长一英里半，盖为山之裂口也。山为分水岭，山之北水向北流，山之南水向南流。山峡景致优美，两旁高石耸立。最宽处三十步，狭处仅五步而已。察克察河自峡中流出北口，更向北流。出南口有小溪曰许拉伯(Shurab)，南流入施拉拔德河(Shirabab daria)，在此河畔，路途始分。其正路东转而至打尔班(Derbend，不可与高加索山之打耳班相混)，打耳班距关南口五英里。由是而更至拜松及海撒。其支道崎岖难行，趋向南方，沿施拉拔德河而抵阿母河畔。一八七五年之《俄国杂志》(Russische Revue)，有刘枢氏刊印之马叶甫简略报告，并附有兴味之注解。一八七八年(光绪四年)，俄斯多雷托甫(Stoletoff)往阿富汗国时，经过铁门关。随从医官雅佛儿斯吉(Dr. Yavorsky)有《阿富汗及布哈拉游记》(Travels into Afghanistan and Bukhara)之作，尝详载铁门关。

(四)长春等过铁门关后五日，所渡之小河，即施拉拔德河，此河亦阿母河北面支流也。出铁门关南行之道，沿施拉拔德河畔而抵阿母河，所经皆崇山峻岭，至为难行。阿母没鞏即阿母河。

(五)长春等所见渠边芦苇，不类中原所有。白菜脱

胥乃窳谓非真芦苇，实乃阿魏(Asafoetida)也。中央亚细亚各地，尤以阿母河畔，产阿魏最多。其干挺直，高约五英尺至七英尺，无皮，顶上有伞形花。马叶甫之报告，载瓦克胥河(即阿母河上流)流域居民用阿魏干以作藩栅。徐楼《土耳其斯坦游记》亦有同样记载。

(六)徐楼在锡耳河流域尝见有蜥蜴长至四英尺有零者，全身灰黄色，几类小鳄鱼也。徐楼所见，较之长春所记者，尤为大也。

(七)《长春真人西游记》载壬午年(一二二二年，元太祖十七年)夏，从车驾庐于雪山避暑。《西游记》所载年岁，与波斯史家拉施特之记载相同。拉施特记一二二二年，成吉思汗避暑于八鲁湾(Beruan, Peruan)。前一岁，蒙古人尝在该地击败算端札兰丁(Sultan Djelal-eddin)之兵者也。《元史》卷一载太祖十八年癸未夏，避暑八鲁湾川。较之《西游记》及拉施特皆迟一年，《元史》有误。应以拉施特及《西游记》为准。八鲁湾今为印度库士山中关隘之名。在迦布逻(Kabul)及安德罗缚(Anderab)之间，地势高峻。该处有小邑及小溪，皆名八鲁湾。一六〇三年(明神宗万历三十一年)，葡萄牙国鄂本笃(B. Goës)由迦布逻往巴达克山时，尝过八鲁湾。第九世纪时，阿拉伯人依宾库达特拔(Ibn Khordadbeh)已记八鲁湾城隶属巴緬(Bamian)。算端巴伯儿《史记》谓八鲁湾关至为崎岖难行。由是而至大峡，尚有七小关。迦布逻人称夏季北风曰八鲁湾风(wind of Parwan)。一五五六年(明世宗嘉

靖三十五年)，土耳其国锡的阿梨（Sidi Ali）由迦布逻往巴达克山，尝过八鲁湾关，次至安德罗缚城。

（八）《西游记》明言长春由大雪山归邪米思干不由旧道，沿路又不记地名，不悉究由何道。白菜脱胥乃窠谓较前道更在西云。然亦不过揣测之辞而已。

《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

宣差李公东迈，以诗寄东方道众云：“当时发轫海边城，海上干戈尚未平。道德欲兴千里外，风尘不惮九夷行。初从西北登高岭（即野狐岭），渐转东南指上京（陆局河东畔，东南望上京也）。迤邐直西南下去（西南四千里到兀里朵，又西南二千里到阴山），阴山之外不知名。”（阴山西南一重大山，一重小水，数千里到邪米思干大城，师馆于故宫。）师既还馆，馆据北崖，俯清溪十余丈。溪水自雪山来，甚寒。仲夏炎热，就北轩风卧，夜则寝屋颠之台（一）。六月极暑，浴池中。师之在绝域，自适如此。河中壤地宜百谷，惟无荞麦大豆。四月中麦熟，土俗收之，乱堆于地，遇用即碾，六月始毕。太师府（二）提控李公献瓜田五亩，味极甘香，中国所无。间有大如斗者（三）。六月间，二太子回，刘仲禄乞瓜献之，十枚可重一担。果菜甚贍，所欠者芋栗耳。茄实若粗指而色紫黑。男女皆编发，男冠则或如远山，帽饰以杂色彩，刺以云物，络之以纓。自酋长以下，在位者冠之。

庶人则以白縠斯^(四)(布属)六尺许,盘于其首。酋豪之妇缠头以罗,或皂或紫,或绣花卉织物象,长可六七尺。发皆垂,有袋之以绵者,或素或杂色,或以布帛为之者。不梳髻,以布帛蒙之,若比丘尼状,庶人妇女之首饰也。衣则或用白氎,缝如注袋,窄上宽下,缀以袖,谓之衬衣,男女通用。车舟农器制度,颇异中原。国人皆以输石铜为器皿,间以磁,有若中原定磁者。酒器则纯用琉璃。兵器则以簇。市用金钱,无轮孔,两面凿回纥字。其人物多魁梧有膂力,能负载重物,不以担。妇人出嫁,夫贫则再嫁。远行逾三月,亦听他适,异者或有须髯^(五)。国中有称大石^(六)马者,识其国字,专掌簿籍。遇季冬,设斋一月^(七)。比暮,其长自刳羊为食,与席者同享,自夜及旦。余月则设六斋。又于危舍上,跳出大木如飞檐,长阔丈余,上构虚亭,四垂纓络。每朝夕,其长登之,礼西方,谓之告天。不奉佛,不奉道,大呼吟于其上。丁男女闻之,皆趋拜其下。举国皆然,不尔则弃市。衣与国人同。其首则盘以细縠斯,长三丈二尺,骨以竹。师异其俗,作诗以纪其实云:“回纥丘墟万里疆,河中城大最为强。满城铜器如金器,一市戎装似道装。剪簇黄金为货賂,裁缝白氎作衣裳。灵瓜素椹非凡物,赤县何人购得尝。”当暑,雪山甚寒,烟云惨淡。师乃作绝句云:“东山日夜气蒙鸿,晚(一作晓)色弥天

万丈红。明月夜来飞出海，金光射透碧霄空。”师在馆，宾客甚少，以经书游戏。复有绝句云：“北出阴山万里余，西过大石半年居。遐荒鄙俗难论道，静石幽岩且看书。”

(一)波斯国屋顶皆平，故夏季天气炎热时，居人皆夜卧屋顶以纳凉。此俗至今尚然也。

(二)太师府即耶律阿海之府。阿海是时为邪米思干城之监守官，故照料长春一切食物起居也。参观《元史》卷一五〇《耶律阿海传》。

(三)撒马儿罕瓜味之美，依宾拔都他亦尝言之。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有河中府诗十首，咏其风景，可与《长春真人西游记》互相证明也。

(四)摩斯，阿拉伯文纤细棉布。毛夕里城(Mossul)最初织制此布，故因城而得名。《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五章有毛速绫布(Mosolin)，以金线细丝织成，皆在毛夕里城制造者也。

(五)西域妇人有须髯，乌古孙仲端《北使记》亦尝言之。

(六)大石马即《元史》上答失蛮之别译。其原音为波斯语 Danishmend，学术湛深之人也。此处之大石马则似指回教中教师也。

(七)波斯人于勒墨藏月(Ramazān)全月斋戒，不茹荤。惟回历以见新月为月初，故勒墨藏月，不必尽在季冬，

可在各季也。《西游记》载斋期情形，波斯国风俗至今尚然。勒墨藏月内，仅于日落后星现时，始就食或吸烟，以示虔敬。所谓危舍即回教寺（Minaret），寺屋顶上，皆有行廊。麦爱清（Möezzin）于每日日未出前及日落后，登廊唱时，请信徒入寺祈祷。麦爱清者回教寺中职员，专司唱时者也。

七月，哉生魄（一），遣阿里鲜奉表诣行宫，稟论道日期。八月七日，得上所批答，八日即行。太师相送数十里（二）。师乃曰：“回纥城东新叛者二千户，夜夜火光照城，人心不安。太师可回安抚。”太师曰：“在路万一有不虞奈何？”师曰：“岂关太师事。”乃回。十有二日，过碣石城。十有三日，得护送步卒千人，甲骑三百。入大山中行，即铁门外别路也。涉红水涧，有峻峰高数里。谷东南行，山根有盐泉流出，见日即为白盐。因收二斗，随行日用。又东南上分水岭，西望高涧若冰，乃盐耳。山上有红盐如石，亲尝见之。东方惟下地生盐，此方山间亦出盐（三）。回纥多饼食，且嗜盐，渴则饮水。冬寒，贫者尚负瓶售之（四）。十有四日（五），至铁门西南之麓。将出山，其山门嶮峰，左崖崩下，涧水伏流一里许。中秋抵河上。其势若黄河，流西北。乘舟以济，宿其南岸。西有山寨，名团八刺（六），山势险固。三太子之医官郑公途中相见，以诗赠云：“自古中秋月最明，凉风届

后(一作候)夜弥清。一天气象沈银汉,四海鱼龙耀水精。吴越楼台歌吹满,燕秦部曲酒肴盈。我之帝所临河上,欲罢干戈致太平。”溯河东南行三十里,乃无水,即夜行。过班里城(七),甚大。其众新叛,尚闻犬吠。黎明饭毕,东行数十里。有水北流去,马仅能渡,东岸憩宿。二十二日,田镇海来迎。及行宫,上复遣镇海问曰:“便欲见邪?且少憩邪?”师曰:“入见是望。”且道人从来见帝,无跪拜礼,入帐折身叉手而已。既见,赐湏酪(八),竟乃辞。上因问:“所居城内,支供足乎?”师对:“从来蒙古回纥太师支給。迺者食用稍难,太师独办。”翌日,又遣近侍官合住传旨曰:“真人每日来就食可乎?”师曰:“山野修道之人,惟好静处。”上令从便。二十七日,车驾北回。在路屡赐葡萄酒瓜茶食。九月朔,渡河(一作航)(九)桥而北。师奏:“话期将至,可召太师(一〇)阿海。”其月望,上设幄斋庄,退侍女左右,灯烛炜煌,惟阁利必、镇海、宣差仲禄侍于外。师与太师阿海、阿里鲜入帐坐。奏曰:“仲禄万里周旋,镇海数千里远送,亦可入帐与闻道话。”于是召二人入。师有所说,即令太师阿海以蒙古语译奏,颇惬圣怀。十有九日,清夜,再召师论道。上大悦。二十有三日,又宣师入幄,礼如初。上温颜以听,令左右录之,仍敕志以汉字,意示不忘。谓左右曰:“神仙三说养生之道,我甚入

心，使勿泄于外。”

(一)魄者，月轮无光之处。哉生魄，新月初现之日也。

(二)太师仍即耶律阿海。相送数十里，二人当时感情之佳，可以想见。

(三)徐楼《土耳其斯坦游记》载喀儿西(Karshi, 古之那色波)附近,有石盐矿,盐皆红玫瑰色,品质极良,中央亚细亚各地人皆宝贵之,矿山在喀儿西城东南约十英里。马叶甫(Mayeff)及柯斯敦科(Kostenko)踏查海撒(Hissar)地方,报告巴胥扣德山(Bashkhurd)有盐矿,盐色如玫瑰。《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二十八章,记塔里干南有盐山。长春未出铁门前,所见之盐山,似即徐楼所记者也。

(四)波斯国风俗,至今尚有负水及冰,沿途售于行旅以济渴。

(五)《西游记》此处载明“入大山中行,即铁门外别路。”是长春第二次往大雪山行在,非由第一次故道也。下文又记十有四日,至铁门西南之麓。长春似由铁门西面绕道者也。《西游记》既载盐矿,故白菜脱胥乃实谓长春等此次乃经铁门西面海撒境者也。近代俄国游历家查得由碣石至海撒确有一道,由海撒经丛山,过关隘多所,而抵开勒甫(Kelef)。开勒甫位于阿母河畔。长春第二次赴雪山行在,似即经此也。此道之西,更有一道,由撒马儿罕经喀儿西而至开勒甫。《西游记》载八月十二日,过碣石城,中秋抵河上,中间经时仅三日。而由碣石经海撒,至阿母河

边，路程共约有一百三十英里，合华里四百三十里，即每日须行一百四十余里，不免太速矣。故《西游记》此处所载日期，恐亦有误也。

(六)团八刺译音团城。白菜脱胥乃窠谓即克尔端城(Kerduan)。拉施特《史记》载蒙古人围攻此城一阅月，始克之。此城下后，成吉思汗乃得越印度库士山，围攻巴城。克尔端城究在何处，拉施特无记载。长春未经此城，仅据传闻而已。耶律楚材《西游录》有砖城，似即团城也。砖与转字相似。《西游录》原初或为转城，以后展转误写为砖城也。《西游录》谓砖城在班城之西云。

(七)班里城即《西游录》之班城。《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之巴里黑城(Balkh)。《元史》卷一，太祖十六年，辛巳岁秋，帝攻班勒纥等城。拉施特《史记》亦载成吉思汗于一二二一年(辛巳岁)攻下巴里黑城，居民多被杀。长春第二次由邪米思干城往大雪山行宫，乃在太祖十七年壬午岁八月间。考之西史，自辛巳岁攻下后，巴里黑城未尝反叛。而《西游记》此处言“其众新叛”，或仍指去年之事也。太祖十八年癸未岁(一二二三年)，班师东归，再过巴里黑城，见居民稍聚，乃再屠之。据《西游记》所载，成吉思汗行宫，是时已在印度库上山之北面，距阿母河约三日程也。

(八)潼酪，乃马乳或牛乳制成之酒。中世纪时，蒙古人最好饮之。《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五十三章，称此酒曰开密斯(Kemiz)，卢白鲁克《游记》称曰柯斯莫思

(Cosmos),并详述制法。又有黑柯斯莫思,专以献贡贵人。
《元史》卷一二八《土土哈传》云,班都察“掌尚方马畜,岁时
掬马乳以进,色清而味美,号黑马乳”。此必即黑柯斯莫
思也。

(九)九月朔,所渡之河,即阿母河也。

(一〇)太师阿海之名,见于《元史》卷一一〇《三公
表》。太宗时尚仍居原位,此人似即耶律阿海。唯据上文
耶律阿海留守邪米思干,未伴长春同行也。

自尔扈从而东,时敷奏道化。又数日至邪米思干
大城西南三十里。十月朔,奏告先还旧居,从之。上驻
驿于城之东二十里。是月六日,暨太师阿海入见。上
曰:“左右不去如何?”师曰:“不妨。”遂令太师阿海奏
曰:“山野学道有年矣,常乐静处行坐。御帐前军马杂
遯,精神不爽。自此或在先,或在后,任意而行,山野受
赐多矣。”上从之。既出,帝使人追问曰:“要秃鹿马
否?”师曰:“无用。”于时微雨始作,青草复生。仲冬过
半,则雨雪渐多,地脉方透。自师之至斯城也,有余粮
则惠饥民。又时时设粥,活者甚众。二十有六日,即
行。十二月二十三日,雪寒在路,牛马多冻死者。又三
日,东过霍阐没鞏(一)(大河也)。至行在,闻其航桥中
夜断散,盖二十八日也。帝问以震雷事。对曰:“山野
闻国人夏不浴于河,不浣衣,不造毡。野有菌,则禁其

采，畏天威也，此非奉天之道也。尝闻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者，天故以是警之。今闻国俗多不孝父母，帝乘威德，可戒其众。”上悦曰：“神仙是言，正合朕心。”敕左右记以回纥字。师请遍谕国人，上从之。又集太子诸王大臣曰：“汉人尊重神仙，犹汝等敬天。我今愈信，真天人也。”乃以师前后奏对语谕之。且云：“天俾神仙为朕言此，汝辈各铭诸心。”师辞退。逮正旦，将帅医卜等官贺师。十有一日，马首遂东，西望邪米思干千余里。驻大果园中。十有九日，父师诞日，众官炷香为寿。二十八日，太师府提控李公别去。师谓曰：“再相见也无？”李公曰：“三月相见。”师曰：“汝不知天理，二三月决东归矣。”二十一日，东迁一程。至一大川^(二)，东北去赛蓝约三程，水草丰茂，可饱牛马，因盘桓焉。二月上七日，师入见。奏曰：“山野离海上，约三年回。今兹三年，复得归山，固所愿也。”上曰：“朕已东矣。同途可乎？”对曰：“得先行便。来时，汉人问山野以还期。尝答云三岁。今上所谘访，敷奏乞，因复固辞。”上曰：“少俟三五日。太子来，前来道话，所有未解者，朕悟即行。”八日，上猎东山下，射一大豕。马踏失驭，豕傍立不敢前。左右进马，遂罢猎，还行宫。师闻之，入谏曰：“天道好生。今圣寿已高^(三)，宜少出猎。坠马，天戒也。豕不敢前，天护之也。”上曰：“朕已深省，神仙劝我良是。我

蒙古人骑射，少所习。未能遽已。虽然，神仙之言在衷焉。”上顾谓吉息利答刺汗曰：“但神仙劝我语，以后都依也。”自后两月不出猎。二十有四日，再辞朝。上曰：“神仙将去，当与何物，朕将思之。更少待几日。”师知不可遽辞，徊翔以待。三月七日，又辞。上赐牛马等物，师皆不受。曰：“祇得驿骑足矣。”上问通事阿里鲜曰：“汉地神仙弟子多少？”对曰：“甚众。神仙来时，德兴府龙阳观中，尝见官司催督差发。”上谓曰：“应于门下人，悉令蠲免。”仍赐圣旨文字一通，且用御宝。因命阿里鲜（河西人也）为宣差，以蒙古带、喝刺八海副之，护师东还。十日，辞朝行。自答刺汗（四）以下，皆携葡萄酒珍果，相送数十里。临别，众皆浑泪。三日，至赛蓝大城之东南。有蛇二头，长二尺许，土人往往见之（五）。望日，门人去郊，致奠于虚静先生赵公之墓。众议欲负其骨归。师曰：“四大假躯，终为朽物。一灵真性，自在无拘。”众议乃息。师明日遂行。二十有三日，宣差阿狗追钱师于吹没鞑之南岸（六）。又十日，至阿里马城西百余里，济大河（七）。四月五日，至阿里马城之东园。二太子（八）之大臣张公固请曰：“弟子所居，营三坛，四百余人，晨参暮礼，未尝懈怠。且预接数日，伏愿仙慈渡河，俾坛众得以请教，幸甚。”师辞曰：“南方因缘已近，不能迁路以行。”复坚请。师曰：“若无他事，

即当往焉。”

(一)霍闾没鞬已见前文，即忽章河又名锡耳河也。癸未年（太祖十八年），正旦，长春等似仍在霍闾没鞬之畔，度岁受贺也。

(二)未至赛蓝前三程所抵之大川，似即塔什干附近之乞儿乞克河(Chirchik)，此河流入锡耳河。

(三)癸未班师时，成吉思汗年已六十二，故长春谏以圣寿已高，宜少出猎也。

(四)答刺罕，蒙古爵位也。常见《元史》。近代作达尔罕。

(五)近代俄人雷甫兴(Levshin)之《吉利吉思哈萨克(Kirghiz Kaisaks)纪事》详举该地所产各种蛇。末尾注云：土人皆谓尚有两头蛇一种，然未之见也。俄领土耳其斯坦旷野中，尤以锡耳河两岸，产蛇最多。徐楼《土耳其斯坦游记》载笈柴克(Jisak)至撒马儿罕中间有地曰蛇峡者，蛇最多。有爱理格司嘉库禄斯(Eryx jaculus)种者，又名鞑鞑蛇(Boa tatarica)，其尾短而粗，远望之，与头无异。两头蛇之说，盖即由此也。

(六)吹没鞬即今图上之楚河，隋唐时代称曰碎叶川。发源于亦息渴儿湖(Issikul)西南之天山，流经湖边。最近处在湖之西角，相距仅四英里而已。更向西北，流入萨乌马库尔湖(Sauman kul)。上方已言长春等来西域时，或在托克马克(Tokmak)地方渡吹河矣。自该地属俄人后，

此道已废。新驿道在河之下流，距此四十英里处过河。

(七)阿里马城西百余里所济之大河，即伊犁河 (Ili R.) 也。

(八)二太子即察合台。成吉思汗在位时，察合台已就封于阿力麻里。波斯史家记冬季察合台常驻迈路乞克亦刺 (Meruzik ila)，夏季则避暑阿力麻里，地近古克 (Guk) 及库忒 (Kut) 二高山。

翌日，师所乘马突东北去，从者不能挽。于是张公等悲泣而言曰：“我辈无缘，天(王国维校本，天字下尚有不字，似误。)许其行矣。”晚抵阴山(一)前，宿。又明日，复度四十八桥。缘溪上五十里，至天池海(二)。东北过阴山后，行二日，方接原历金山南大河驿路(三)。复经金山东南，北并山行。四月二十八日，大雨雪。翌日，满山皆白。又东北，并山行三日，至阿不罕山(四)前。门人宋道安辈九人，同长春玉华会众、宣差郭德全辈远迎。人栖霞观，归依者日众。师下车时，雨再降。人相贺曰：“从来此地经夏少雨，纵有雷雨，多于南北两山之间。今日沾足，皆我师道荫所致也。”居人常岁疏河灌田圃(五)。至八日，禾麦始熟，终不及天雨。秋成则地鼠为害，鼠多白者。此地寒多，物晚结实。五月，河岸土深尺余，其下坚冰亦尺许。斋后，日使人取之。南望高岭积雪，盛暑不消。多有异事，少西海子傍(六)，

有风冢，其上土白堊多，粉裂其上，二三月中，即风起南山，岩穴先鸣，盖先驱也。风自冢间出，初旋动如羊角者百千数。少焉合为一风，飞沙走石，发屋拔木，势震百川，息于巽隅。又东南涧后，有水磨三四，至平地，则水渐微而绝。山出石炭^(七)。又东二泉，三冬暴涨如江湖，复潜行地中^(八)，俄而突出，鱼虾随之，或漂没居民，仲春渐消，地乃陷。西北千余里，俭俭州^(九)出良铁，多青鼠，亦收禾麦。汉匠千百人居之，织绫罗锦绣。道院西南望金山，其山多雨雹。五六月间，或有大雪，深丈余。北^(一作此)地间有沙陀，出肉苁蓉^(一〇)，国人呼曰唆眼。水曰兀速，草曰爱不速。深入阴山，松皆十丈许。会众白师曰：“此地深蕃，太古以来，不闻正教，惟山精鬼魅惑人。自师立观，叠设醮筵，旦望作会，人多以杀生为戒，若非道化，何以得然。”先是壬午年，道众为不善，人妒害，众不安。宋公道安昼寝方丈，忽于天窗中见虚静先生赵公曰：“有书至。”道安问从何来。曰：“天上来。”受而视之，止见太清二字，忽隐去。翌日，师有书至，魔事渐消。又医者罗生横生非毁，一日坠马观前，折其胫，即自悔曰：“我之过也。”对道众服罪。师东行，书教语一篇示众云：“万里乘官马，三年别故人。干戈犹未息，道德偶然陈。论气当秋夜^(对上论养生事，故云)，还乡及暮春。思归无限众，不得下情

伸。”阿里鲜等白师曰：“南路饶沙石，鲜水草。使客甚繁，马甚苦，恐留滞。”师曰：“分三班以进，吾徒无患矣。”五月七日，令宋道安、夏志诚、宋德方、孟志温、何志坚、潘德冲六人先行。十有四日，师挈尹志平、王志明、于志可、鞠志圆、杨志静、綦志清六人次之。钱行者夹谷妃、郭宣差、李万户等数十人，送二十里，皆下马再拜泣别。师策马亟进。十有八日，张志素、孙志坚、郑志修、张志远、李志常等五人又次之。师东行十六日，过大山。山上有雪，甚寒^(一一)。易骑于拂庐。十七日，师不食，但时时饮汤。东南过大沙场，有草木，其间多蚊虻。夜宿河东。又数日，师或乘车。尹志平辈谘师曰：“奚疾？”师曰：“余疾非医可测，圣贤琢磨故也。卒未能愈，汝辈勿虑。”众愀然不释。是夕尹志平梦神人曰：“师之疾，公辈勿忧，至汉地当自愈。”行又经沙路三百余里，水草绝少，马夜进不息，再宿乃出。地临夏人之北陲^(一二)，庐帐渐广。马易得后，行者乃及师。六月二十一日，宿渔阳关，师尚未食。明日，度关而东。五十余里至丰州，元帅以下来迎。宣差俞公请泊其家，奉以汤饼。是日辄饱食，继而设斋，饮食如故。道众相谓曰：“清和前日之梦，验不虚矣。”时已季夏，当北轩，凉风入座。俞公以玺纸求书。师书之曰：“身闲无俗念，鸟宿至鸡鸣。一眼不能睡，寸心何所繫。云收溪月

白，气爽谷神清。不是朝昏坐，行功扭捏成。”七月朔，复起。三日至下水，元帅夹谷公出郭迎，接馆于所居。来瞻礼者，无虑千人。元帅日益敬。有鸡雁，三七夕日，师游郭外，放之海中，少焉翔戏于风涛之间，容与自得。师赋诗曰：“养尔存心欲荐庖，逢吾善念不为肴。扁舟送在鲸波里，会待三秋长六梢。”又云：“两两三三好弟兄，秋来羽翼未能成。放归碧海深沈处，浩荡波澜快野情。”翌日乃行。是月九日，至云中。宣差总管阿不合与道众出郭以步辇迎归于第楼。居三十余日，总管以下，晨参暮礼。云中士大夫日来请教，以诗赠之云：“得旨还乡早，乘春造物多。三阳初变化，一气自冲和。驿马程程送，云山处处罗。京城一万里，重到即如何。”十有三日，宣差阿里鲜欲往山东招谕，恳求与门弟子尹志平行。师曰：“天意未许，虽往何益？”阿里鲜再拜曰：“若国主临以大军，生灵必遭杀戮。愿父师一言垂慈。”师良久曰：“虽救之不得，犹愈于坐视其死也。”乃命清和同往。即付招谕书二副。又闻宣德以南诸方道众来参者多，恐随庵困于接待，令尹公约束，付亲笔云：“长行万里，一去三年。多少道人，纵横无赖者。尹公到日，一面施行，勿使教门，有妨道化，众生福薄，容易转流。上山即难，下坡省力耳。”宣德元帅移刺公遣专使持书至云中，以所乘马奉师。八月初，东迈杨河，

历白登、天城、怀安，渡浑河。凡十有二日，至宣德。元帅具威仪出郭西远迎。师入，居州之朝玄观，道友敬奉。遂书四十字云：“万里游生界，三年别故乡。回头身已老，过眼梦何长。浩浩天空阔，纷纷事杳茫。江南及塞北，从古至今常。”道众且云：“去冬有见虚静先生赵公率马自门入者，众为之出迎，忽而不见。又德兴安定亦有人见之。”河朔州府王官将帅及一切士庶，争以书疏来请，若辐辏然，止回答数字而已。有云：“王室未宁，道门先畅。开度有缘，恢宏无量。群方帅首，志心归向。恨不化身，分酬众望。”十月朔，作醮于龙门川。望日，醮于本州朝玄观。十一月望，宋德方等以向日过野狐岭见白骨所发愿心，乃同太君尹千亿醮于德兴之龙阳观，济渡孤魂。前数日稍寒，及设醮，二夜三日，有如春。醮毕，元帅贾昌至自行在，传旨：“神仙自春及夏，道途匪易。所得食物驿骑，好否？到宣德等处，有司在意馆谷否？招谕在下人户，得来否？朕常念神仙，神仙无忘朕。”十二月既望，醮于蔚州三馆。师于龙阳住冬，旦夕常住龙冈，闲步下视。德兴以兵革之后，邨落萧条，作诗以写其意云：“昔年林木参天合，今日邨坊遍地开。无限苍生临白刃，几多华屋变青灰。”又云：“豪杰痛吟千万首，古今能有几多人。研穷物外闲中趣，得脱轮回泉下尘。”甲申之春二月朔，醮于缙山之秋

阳观。观在大翻山之阳，山水明秀，松萝烟月，道家之地也。以诗题其概云：“秋阳观后碧岩深，万顷烟霞插翠岑。一径桃花春水急，弯环流水洞天心。”又云：“群山一带碧嵯峨，上有群仙日夜过。洞府深沈人不到，时闻岩壁洞仙歌。”燕京行省金紫石抹公、宣差使宜刘公以下诸官，遣使者持疏恳请师住大天长观，许之。既而以驿召，乃度居庸关南。燕京道友来迎于南口神游观。明旦，四远父老士女，以香花导师入京。瞻礼者塞路。初师之西行也，众请还期。师曰：“三载归^(一三)，三载归。”至是果如其言。

(一)阴山即天山。薄罗火鲁山(Borokhoro)亦天山之一支。

(二)天池已见前文，今之赛刺木淖尔(Sairam Nor)，近薄罗火鲁山系。长春等东归时，必经过此山也。

(三)金山南大河，即布勒棍河(Bulgun R.)。长春东归，似仍经乌兰达坂关(Ulan daban)，越金山者也。

(四)阿不罕山已见前文，即《元史》卷一二〇《田镇海传》之阿鲁欢。宋道安辈九人，前因道路难行，留阿不罕山附近新建之栖霞观以待长春真人之东归者也。

(五)《西游记》载阿不罕山附近居人，常岁疏河灌田圃。晚近俄人皮甫忒索甫(Pevtsoff)之《蒙古游记》载由科布多往札布汗河时，亦见有人工所凿沟渠多处。渠甚

长，蒙古西北一带，农业颇发达。耕种者，有杜尔伯特(Durbots)及土尔扈特(Torguts)两部人，皆蒙古种也。宋道安辈所居之栖霞观，究何在，今已不可考。惟在阿尔泰山及杭爱山之间，可以断然无疑也。此高原上之河流，以札布汗河为最著；西北流入奇尔吉斯淖尔湖(Kirghiz nor)，其旁尚有大湖两处皆相连(在中国各图上，仅奇尔吉斯泊及爱拉克泊可见，札布汗河上流曰布彦图河)。湖边有数处，水草颇丰。一八七〇年(同治九年)马图索甫斯吉(Matussowsky)及一八七八、九年(光绪四、五年)皮甫忒索甫二人，尝踏查此境，高出海面三千五百英尺至六千英尺不等。白菜脱胥乃突谓地势如此之高，无怪《西游记》载“五月河岸土深尺余，其下坚冰亦尺许”也。札布汗河畔，有那几班笈(Narbandji)喇嘛寺。皮甫忒索甫测得高出海面五千一百六十英尺。南望高岭积雪，仍必阿尔泰山东面也。

(六)少西海子，或即都尔根泊。蒙古羊角风，勃拉奴克劈尼尝记之。近代俄人游蒙古者，如博塔宁、普舌瓦尔斯吉等，亦皆记之。普氏之《罗布淖尔纪程》谓准噶尔部鞑靼人及吉利吉思人(中国人称缠头)自昔迷信其国之羊角风，自山穴出。喀尔马克人(Kalmuks, 即额鲁特人)尝移石塞穴，未克成功。参见常德《西使记》及案语。

(七)皮甫忒索甫在科布多东南约一百俄里处，探得山中产煤。《西游记》此节云山出石炭，似即此也。

(八)皮甫忒索甫记坤桂河(Kungui)及麦库尔坤桂河

(Mukhukungui)情形,与《西游记》所言潜行地中,忽而突出者相类。坤桂河流入爱拉克泊(Airik nor)。泊为札布汗河水所潴成。麦库尔坤桂河流入喀喇淖尔湖(Khara nor)。二河皆发源于乌里雅苏台西北,河源相距约十英里。源皆为泉,自沙中溢出。蒙古人云,其源实在中间山上,潜行地中若干里后,乃自沙中涌出。

(九)俭俭州在今唐努乌梁海境内,或作欠欠州。《元史》卷一五一《贾塔刺浑传》作谦谦州。卷六三《地理志》作谦州。拉施特《史记》有肯姆肯姆聚忒(Kemkemdjut)地方,邻吉利吉思国(Kirghizes),其为俭俭州,毫无容疑。俭俭州在烟尼塞河(Yenissei)上梳克穆河(Kem)畔。土语谓河曰克穆。河之正身曰乌鲁克穆,有支河曰克穆乞克(Kemchik)。支河入正河口地方,今代仍名肯姆肯姆乞克(Kemkemdjik)。《元史》卷六三《地理志》云:“吉利吉思者,初以汉地女四十人与乌斯之男结婚,取此义以名其地,南去大都(即北京)万有余里。相传乃满部始居此,及元朝析其民为九千户。其境长一千四百里,广半之。谦河经其中,西北流。又西南有水曰阿浦,东北有水曰玉须,皆巨浸也。会于谦而注于昂可刺河,北入于海(即北冰洋)。俗与诸国异,其语言则畏吾儿。同庐帐而居,随水草畜牧,颇知田作。遇雪则跨木马逐猎。土产名马、白黑海东青。昂可刺者,因水为名,附庸于吉利吉思,去大都二万五千余里(在今西伯利亚烟尼塞河滨)。其语言与吉利吉思特异。昼长夜短,日没时,炙羊肋,熟,东方已曙矣。即《唐

史》所载骨利干国也。乌斯亦因水为名，在吉利吉思东，谦河之北。其俗每岁六月上旬，刑白马牛羊，洒马潼，成就乌斯沐涟以祭河神，谓其始祖所从出故也。撼合纳犹言布囊也，盖口小腹巨，地形类此，因以为名。在乌斯东，谦河之源所从出也。其境上惟有二山口，可出入。山水林樾，险阻为甚。野兽多而畜字少。贫民无恒产者，皆以桦皮作庐帐，以白鹿负其行装。取鹿乳，采松实及断山丹芍药等根为食。冬月亦乘木马出猎。谦州亦以河为名，去大都九千里，在吉利吉思东南，谦河西南，唐麓岭（今唐努山）之北。居民数千家，悉蒙古回纥人。有工匠数局，盖国初所徙汉人也。地沃衍，宜稼。夏种秋成，不烦耘耔。或云汪罕始居此地。益兰者，蛇之称也。初州境山中，居人见一巨蛇，长数十步。从穴中出，饮河水，腥闻数里，因以名州。至元七年，诏遣刘好礼为吉利吉思、撼合纳、谦州、益兰州等处断事官，即于此州修庠廩，置传舍，以为治所。先是数部民俗，皆以杞柳为杯皿，剡木为槽以济水，不解铸作农器。好礼闻诸朝，乃遣工匠教为陶冶舟楫，土人便之。”元时，唐努乌梁海之风土民俗，无详于此矣。《新唐书》卷二一七下《黠戛斯传》克穆河作剑河，在青山之东（见丁谦《唐书回纥传考证》），地夏沮洳，冬积雪。人皆长大，赤发，皙面，绿瞳。以十二物纪年，如岁在寅则曰虎。年稼有禾粟、大小麦、青稞、步碓，以为面糜糲。以二月种，九月获。无果蔬。

（一〇）今代北京药店所售之肉苁蓉仍多来自蒙古。

(一一)长春等由栖霞观取最短之道，南行归中国。其道线约即今科布多或乌里雅苏台至归化城之道也。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爱利雅斯(Elias)尝由此道自归化往乌里雅苏台。一八七八年(光绪四年)皮甫忒索甫由科布多往归化城。东行十六日所过大山，其上有雪，白菜脱胥乃奚谓为杭爱山之一支。丁谦谓为鄂伦达班山云。由五月十八日至六月二十一日间，有三十余日。故丁谦谓原文“又数日”，数字下，脱去十字，其言是也。

(一二)夏人之北陲，当在今甘肃北境。渔阳关似在归化北阴山中。《辽史》卷二九《天祚本纪》保大四年，林牙耶律大石“自立为王，率所部西去。上遂率诸军出夹山，下渔阳岭，取天德、东胜、宁边、云内等州。”渔阳关在渔阳岭无疑也。金时丰州即今归化城。下水在归化南。图尔根河上流分三支曰大黑水河，曰小黑水河，曰黄水河。俗以小黑水河为上水，大黑水河为中水，黄水河为下水。云中今大同府。宣德今之宣化府。杨河即洋河。白登即今阳高县。此与汉初匈奴冒顿围汉高于白登，同名而异地。天城今天镇县之天成驿。怀安县在宣化西。浑河即桑乾河。居庸关南口今皆为京绥铁路沿站。

(一三)长春以辛巳岁(一二二一年，元太祖十六年)二月八日，离宣德。十一月十八日，抵邪米思干。壬午岁(一二二二年，元太祖十七年)四月五日，抵大雪山行在。九月，至阿母河北御前说道。癸未岁(一二二三年，元太祖十八年)八月，还抵宣德州朝玄观。甲申岁(一二二四

年，元太祖十九年)二月，迎归燕京，正合三年也。

长春真人亲至西域，目睹成吉思汗各次战事，记载确实，大可为研究《元史》者之助。太祖西征年代，各书多参差不一，大可借此以校正各史之误也。兹特将《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各重要年代提出，以便比较：

《西游记》载元太祖十四年己卯岁（一二一九年）五月，成吉思汗在乃满国兀里朵。拉施特《史记》载此年成吉思汗在也里的石河(Irtysh R.)度夏，秋季出发。乃满在也里的石河上流，两方记载相符。《元史·太祖本纪》将驻蹕也里的石河事移下一年，误。

次年，元太祖十五年庚辰岁二日杪（一二二〇年），长春在燕京，闻行宫渐西。据拉施特《史记》此年三月，成吉思汗抵不花刺(Bokhara)城，攻克之。四月，撒马儿罕(Samarkand)亦下，《元史·太祖本纪》所记亦相符。

再次年，元太祖十六年辛巳岁（一二二一年）二月八日，长春离宣德。五月朔日，亭午，日蚀。长春在外蒙古陆局河(即克鲁伦河)南岸亲见之，此与英人伟烈亚力天文推算相符。十月十四日，在西部土耳其斯坦逢东夏使回。使者云“自七月十二日辞朝，帝将兵追算端汗至印度”。拉施特记一二二一年春，成吉思渡阿母河，屠巴里黑城(Balkh)。夏，避暑于塔里寒(Talekan)山中。秋，南踰印度库斯山攻巴緬城(Bamian)，十二月，追札阑丁(Djelal eddin)至印度河(Sind R.)击败之。长春以是年十一月十八日(阳历十二月三日)抵撒马儿罕。长春与拉施特

记载相符。《元史·太祖本纪》记卜哈儿薛迷思干等城，本年春始下。实为错误重复。

再次年，元太祖十七年壬午岁（一二二二年）四月五日，长春抵大雪山行在，从车驾庐于雪山避暑。拉施特记此时成吉思汗驻蹕印度库斯山中八鲁湾（Beruan）平原，两方记载相符。《元史·太祖本纪》记十八年癸未岁，太祖避暑八鲁湾，亦迟误一年。秋八月二十二日（阳历九月十四日），又至行在讲道。计由撒马儿罕启程，至行在凡十四日，此时行在似在阿母河南三日程。因长春以后扈驾从行，由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朔日渡河，其间仅三日也。长春随成吉思军队同行，以十月朔日（阴历），抵撒马儿罕。成吉思汗驻于城东二十里。十二日（阴历），成吉思北归，长春随行。

再次年，元太祖十八年癸未岁（一二二三年）正月二十二日，至一大川。东北去赛蓝约三程。二月上七日长春欲先归，入辞。帝曰：“少俟，三五日太子来。”所有以上记载，长春皆与拉施特合。唯拉施特记成吉思于此年春始决意班师北归。秋，过巴里黑，再屠城。此年冬，驻蹕撒马儿罕附近。至次年（一二二四年，太祖十九年甲申岁）夏，渡细浑河，大猎于喀兰塔细（Kalan Tashi），诸事较之长春，则不免迟一年也。长春所记乃据之亲见，拉施特之书或有错误也。《元史·太祖本纪》所记成吉思汗班师东归之年，为太祖十九年甲申岁，较之拉施特《史记》又迟一年矣。《元史》记太祖还行宫在二十年乙酉岁（一二二

五年)，与拉施特所记相符。长春已于前一年(十九年)二月还燕京，故关于成吉思汗何时还行宫无记载。吾人若以长春记载为可信，则成吉思汗于十八年癸未岁春季抵赛蓝后，勾留途中者二年之久，始回蒙古行宫，此二年间有何军务大事，无书记之矣。

以上七日，入天长观，斋者日千人。望日会众请赴玉虚观。是月二十五日，喝刺至行宫来传旨：“神仙至汉地以清净道化人，每日与朕诵经祝寿，甚好。教神仙好田地内爱住处住。道与阿里鲜，神仙寿高，善为护持。神仙无忘朕旧言。”仲夏，行省金紫石抹公、便宜刘公再三持疏，请师住持大天长观。是月二十有二日，赴其请。空中有数鹤前导，傥西北而去。自师寓玉虚，或就人家斋，常有三五鹤飞鸣其上。北方从来奉道者鲜，至是圣贤欲使人归向，以此显化耳。入会之众，皆稽首拜跪，作道家礼，时俗一变。玉虚井水旧咸苦，甲申、乙酉年，西来道众甚多，水味忽变甘，亦善缘所致也。季夏望日，宣差相公劄八传旨：“自神仙去，朕未尝一日忘神仙。神仙无忘朕。朕所有之地，爱愿处即住。门人恒为朕诵经祝寿则嘉。”自师之复来，诸方道侣云集，邪说日寝。京人翕然归慕，若户晓家谕，教门四辟，百倍往昔。乃建八会于天长，曰平等，曰长春，曰灵宝，曰长生，曰明真，曰平安，曰消灾，曰万莲。师既归天长，远

方道人，继来求法名者日益众。尝以四颂示之。其一云：“世情无断灭，法界有消磨。好恶荣心曲，漂沦奈尔何。”其二云：“有物先天贵，无名不自生。人心常隐伏，法界任纵横。”其三云：“徇物双眸眩，劳生四大穷。世间浑是假，心上不知空。”其四云：“昨日念无踪，今朝事亦同。不如齐放下，度日且空空。”每斋毕出，游故苑琼华之上。从者六七人，宴坐松阴，或自赋诗，相次属和。间因茶罢，令从者歌游仙曲数阕。夕阳在山，淡然忘归。于是行省及宣差劄八相公（《元史》作札八儿）以北宫园地并其近地数十顷为献，且请为道院。师辞不受。请至于再，始受之。既而又为颁文榜，以禁樵采者。遂安置道侣，日益修葺。后具表以闻，上可其奏。自尔佳时胜日，师未尝不往来乎其间。寒食日，作春游诗二首。其一云：“十顷方池间御园，森森松柏罩清烟。亭台万事都归梦，花柳三春却属仙。岛外更无清绝地，人间惟有广寒天。深知造物安排定，乞与官民种福田。”其二云：“清明时节杏花开，万户千门日往来。岛外茫茫春水阔，松间猎猎暖（一作晓）风回。游人共叹斜阳逼，达士犹嗟短景催。安得大丹冥换骨，化身飞上鬱罗台。”乙酉四月，宣抚王公巨川请师致斋于其第。公关右人也，因话咸阳终南竹木之盛，请师看庭竹。师曰：“此竹殊秀。兵火而后，盖不可多得也。我昔居于磻

溪，茂林修竹，真天下之奇观，思之如梦。今老矣，归期将至。当分我数十竿，植宝元之北轩，聊以遮眼。”宣抚曰：“天下兵革未息，民甚倒悬。主上方尊师重道，赖师真道力，保护生灵。何遽出此言邪？愿垂大慈以救世为念。”师以杖叩地，笑而言曰：“天命已定，由人乎哉？”众莫测其意。夏五月终，师登寿乐山颠，四顾园林，若张翠幄。行者休息其下，不知暑气之甚也。因赋五言律诗云：“地土临边塞，城池压古今。虽多坏宫阙，尚有好林园。绿树攒攒密，清风阵阵深。日游仙岛上，高视八紘吟。”一日师自琼岛回，陈公季玉来见师，出示七言律诗云：“苍山突兀倚天孤，翠柏阴森绕殿扶。万顷烟霞常自有，一川风月等闲无。乔松挺拔来深涧，异石嵌空出太湖。尽是长生閒活计，修真荐福迈京都。”九月初吉，宣抚王公以荧惑犯尾宿，主燕境灾，将请师作醮，问所费几何。师曰：“一物失所，犹怀不忍，况闾境乎？比年以来，民苦征役，公私交罄。我当以观中常住物给之。但京官斋戒，以待行礼，足矣，余无所用也。”于是约作醮两昼夜。师不惮其老，亲祷于玄坛。醮竟之夕，宣抚喜而贺之曰：“荧惑已退数舍，我辈无复忧矣。师之德感，一何速哉！”师曰：“余有何德，祈祷之事，自古有之，但恐不诚耳。古人云：‘至诚动天。’此之谓也。”重九日，远方道众咸集，或以菊为献。师作词一

阅，寓声恨欢迟云：“一种灵苗体性殊，待秋风冷透根株。散花开百亿，黄金嫩，照天地清虚。九日持来满座隅，坐定观，眼界如如，类长生，久视无凋谢，称作伴闲居。”继而有奉道者。持茧纸大轴来求亲笔。以凤栖梧词书之云：“得好休来休便是。赢取逍遥，免把身心使。多少聪明英烈士，忙忙虚负平生志，造物推移无定止，昨日欢歌，今日愁烦，至今日不知明日事，区区著甚劳神思。”一日或有质是非于其前者，师但漠然不应，以道义释之。复示之以颂曰：“拂、拂、拂，拂尽心头无一物。无物心头是好人，好人便是神仙佛。”其人闻之，自愧而退。丙戌正月，盘山请师黄箬，醮三昼夜。是日天气晴霁，人心悦怿，寒谷生春。将事之夕，以诗示众云：“诘曲乱山深，山高快客心。群峰争挺拔，巨壑太萧森。似有飞仙过，殊无宿鸟吟。黄冠三日醮，素服万家临。”五月，京师大旱。农不下种，人心为忧。有司移市，立坛恳祷，前后数旬无应。行省差官斋疏，请师为祈雨醮，三日两夜。当设醮请圣之夕，云气四合，斯须雨降，自夜半及食时未止。行省委官，奉香火来谢曰：“京师久旱，四野欲然。五谷未种，民不聊生。赖我师道力，感通上真，以降甘澍。百姓金曰，神仙雨也。”师答曰：“相公至诚所感，上圣垂慈，以活生灵，吾何与焉？”使者出，复遣使来告曰：“雨则既降，奈久旱未沾足何？”

更得滂沱大作，此旱可解。愿我师慈悲。”师曰：“无虑。人以至诚感上真，上真必以诚报人，大雨必至。”斋未竟，雨势海立。是岁有秋，名公硕儒皆以诗来贺。一日，有吴大卿德明者，以四绝句来上。师复次韵答之。其一云：“燕国蟾宫即此州，超凡入圣洞宾俦。一时鹤驾归蓬岛，万劫仙乡出土丘。”其二云：“我本深山独自居，谁知天下众人誉。轩辕道士来相访，不解言谈世俗书。”其三云：“莫把闲人作等闲，闲人无欲近仙班。不于此日开心地，更待何时到宝山。”其四云：“混沌开基得自然，灵明翻小大桩年。出生入死常无我，跨古腾今自在仙。”又题支仲元画得一、元保、玄素《三仙图》云：“得道真仙世莫穷，三师何待显灵踪。直教御府相传授，阅向人间类赤松。”又奉道者求颂，以七言绝句示之云：“朝昏忽忽急相催，暗换浮生两鬓丝。造物戏人俱是梦，是非向日又何为。”师自受行省众官疏以来，悯天长之圣位殿阁，常住堂宇，皆上颓下圯，至于窗户阶砌，毁撤殆尽。乃命其徒日益修葺，罅漏者补之，倾斜者正之，断手于丙戌，皆一新之。又创修寮舍四十余间，不假外缘，皆常住自给也。凡遇夏月令，诸斋舍不张缦，至季秋稍亲之，所以豫火备也。十月下宝元，居方壶。每夕召众师德，以次坐，高谈清论，或通宵不寐。仲冬十有三日夜半，振衣而起，步于中庭。既还坐，以五言

律诗示众云：“万象弥天阔，三更坐地劳。参横西岭下，斗转北辰高。大势无由遏，长空不可韬。循环谁主宰，亿劫自坚牢。”丁亥，自春反夏，又旱。有司祈祷屡矣，少不获应。京师奉道会众，一日谒师为祈雨醮。既而消灾等会，亦请作醮。师徐谓曰：“吾方留意醮事，公等亦建此议，所谓好事，不约而同也。公等两家，但当殷勤。”遂约以五月一日为祈雨醮，初三日为贺雨醮。三日中有雨，是名瑞应雨。过三日虽得，非醮家雨也。或曰：“天意未易度。师对众出是语，万一失期，能无招小人之訾邪？”师曰：“非尔所知也。”及醮竟日，雨乃作。翌日，盈尺。越三日，四天廓清以终，谢雨，醮事果如其言。时暑气烦燠，元帅张资允者，请师游西山，再四过观。师赴之。翌日斋罢，雨后游东山庵。师与客坐于林间。日夕将还，以绝句示众云：“西山爽气清，过雨白云轻。有客林中坐，无心道自成。”既还元帅第，楼居数日，来听道话者，竟夕不寐。又应大谷庵请，次日清梦庵请。其夕大雨自北来，雷电怒合，东西震耀。师曰：“此道之用也。得道之人，威光烜赫，无乎不在，雷电莫能匹也。”夜深客散。师偃息草堂。须臾风雨骤至，雷霆一震，窗户几裂。少焉收声，人皆异之。或曰：“霹雳当游至，何一举而息邪？”有应者曰：“无乃至人在兹，雷师为之霁威乎？”既还，五月二十有五日，道人王志明至

自秦州，传旨改北宫仙岛为万安宫，天长观为长安宫。诏天下出家善人皆隶焉。且赐以金虎牌，道家事一仰神仙处置。小暑后，大雨屡至，暑气愈炽。以七言诗示众云：“溽暑熏天万里遥，洪波拍海大川潮。嘉禾已见三秋熟，旱魃仍闻五月消。百姓共忻生有望，三军不待令方调。实由道化行无外，暗赐丰年助圣朝。”自琼岛为道院，樵薪捕鱼者绝迹。数年，园池中禽鱼蕃育，岁时游人往来不绝。斋余，师乘马日凡一往。六月二十有一日，因疾不出，浴于宫之东溪。二十有三日，人报已午间，雷雨大作，太液池之南岸崩裂，水入东湖，声闻数十里，鼃鼃鱼鼈尽去，池遂枯涸。北口山亦摧。师闻之初无言。良久笑曰：“山摧池枯，吾将与之俱乎？”七月四日，师谓门人曰：“昔丹阳尝授记于余云：‘吾歿之后，教门当大兴。四方往往化为道乡，公正当其时也。道院皆赐敕名额，又当住持大宫观，仍有使者佩符乘传，勾当教门事。此时乃公功成名遂，归休之时也。’丹阳之言，一一皆验，若合符契。况教门事勾当人，内外悉具，吾归无遗恨矣。”师既示疾于宝元，一日数如偃中，门弟子止之。师曰：“吾不欲劳人。汝等犹有分别在，且偃寝奚异哉。”七月七日，门人复请曰：“每日斋会，善人甚众。愿垂大慈，还堂上以慰瞻礼。”师曰：“我九日上堂去也。”是日午后，留颂云：“生死朝昏事一般，

幻泡出没水长闲。微光见处跳乌兔，玄量开时纳海山。挥斥八紘如咫尺，吹嘘万有似机关。狂辞落笔成尘垢，寄在时人妄听间。”遂登葆元堂归真焉^(一)。异香满室，门人捻香拜别。众欲哭，临侍者张志索、武志摠等遽止众曰：“真人适有遗语，令门人宋道安提举教门事，尹志平副之，张志松又其次，王志明依旧勾当，宋德方、李志常等同议教门事。”遂复举示遗世颂毕。提举宋道安等再拜而受。黎明，具麻服，行丧礼，奔走赴丧者万计。宣差刘仲禄闻之愕然叹曰：“真人朝见以来，君臣道合。离阙之后，上意眷慕，未尝少忘。今师既升去，速当奏闻。”首七之后，四方道俗，远来赴丧，哀恸如丧考妣，于是来训法名者日益多。一日提举宋公谓志常曰：“今月上七日，公暨我受师旨，法名等事，尔其代书，止用吾手字印。此事已行，姑沿袭之。”继而清和大师尹公至自德兴，行祀事。既终七，提举宋公谓清和曰：“吾老矣，不能维持教门。君可代吾领之也。”让至于再。清和受其托，远迩奉道。会中善众，不减往者。戊子春三月朔，清和建议为师构堂于白云观。或曰：“工力浩大，粮储鲜少，恐难成功。”清和曰：“凡事要人前思。夫众可与乐成，不可与虑始。但事不私已，教门竭力，何为而不办。况先师遗德在人，四方孰不瞻仰。可不劳行化，自有人赞助此缘，公等勿疑。更或不然，常住之物，

费用净尽，各操一瓢，乃所愿也。”宣差便宜刘公闻而喜之，力赞其事，遂举鞠志圆等董其役。自四月上丁，除地建址。历戊、己、庚。俄有平阳、太原、坚代、蔚应等群道人二百余，赍粮助力，肯构是堂，四旬告成。其间同结兹缘者，不能备纪。议者以为缔构之勤，虽由人力，亦圣贤阴有以扶持也。期以七月九日，大葬仙师。六月间，霖雨不止，皆虑有妨葬事。既七月初吉，遽投晴霁，人心翕然和悦。前一日，将事之初，乃炷香设度，以严其祀。及启柩，师容色俨然如生。远近王官、士庶、僧尼、善众，观者凡三日，日万人，皆以手加额，叹其神异焉。继而喧播四方，倾心归向，来奉香火者，不可胜计。本宫建奉安道场三昼夜，豫斋旬日。八日辰时，玄鹤自西南来，寻有白鹤继至，人皆仰而异之。九日子时后，设灵宝清醮三百六十分位。醮礼终，藏仙蜕于堂，异香芬馥，移时不散。临午致斋，黄冠羽服，与坐者数千。奉道之众，又复万余。既宁神，翌日大雨复降。人皆叹曰：“天道人事，上下和应。了此一大事，非我师道德纯备，通于天地，达于神明，畴克如是乎？谅非人力所能致也。”权省宣抚王公巨川，咸阳巨族也，素慕玄风，近岁又与父师相会于燕，雅怀昭映，道同气合，尊仰之诚，更甚畴昔，故会兹葬事，自为主盟，京城内外，屯以甲兵，备其不虞。罢散之日，略无惊扰。于是亲榜其

堂曰“处顺”，其观曰“白云”焉。师为文，未始起稿，临纸肆笔而成。后复有求者，或辄自增损，故两存之。尝夜话谓门弟子曰：“古之得道人，见于书传者，略而不传。失其传者，可胜言哉。余屡对汝众，举近世得道之士，皆耳目所亲接者，其行事甚详，其谈道甚明。暇日当集全真大传，以贻后人。”师既没，虽尝口传其概，而后之学者，尚未见其成书，惜哉！（《长春真人西游记》）

（一）《元史》太祖以二十二年丁亥秋，七月己丑，卒。长春亦以其年同月七日，卒。

四 常德及《西使记》

元宪宗九年，常德奉命西覲旭烈兀(Hulagu)大王于波斯。中统四年归国。刘郁笔录其纪行，题曰《西使记》。于西域风土人情，记载颇为详悉。亦研究西域古代史地不可缺之书也。王恽《玉堂嘉话》、陶宗仪《说郛》、《元史类篇》、《古今说海》、《海国图志》等书皆载之。丁谦有《西使记地理考证》载于《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二集中。公元一八二五年，法人莱麦撒(Abel Rémusat)自《元史类篇》提出，译成法文，载于《亚洲杂纂(Mélanges Asiatiques, i. 171)》中。一八六五年，鲍梯(Pauthier)又自《海国图志》取译，载入于其法文译本《马哥孛罗游记导言》中。一八七五年，俄人白莱脱胥乃窠又参酌《玉堂嘉话》等书译成英文。一八八七年，载入于其所著之《中世纪研

究》中，颇能除去前此法人之误译也。

详读《西使记》，常德过讹立儿城以后，不复记月日，失纪行书之体裁。以下所有诸国，大抵皆据传闻而非亲见者。常德踪迹，至今波斯北境为止。由己未（一二五九年）正月甲子（阳历二月十三日）离和林，至四月六日（阳历四月二十八日）抵讹立儿城，共七十四日。据波斯史家之记载，该年是时旭烈兀适驻辟塔伯利资城（Tabriz），至阳历九月，始启行征讨叙利亚也。常德所述战事，皆为其未抵波斯以前之事，亦皆据传闻而非亲见者。篇之末，记“往返凡一十四月”，而篇中所记行程，仅二月半耳。其余十一月半，常德勾留何处，无从得知。既专为西覲，必曾至塔伯利资城勾留若干时，可无疑也。《西使记》下半，已于他处引用，故多不录也。

常德究为何许人，无从考究。王恽《秋涧集》卷九四《西使记》原文，常德下注，字仁卿。刘郁为浑源人。《元文类》卷三七元好问《上耶律中书书》，推举当代名士，“浑源刘祁及其弟郁”，亦在其中。《秋涧集》卷五八，浑源《刘氏世德碑铭并序》云：“从益子二：祁、郁。祁字京叔，有《神川邃士集》二十二卷，《处言》四十三篇，《归潜志》十三卷，行于世。郁字文季，亦名士。中统元年，肇建中省，辟左右司都事，出尹新河，召拜监察御史。能文辞，工书翰。别号归愚，卒年六十一。娶赵氏，前礼部尚书璜之女。一子景崑。”《秋涧集·西使记》末尾，有“浑源刘郁记”，他本多删去浑源二字。刘祁为乌古孙仲端《北使记》之笔录人，其弟刘郁则为常德《西使记》之笔录人也。丁谦《西使记地理考证》谓刘郁为真定人，又

云常德乃郁本名，仁卿其字也，可谓全然谬误。浑源刘郁之外，元初尚有真定刘郁，见《元史》卷四，“中统元年六月，召真定刘郁、邢州郝子明、彰德胡祗适、燕京冯渭、王光益、杨恕、李彦通、赵和之、东平韩文献、张昉等，乘传赴阙。”又有忻州蒲阴人刘郁，见刘因《静修集》卷七《刘仲文挽章并序》：“仲文名郁，忻州蒲阴人。少从事亳府军，谢病归，杜门不出，以《春秋》左氏学为业。所居里名黄台，因以为号。后仕京师，为将仕郎。年六十余，命酌赋诗而终。子允，今为太常奉礼郎。”

《西使记》

宪宗皇帝二年（《古今说海》本无此一句）壬子，命皇弟旭烈统诸军西征。凡六年，拓境几万里。九年己未正月甲子，常德（字仁卿）驰驿西觐。自和林（一）出兀孙（二）中，西北行二百余里，地渐高。入站，经瀚海（三）。地极高寒，虽酷暑雪不消。山石皆松文。西南七日，过瀚海。行三百里，地渐下。有河阔数里，曰昏木犂（四），夏涨以舟楫济。数日过龙骨河（五），复西北行，与别失八里南以相直。近五百里，多汉民，有麦黍谷。河西濼为海，约千余里，曰乞则里八寺（六）。多鱼，可食。有碾磴，亦以水激之。行渐西，有城曰业瞞（七）。又西南行，过孛罗城。所种皆麦稻。山多柏不能株，络石而长。城居肆圉间错，土屋窗户皆琉（《古今说海》本作玻）璃。

城北有海^(八)，铁山风出，往往吹行人堕海中。西南行二十里，有关，曰铁木尔忸察^(九)。守关者皆汉民，关径崎岖似栈道。出关，至阿里麻里城^(一〇)，市井皆流水交贯。有诸果，唯瓜、葡萄、石榴最佳。回纥与汉民同（《古今说海》本作杂）居，其俗渐染，颇似中国。又南有赤木儿城^(一一)，居民多并、汾人。有兽似虎^(一二)，毛厚，金色无文，善伤人。有虫如蛛^(一三)，毒中人则烦渴，饮水立死。惟过醉葡萄酒，吐则解。有嗜酒。孛罗城迤西，金银铜为钱，有文而无孔方。至麻阿^(一四)中，以马绋拖床递铺，负重而行疾。或曰，乞里乞西^(一五)（《古今说海》本作四）易马以犬。二月二十四日，过亦堵^(一六)。两山间，土平民夥，沟洫映带，多故垒坏垣。问之，盖契丹^(一七)故居也。计其地去和林（《古今说海》本林字下有万字）五千里。而近有河曰亦运^(一八)，流汹汹东注。土人云，此黄河源（《古今说海》本无源字）也。二十八日，过塔刺寺^(一九)。三月一日，过赛蓝城。有浮图，诸回纥祈拜之所。三日，过别石兰，诸回纥贸易如上巳节。四日，过忽章河^(二〇)，渡船如弓鞋然。土人云，河源出南大山，地多产玉。疑为昆仑。山以西，多龟蛇，行相杂。邮亭客舍，甃如浴室，门户皆以琉璃饰之。民赋岁止输金钱十文^(二一)，然贫富有差。八日，过捩思干城^(二二)，城大而民繁。时群花正开，唯

梨花、蔷薇、玫瑰如中国，余多不能名。城之西，所植皆葡萄、粳稻。有麦亦秋种，满地。产药十数种，皆中国所无。药物疗病甚效……。十四日，过暗木(二三)（《古今说海》作不字）河。夏不雨，秋则雨。溉田以水。地多蝗，有飞鸟食之。十九日，过里丑城，其地有桑枣。征西奥鲁，屯驻于此。二十六日，过马兰城，又过纳商城。草皆苜蓿，藩篱以柏。二十九日，过殪埽儿城。满山皆盐，如水晶状……。四月六日(二四)，过讷立儿城。所产蛇，皆四跖，长五尺余，首黑身黄，皮如鲨鱼，口吐紫艳。过阿刺丁城(二五)。禡咱答儿(二六)（据《古今说海》增入）人被发，率以红帕勒首，衣青如鬼然。王师自入西域降者几三十国。有佛国，名乞石迷西(二七)，在印度西北，盖传释迦氏衣钵者。其人仪状甚古，如世所绘达摩像。不茹荤酒，日啖粳一合。所谈皆佛法禅定，至暮方语……。以下已见他部，兹不重录）黑契丹国(二八)名乞里弯，王名忽教马丁算滩，闻王大贤亦来降。其拔里寺大城狮子雄者，鬃尾如纓拂，伤人，吼则声从腹中出。马闻之，怖溺血。狼有鬃。孔雀如中国画者，惟尾在翅内，每日中振羽。香猫似土豹，粪溺皆香如麝。鸚鵡多五色。风驼急使乘，日可千里。鹑鸽传日亦千里。（王恽《秋涧集》卷九四）

（一）和林原名哈刺和林，因河而名。今额尔德尼昭

(约在东经一百零二度四十分北纬四十七度)即建于古和林故址者也(参见拙译《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四十六章附注)。

(二)兀孙地不可考,或即汉时乌孙国也。中国文人好用古名,乌孙虽亡已千年,但因路过其境,偶尔忆用其名也。

(三)瀚海即沙漠也。

(四)蒙古人谓河曰木犂(Muren,今译多作木伦),谓浑浊曰昏(hun),昏木犂译云浑河也。昏木犂有谓即察拍罕河(Dsapkhan)者,亦有谓即哈喇额尔齐斯河(Black Irtysh)者,丁谦谓即布勒棍河云。

(五)龙骨河众说皆以为即乌伦古河(Ulungur)。常德盖沿乌伦古河下行,而至乌伦古湖者。直至今代,此路仍为大道,可以行车。乌伦古河入湖处,有汉城,曰布伦托海(Bulun Tokhoi),建于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汉民甚多。博塔宁氏调查城之附近居民,皆汉人及土尔扈特族(Turguts),以农为业,种植大小麦及稷等。普舌瓦尔斯吉(Przewalsky)谓前此该处,已有汉人居留地云。

(六)乞则里八寺海(Kizilbash)即乌伦古湖。《元史》卷一四九《郭德海传》云:“从先锋柘柏西征,渡乞则里八海,攻铁山。”近代俄人普舌瓦尔斯吉调查甚详。湖中产鱼甚丰。

(七)业瞞即叶密里(Emil),今图作额米尔,城市遗址,不可考。孛罗城即《西游录》之不刺城也。

(八)城北之铁山及海,必指亚拉湖(Alakul)无疑。勃拉奴克劈尼(Plano Carpini)及卢白鲁克(Rubruck)二人,皆尝记此海。卢白鲁克并记海中有岛。山狭中,时起大风,将人自马上吹坠海中。近世欧人访其地者,以一八一一年(清嘉庆十六年)俄国游历家普甸索甫(Putimtsoff)为始。三十年后,施浪克(Schrenk)踏查其地。俄人占领该地后,欧洲游历家访其地者甚众。亚拉湖实分为三湖。其最大者,乃真正亚拉湖也。湖中有阿拉尔脱伯山(Aral tube),孤峰突起,高出水面六百三十英尺。此即《西使记》及《元史·郭德海传》之铁山也。其旁又有小岛。北数俄里,有孤峰矗立水面。有一线之道,与大陆相连。亚拉湖东南,有哲拉那胥湖(Djelaschh Kul),译言开明湖也,四周皆可望见故名,与亚拉湖不相连。湖之东南角,有狭道,土人名克勃塔盖(Kaptagai),可通蒙古。两边山石陡立,峻极于天。狂风怒吼,则交通阻绝。吉利吉思人(即黠戛斯)及鞑靼人皆传说风由某洞中发出。昔喀尔莫克人(Kalmuks)尝聚众攀石塞洞,终未成功也。

(九)伟烈亚力(Wylie)谓铁木尔忸察,乃蒙古语temor cham chabsar之译音,义犹铁道也。

(一〇)阿里麻里城即以后察合台汗国之都城也。

(一一)赤木儿城不可考。在此极边,常德见汉民与并,汾人,杂居于回纥之中,不足为异。此辈汉人皆耶律大石所统汉军之后也。

(一二)有兽似虎,毛厚,金色无文,乃野猫之一种,阿

尔泰山特产。喀尔莫克人谓为哈喇库拉(Khara Khulla), 华言“黑耳”也。此兽性极凶猛, 体力甚强, 皮无斑文, 中央亚细亚及亚洲东部亦产之。皮在蒙古, 至为宝贵。蒙人称其皮曰歇鲁斯(sheluss)。

(一三)常德所见之毒蜘蛛, 至今该地各处仍有之。俄人徐楼(Schuyler)《土耳其斯坦游记》云: “奥李阿塔(Aulie ata, 古之怛逻私城)附近产蜘蛛, 土人称曰哈喇库儿忒(Karakurt), 华言黑虫也。在诸虫中, 实为最毒, 咬人致死。吉利吉思人(Kirghizes)牲畜, 每年死于蛛者, 难以数计。又有黑虫, 大如鸽卵, 身有棕黑毛, 土人称曰塔郎吐拉(tarantula)。沙土中又有虫, 曰法郎枢(phalange)。行走时, 大如二拳, 身有黄红毛, 甚长。”清七十一《西域闻见录》下三云: “八叉虫, 新疆在在有之。形类土蜘蛛, 色褐而圆, 八爪, 微短, 紫口, 口有四歧, 啮铁有形, 遍身黄绿, 为章皮, 里通明如茧蚕。生湿地沟渠, 及人家多年土壁中。大者如鸡子, 小者如胡桃。每大风则出穴, 逐风而行, 人人屋宇, 行急如飞。怒则八足耸立逐人。寻常于人身上往来, 切不可动, 听其自去, 亦竟无恙, 倘少动触之, 辄噬人, 最为毒恶, 痛彻心髓, 须臾不救, 通身溃烂而死。如噬人轻, 即取其虫碎之, 尚无大害。若噬人时, 吐白丝于疮口, 或噬人后, 走向水中呼吸, 则人必死矣。或曰茜草捣汁服之, 并敷疮口可愈。究之中其毒, 而能生者, 百无一二。回子云, 唯求阿浑诵经可活。然吾尝闻回子有被毒者, 皆请阿浑诵经, 乃经未终, 而其人已终矣。”

(一四)麻阿不可考。或即回教徒之马瓦拉痕那儿(Mavar-an nahar)首二字音也。阿拉伯人称阿母河以北诸地以是名,其义犹云河之他岸也。今代欧人称阿母河以北诸地曰脱兰斯鄂格速那(Transoxiana),其义亦犹过阿母河(又名鄂格速斯 Oxus)也。当初回教徒仅称纪浑河(Djihun,即阿母河)及细浑河(Sihun,即药杀水 Yaxartes)中间之地,曰马瓦拉痕那儿。细浑河以东诸地,曰土耳其斯坦。以后则二名混用矣。

(一五)乞里乞西即《元史》上之吉利吉思人(Kirghizes),《唐书》之黠戛斯。其族居也里的石河(Irtysh)及烟尼塞河(Yenissei)之上流诸地。今代其人散处新疆及中亚细亚者甚众。

(一六)亦堵山名,在今亦息渴儿湖(Issikul)北,所谓阿拉涛山(Alatau)者是也。常德及以前长春真人皆沿阿拉涛山北麓,经喀斯泰克关(Kastek Pass)而南者也。过关后,抵楚河(Chu river),河介于阿拉涛山及亚历山德山之中间。

(一七)契丹故居,即西辽都城虎思窝尔朵也。《元朝秘史》亦言契丹所居在吹河(即楚河)之上也。

(一八)亦运河,楚河之支流也,东注应作西注。准噶尔人谓混浊曰“楚”。楚河之水,混浊黄色,故有“楚”之名也。所谓黄河,盖即指楚河而言,非中国之黄河也。

(一九)塔刺寺即《唐书》之怛逻斯,考已详前。赛蓝城《元史·西北地附录》作赛兰。别石兰,《元史》卷一四

九《郭宝玉传》作别失兰。白菜脱胥乃窠及丁谦皆谓即塔什干城(Tashkend)也。

(二〇)忽章河亦见《郭宝玉》传,即今之锡尔河(Syrdaria),又名细浑河(Sihun),以经忽毡城(Khodjand)故有是名。毡与章音相近也。阿拉伯人称此曰那哈忽毡(nahar Khodjand)。那哈,义犹河也。

(二一)拉施特《史记》载蒙古宪宗元年,大汗诏定波斯等地赋税方法,最贫者每岁纳金币底纳儿一枚,最富者底纳儿十枚。

(二二)搆思干即撒马儿罕(Samarkand)。常德此处所言之各种药材,多不可考。

(二三)暗木河即阿母河之别译。阿母河北及波斯等地,皆夏季不雨,干燥异常,入秋则时霖雨也。过阿母河以后,《西使记》所载各站名,多不可考。然其必经呼罗珊(Khorassan)大道而往旭烈兀驻蹕处塔伯利资城可无庸疑。元明两朝,波斯呼罗珊各地,经历战争最多,城市销灭尤易也。奥鲁,蒙古语驻防军也。马兰或即《元史·西北地附录》中之麻里兀(Maru=Merv)。纳商城或即《元史·西北地附录》之乃沙不耳(Nishapur)。乃沙与纳商音相近。不耳(pur),印度日耳曼语城堡之义也。殪扫儿城或即乃沙不耳西之赛伯齐瓦儿(Sebzivar)。乃沙不耳附近有石盐矿,至今尚然。

(二四)四月六日一句之前,有一节专言木乃奚,因已见第三册《古代中国与伊兰之交通》编中。木乃奚,《元

史·太宗本纪》作木刺夷。《宪宗本纪》作没里奚。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四有《木刺夷补传》，拙译《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二十三章、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五章皆述没里奚事迹，可供参考也。木乃奚国都曰阿刺模忒(Alamut)，在可疾云城(Kazvin)东北爱耳不斯山(Elburs Mts.)中。里海南岸，皆其所辖境域也。木乃奚在殪扫儿城西南六七里，木乃奚境域可以确考，则殪扫儿何在，不难测知也。訖立儿城不可考，离殪扫儿城后西行六七日，抵訖立儿。故訖立儿必在里海南木乃奚境内。

(二五)阿刺丁城，丁谦谓即《元史·西北地附录》之阿刺模忒城，其言似真确也。唯阿刺丁非即阿刺模忒之省名。阿刺丁原为人名，阿刺模忒为其寨所，因为阿刺丁所驻，遂讹为地名也。《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二十三章云：“其地土语称老人为阿罗丁。”阿刺丁即阿罗丁，“山中老人”(Old man of the Mountain)之代名辞也。《元史》卷一四九《郭侃传》云：“西至阿刺汀，破其游兵三万，禡撈答而算滩降。”《郭侃传》亦以阿刺汀为地名也。

(二六)禡咱答儿似为马灿代兰(Mazanderan, 省名)之讹音。《郭侃传》有禡撈答而算滩，音与禡咱答儿相近，故又似为人名也。《西使记》至此以下，失纪行书体裁，所叙诸国之事，盖皆传闻者也。

(二七)乞石迷西，《元史·郭侃传》作乞石迷，《经世大典图》作乞失迷耳，《新唐书·西域传》作箇失密，或曰迦湿弥逻。

(二八)黑契丹即西辽又名哈喇契丹。乞里弯即起儿漫(Kerman)之别译。西辽建都楚河上,一二一八年(宋宁宗嘉定十一年,元太祖十三年,戊寅)为成吉思汗所灭。《西使记》此处谓国名乞里弯,乃指西辽亡后,博拉克哈笈伯(Borak Hadjib)在波斯湾旁起儿漫省所建之新国也。博拉克哈笈伯初仕于西辽,充军官,后降于花刺子模国算端。成吉思汗东归后,博拉克哈笈伯据波斯国起儿漫省,自立为王,其朝代直至一三〇九年(元武宗至大二年)始亡。此处之乞里弯(即起儿漫)不可与《辽史·天祚本纪》之起儿漫相混,名虽相同,而实异地也。忽教马丁似即起儿漫王柯脱伯爱丁(Kotb-eddin)之讹音。唯柯脱伯爱丁已卒于一二五八年(蒙古宪宗八年),常德未启身之前一年也。常德在波斯时岂未知欤?拔里寺城似即起儿漫首府巴尔达细儿(Bardashir)城也。

五 耶律希亮之避难西域

耶律希亮字明甫,楚材之孙,铸之子也。初,六皇后命以赤帖吉氏归铸,生希亮于和林南之凉楼,曰秃忽思,六皇后遂以其地名之。宪宗尝遣铸核钱粮于燕。铸曰:“臣先世皆读儒书,儒生俱在中土,愿携诸子至燕受业。”宪宗从之。乃命希亮师事北平赵衍。时方九岁,未浹旬,已能赋诗。岁丙辰,宪宗召铸还和林,希亮

独留燕。岁戊午，宪宗在六盘山。希亮诣行在所。已而铸扈从南伐，希亮亦在行。明年，宪宗崩于蜀^(一)。希亮将辎重北归陕西。又明年，为中统元年。世祖即位，阿里不哥^(二)反。遣使召主将浑都海。铸说浑都海等人朝，皆不从，则弃其妻子，挺身来归。既而浑都海知铸去，怒，遣百骑追之不及。乃使百人监视希亮母子，迫胁使从行。自灵武过应吉里城^(三)，至西凉甘州。阿里不哥遣大将阿蓝答儿^(四)自和林帅师至焉支山，希亮见之。阿蓝答儿问而父安在。希亮曰：“不知。与吾父同任事者宜知之。”浑都海怒，诟曰：“我焉得知之。其父今亡命，东见皇帝矣。”希亮曰：“若然，则何为不知！”阿蓝答儿熟视浑都海曰：“此言深有意焉。”诘希亮甚急。希亮曰：“使吾知之，亦从而去，安得独留！”阿蓝答儿以为实，免其监莅。既而阿蓝答儿、浑都海为大兵所杀，其残卒北走。众推哈刺不花为帅。希亮潜匿甘州北，黑水东沙陀^(五)中。殿兵已过十余里，有寻马者适至，老婢漏言，众奄至，驱至肃州。哈刺不花与铸有婚姻之好。又哈刺不花在蜀时，尝疾病，铸召医视之，遗以酒食，因释希亮缚，谓曰：“我受恩于汝父，此图报之秋也。”及抵沙州^(六)北川，希亮与兄弟徒步负任，不火食者数日。是冬，涉雪逾天山，至北庭都护府^(七)。二年，至昌八里城^(八)。夏，逾马纳思河，抵叶密里城，

乃定宗潜邸汤沐之邑也。时六皇后之妹主后位，与宗王火忽皆欲东觐。希亮母密知其事，携希亮入见。已而事不果。冬，至于火孛^(九)之地。三年，定宗幼子大名王闵其不能归，遗以币帛鞍马，乃从大名王至忽只儿之地。会宗王阿鲁忽至，诛阿里不哥所用镇守之人唆罗海，欲附世祖。复从大名王及阿鲁忽二王还至叶密里城。王遗以耳环，其二珠大如榛实，价值千金，欲穿其耳，使带之。希亮辞曰：“不敢因是以伤父母之遗体也。且无功受赏，于礼尤不可。”王又解金束带遗之。且曰：“系此，于遗体宜无伤。”五月，又为阿里不哥兵所驱，西行千五百里，至孛劣撒里^(一〇)之地。六月，又西至换扎孙之地。又从至不刺城。又西行六百里，至彻彻里泽刺之山。后妃辎重，皆留于此。希亮母及兄弟亦在焉。希亮单骑行二百余里，至出布儿城。又百里，至也里虔城^(一一)，而哈刺不花之兵奄至。希亮又从二王兴师还至不刺城，与哈刺不花战，败之，尽歼其众。二王乃函其头，遣使报捷。十月，至于亦思宽之地。四年，至可失哈里城。四月，阿里不哥^(一二)兵复至，希亮又从征至浑八升城^(一三)。时希亮母从后避暑于阿体八升山。先是铸尝言于世祖：“臣之妻子，皆在北边。”至是，世祖遗不华出至二王所，因以玺书召希亮驰驿赴阙。六月，由苦先城至哈刺火州，出伊州^(一四)，涉大漠

以还。八月，入覲世祖于上都之大安阁，备陈边事及羈旅困苦之状。世祖怜之，赐钞千锭、金带一、币帛三十，命为速古儿必闍赤。（《元史》卷一八〇《耶律希亮传》）

（一）据《通鉴纲目》，成吉思汗卒于六盘山，山在甘肃固原州城南。据《元史》，宪宗卒于蜀合州（前属重庆府）之钓鱼山。叙利亚史家阿伯尔法拉久斯（Abulfaragius）谓宪宗中流矢而卒。海敦（Haithon）谓溺死。拉施特谓病痢而死云。

（二）阿里不哥者，宪宗及世祖之幼弟也。宪宗征蜀，阿里不哥留守和林。宪宗崩，阿里不哥与世祖争为大汗，是以有中统元年之乱也。浑都海（Hondukai）之名，亦见于多森《蒙古史》。宪宗崩时，统军驻六盘山，附和阿里不哥为乱。

（三）灵武今日灵州，在宁夏府东南。应吉里城即今中卫县。西凉即今凉州府。

（四）阿蓝答儿，回教作家作 Alemdar，助阿里不哥守和林者也。焉支山名已见《汉书》，在今甘州府山丹县境内。

（五）甘州北黑水，即额济纳河（Etsina）。沙陀即沙岛也。

（六）沙州今敦煌县。县北有党河及疏勒河。所谓北川，或即指此。

（七）北庭都护府今新疆乌鲁木齐，又名迪化府，或谓

在今孚远县。

(八)昌八里，《长春真人西游记》作昌八刺。《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彰八里。据《经世大典·西北地图》，彰八里在别失八里之西，遗址不可考。马纳思河(Manass)名今仍存留。在绥来县之西，流入阿雅尔淖尔。叶密里城(Emil)遗址不可考。然必在叶密里河上，则可断然也。叶密里河今作额米尔河(周世棠、孙海环《中外大地图》)，在塔城之南，流入阿拉湖(Alakul)。

(九)火孛即霍博，《元史》卷二《太宗本纪》：“太祖崩，自霍博之地来会丧。”忽只儿不可考。白菜脱胥乃窳谓即《元史·速不台传》之霍只部，是否难定。《速不台传》仅将也迷里(即叶密里)与霍只二地并列，未可即以之断定忽只儿与霍只为即一地也。

(一〇)孛劣撒里及换扎孙二地不可考。不刺城，见耶律楚材《西游录》。《元史·西北地附录》作普刺。彻彻里泽刺山及出布儿城，皆不可考。

(一一)也里虔城，《元史》他处又作鸦儿看或押儿牵，即今之叶尔羌。于亦思宽似即油资干特(Uzghend)城。可失哈里，《元史·西北地附录》作可失哈耳，今之喀什噶尔(Kashgar)也。浑八升城不可考。阿体八升似即《元史·西北地附录》中之阿忒八失，据《经世大典·西北地图》在可失哈耳之西北。

(一二)回教著作家记阿里不哥及阿鲁忽(Algu)二人之战争，与《元史》此处所言者大概相合。阿鲁忽背约(阿

鲁忽为阿里不哥所立，相约同抗世祖)，阿里不哥率兵讨之。哈喇不花 (Karabuka) 为先锋，遇阿鲁忽于不刺城 (Pulad) 及赛蓝湖 (Sut = Sairam Lake)。哈喇不花兵败被杀。阿鲁忽归伊犁河畔驻所，解散所部。阿里不哥他将阿速台 (Assutai) 率军逾塔勒奇关 (Talki pass)，至伊犁河，陷阿力麻里 (Almalik)。阿鲁忽退至忽炭 (Khotan) 及可失哈耳 (Kashgar)，又往撒马儿罕。阿里不哥军继至，占领阿力麻里及附近诸地。

(一三) 浑八升在今温宿府城南之浑巴什庄。阿体八升即《元史·西北地附录》中之阿忒八失。

(一四) 苦先即苦叉，为今之库车。哈喇火州 (Karakhodjo) 即今吐鲁蕃。伊州今之哈密也。

第十章 人仕元朝之中亚人

一 哈刺鲁人

铁迈赤，合鲁氏^(一)。世祖以皇弟受命攻鄂，遣元帅兀良哈台自交趾捣宋，与诸军合。铁迈赤将练卒千人、铁骑三千，迎兀良哈台于岳州。兀良哈台得援，抵江夏，北涉黄州，铁迈赤与有力焉。世祖即位，命从征叛王于失木土之地，劳绩益著。至元十九年，以疾卒。子八人，虎都铁木禄最显。

虎都铁木禄好读书，与学士大夫游。字之曰汉卿。其母刘氏，故人又称之曰刘汉卿云。仕至正议大夫、兵部尚书。从子塔海，累官资善大夫。（《元史》卷一二二）

（一）合鲁他传又作哈刺鲁，唐时之葛逻禄也，今代西人称之曰喀儿陆克（Karluks）。《新唐书》卷二一七下云：“葛逻禄本突厥诸族，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跨仆固振水，包多怛岭，与车鼻部接。至德后，葛逻禄寔盛，与回纥争疆，徙十姓可汗故地，尽有碎叶、怛逻斯诸城。”又唐武宗时“黠戛斯合骑十万，攻回鹘城，杀可汗，焚其牙，诸部

潰。其相駁职与庞特勒十五部奔葛逻禄。”第十世纪时，依思塔克里(Istakhri)记喀儿雷起族(Kharlekhie,即葛逻禄)居古思族(Guzes)之东，塔格司格司族(Tagazgaz)之西。古思族居里海及细浑河(Sihun,即锡耳河又名药杀水)之间，塔格司格司即畏吾儿国也。志费尼《世界征略家传》(Tarikh Djihan Kushai)谓哈刺鲁人居近海押立(Kayalik,名见《元史》卷三,宪宗二年壬子,分迁海都于海押立),一二一一年(元太祖六年辛未),突厥哈刺鲁酋长兼海押立王阿尔斯兰汗(Arslan khan)与阿力麻里王俄柴儿(Ozar)昔皆臣于哈喇契丹国阔儿汗,至是皆来臣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妻阿尔斯兰汗以公主。志费尼所记与《元史》所记,不独事迹相符,即年代亦合也。《元史》卷一,太祖六年辛未,帝居吉鲁尔河,西域哈喇萎部主阿尔斯兰汗来降。《元史》卷一〇九《诸公主表》,脱烈公主适阿尔思兰子也先不花驸马。志费尼记作阿尔思兰,《元史》记作其子也先不花,此稍异耳。《元秘史》卷七云:“太祖命忽必来征合儿鲁兀惕种。其主阿儿思兰即投降了,来拜见太祖。太祖以女子赐他。”拉施特《史记》云:“成吉思汗时,哈刺鲁酋名阿尔斯兰汗。成吉思汗遣八鲁刺思部(Berulas,名见《元史》卷一〇七,第二号世系表,有大小两部)忽必来诺颜(Kubilai noyen)征哈刺鲁。阿尔斯兰汗自来降,成吉思汗妻以公主。以不可再称以阿尔斯兰汗(狮子汗之义),乃另赐以号曰撒儿答(Sart),犹言大食人(Tadjik)也。”(蒙古人谓回教徒为撒儿答。《元秘史》卷六,蒙

古原文回回皆作撒儿答。)勃拉奴克劈尼《纪行书》，蒙古人所征服诸国中，有柯罗腊(Corola)者，必为哈刺鲁国无疑也。《元史·西北地附录》作柯耳鲁。

本章中所引《元史》诸条史料，均为节录。

哈刺解，哈鲁氏，初从军攻襄樊，蒙古四万户府辟为水军镇抚。至元十二年秋，攻宋江阴、许浦、金山、上海、崇明、金浦，皆下之，获海船三百余艘，遂戍溱浦海口。十三年春，行省檄充沿海招讨副使。八月，宋兵攻定海港口，哈刺解击退之。十月，引兵至温州，降之。十一月，至福州，夺宋海船二十艘。十四年，赐金符，宣武将军、沿海招讨副使，行省檄充沿海经略副使，俾与刘万户行元帅府事于庆元，镇守沿海上下。南至福建，北趾许浦。六月，行省檄充沿海经略使，兼左副都元帅，督造海船千艘。八月，有旨江西省右丞塔出等进兵攻广南，哈刺解以兵从。十月，进昭勇大将军、沿海招讨使。时宋处州兵复温州，哈刺解率兵复取之。进至潮阳县，宋都统陈懿等兄弟五人以畬兵七千人降。塔出兵攻广州，逾月未下。哈刺解引兵继至。谕宋安抚张镇孙，侍郎谭应斗以城降。从攻张世杰于大洋，获其军资器械，不可胜计。谕南恩州宋阁门宣赞舍人梁国杰以畬军万人降。十五年，还军庆元。十八年，擢辅国上将军都元帅。从国兵征日本，值飓风舟回。大德五

年，擢资德大夫、云南行省右丞，偕刘深征八百媳妇国。十一年，以疾卒于汝州，子哈刺不花，袭沿海万户府达鲁花赤。（《元史》卷一三二）

沙全，哈刺鲁氏，父沙的，世居沙漠。从太祖平金，戍河南柳泉，家焉。全初名杪儿赤，甫五岁，为宋军所虏。年十八，留刘整幕下。宋人以其父名沙的，使以沙为姓，而名曰全。全久居宋，险固备知之。中统二年，整以泸州来归，全与之同行。宋军追之。全力战得脱，授管军百户。襄樊攻下，全与有功。从攻常州，克之。乘胜下沿海诸城，至华亭，戒士卒，毋杀掠。遂倾城出降。以功授华亭军民达鲁花赤。华亭升府，以全为达鲁花赤。卒于官。（《元史》卷一三二）

也罕的斤，匣刺鲁人。祖匣答儿密立以斡思坚国（一）哈刺鲁军三千来归于太祖。又献羊牛马以万计，以千户从征回回诸国，从攻临洮死焉。父密立火者从宪宗攻蜀，殁于军。中统二年，也罕的斤为千户。立功西蜀云南。至元二十一年，与右丞大卜诸王相吾答儿分道征缅，攻江头城（二）拔之。又降建都、金齿等十二城。二十八年，改四川行枢密副使。卒。子二人，火你赤的斤云南都元帅，也连沙袭蒙古军万户。（《元史》卷一三三）

（一）斡思坚国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之讹

迹邗(Uzgend)。第九世纪时,阿拉伯人依宾库达特拔(Ibn Khurdadbeh)谓为拔汗那之一城。逾葱岭往西藏者,皆由此起程。

(二)江头城及金齿部皆在云南永昌府境。建都在四川西南境。

伯颜一名师圣,字宗道,哈刺鲁氏。隶军籍蒙古万户府。世居开州濮阳县。伯颜生三岁,常以指画地,或三或六,若为卦者。六岁,从里儒授《孝经》、《论语》,即成诵。早丧父,其兄曲出买经传等书以资之,日夜诵不辍。稍长,授业宋进士建安黄坦。坦曰:“此子颖悟过人,非诸生可比。”因命以颜为氏,且名而字之焉。久之,坦辞曰:“余不能为尔师。群经有朱子说俱在,归而求之可也。”伯颜自弱冠,即以斯文为己任。其于大经大法,粲然有睹。而心所自得,每出于言意之表。乡之学者,来相质难,随问随辨,咸解其惑。于是中原之士,闻而从游者日益众。至正四年,以隐士征至京师,授翰林待制,预修《金史》。既毕,辞归。已而复起为江西廉访佾事。数月以病免。及还,四方之来学者至千余人。盖其为学,专事讲解,而务真知力践,不屑事举子词章,而必期措诸实用。士出其门,不问知其为伯颜氏学者。至于异端之徒,亦往往弃其学而学焉。十八年,河南贼蔓延河北。伯颜言于省臣,将结其乡民为什伍以自保。

而賊兵大至。伯顏乃渡漳北行，邦人从之者数十万家。至磁，与賊遇。賊知伯顏名士。生劫之以見賊將，誘以富貴。伯顏罵不屈，引領受刃，与妻俱死之，年六十有四。既死，人或剖其腹，見其心数孔，曰：“古称圣人有七窍，此非贤士乎？”乃纳心其腹中，覆墙而掩之。有司上其事，贈奉议大夫，佾太常礼仪院事，謚文节。太常议謚曰：“以城守论之，伯顏无城守之責，而死可与江州守李黼一律。以风纪论之，伯顏无在官之責，而死可与西台御史张桓并駕。以平生有用之学，成临义不夺之节，乃古之所谓君子人者。”时以为确论。伯顏平生修辑六经，多所著迹，皆毀于兵。（《元史》卷一九〇）

二 西辽人

曷思麦里，西域谷则斡儿朵^(一)人。初为西辽阔儿罕^(二)近侍，后为谷则斡儿朵所属可散八思哈长官。太祖西征，曷思麦里率可散等城酋长迎降。大将哲伯以闻。帝命曷思麦里从哲伯为先锋，攻乃蛮^(三)克之，斩其主曲出律。哲伯令曷思麦里持曲出律首往徇其地，若可失哈儿^(四)、押儿牵、斡端诸城，皆望风降附。又从征你沙不儿城，谕下之。帝亲征至薛迷思干，与其主札刺丁^(五)合战于月恋揭赤之地，败之。追袭札刺丁等于

阿剌黑城，战于秃马温山，又败之。追至憨颜城西寨，又败之。札刺丁逃入于海。曷思麦里收其珍宝以还。取玉儿谷^(六)、德痕两城。继而憨颜城亦下。帝遣使趣哲伯疾驰以讨钦察。命曷思麦里招谕曲儿忒^(七)、失儿湾沙等城，悉降。至谷儿只部^(八)及阿速部^(九)，以兵拒敌，皆战败而降。又招降黑林城，进击斡罗思于铁儿山，克之，获其国主密只思腊^(一〇)。哲伯命曷思麦里献诸朮赤太子，诛之。寻征康里^(一一)，至孛子八里城，与其主霍脱思罕战，又败其军。进至钦察，亦平之。军还，哲伯卒。会帝亲征河西，曷思麦里持所获珍宝及七宝伞迎见于阿剌思不刺思。帝顾群臣曰：“哲伯常称曷思麦里之功。其躯干虽小，而声闻甚大。”就以所进金宝，命随其力所胜，悉赐之。仍命与薛彻兀儿为必阇赤。未几，曷思麦里奏：“向者尝招安到士卒，留亦八里城，宜令扈从征河西。”许之。命常居左右。至也吉里海牙，又讨平失的儿威。从太祖征汴，至怀孟，令领奥鲁事。帝由白坡渡黄河，会睿宗兵攻金将合达，败之。回驻金莲川。壬辰，授怀孟州达鲁花赤，佩金符。癸巳，金将强元帅围怀州，曷思麦里率其众及昔里吉思锁刺海等力战，金兵退。又遣蒲察寒奴、乞失烈札鲁招谕，金总帅范真率其麾下军民万余人来降。己亥六月，帝以曷思麦里从军西域，宣力居多，命其长子捏只必袭

为怀孟达鲁花赤，次子密里吉袭为必阁赤，令曷思麦里为扎鲁火赤，归西域。大帅察罕、行省帖木迭儿奏留之，帝允其请。庚子，进怀孟河南二十八处都达鲁花赤。所隶州郡不从命者，制令籍其家。乙卯五月，卒。子密里吉复为怀孟达鲁花赤。中统三年，从攻淮西，与宋战死。（《元史》卷一二〇）

（一）谷则斡儿朵即虎司窝鲁朵，西辽之都城也。

（二）阔儿罕即《辽史·天祚本纪》之葛儿罕，西辽历代君主之称号也。八思哈不可考。

（三）此处之乃蛮乃指乃蛮国太阳罕之子，西辽直鲁古之婿曲出律也。乃蛮本国已久灭矣。据多森《蒙古史》，曲出律于一二一八年（元太祖十三年，戊寅岁，宋宁宗嘉定十一年），在巴达哈伤（Badakshan）为蒙古人所杀。

（四）可失哈儿即今喀什噶尔（Kashgar）。押儿牵，《元史》他处或作鸦儿看，或作也里虔，今作叶尔羌（Yarkand）。斡端，《元史·西北地附录》作忽炭，即和阗（Khotan）也。你沙不儿城，《元史·西北地附录》作乃沙不耳（Nishapur）。薛迷思干，《西北地附录》作撒麻耳干（Samar Kand），花刺子模国之都城也。

（五）札刺丁《太祖本纪》作札兰丁（Djelal-eddin），算端摩哈美德之子也。月恋揭赤即《太祖本纪》十六年之玉龙杰赤（Urghendj）。阿刺黑城似即巴里黑城（Balkh）。秃马温山即波斯北境，里海南岸之戴马文德山（Demavend）。

愁颜城似即《元圣武亲征录》所记癸未年(太祖八年)八剌那颜军所至之可温寨。可温寨似即印度库斯山之凯威克隘(Khewek Pass)也。

(六)玉儿谷不可考。德痕即波斯北境之达姆干(Damgan),《元史·郭侃传》之檐寒山也。钦察,《元秘史》作吉卜察克(Kipchak),今俄国南部是也。

(七)曲儿忒族(Kurd)居今毛夕里省(Mosul)以北诸地。回教著作家谓突厥马人(Turkomans)及曲儿忒人皆投编蒙古军队内。蒙古军侵卓支亚(Georgia)时,两族人充其先锋云。失儿湾《元史·西北地附录》作设里汪(Shirvan),在高加索山东南。唐末,麻素提(Mas'udi)记波斯王库思老阿奴细儿汪(Khosrau Anushirvan)在位时(公元五三一年,梁武帝中大通三年,至公元五七九年,周静帝大象元年),筑打耳班(Derbend)长城。当时高加索山附近即有失儿湾国,其王自称曰失儿湾沙(Shirvan Shah)。唐武宗时,为阿拉伯人所征服。元太祖十六年辛巳岁(一二二一年)蒙古人初侵入失儿湾国,其王曰拉失特沙(Rashid Shirvan Shah),都城曰歇马喀(Shemakha)。蒙古人至,王奔打耳班寨,据城固守,歇马喀被焚。

(八)谷儿只部即卓支亚。阿伯尔肥达(Abulfeda)《地理书》称卓支亚人曰谷儿只(Kurdj)。卢白鲁克《游记》谓谷儿只(Curji)即卓支亚人也。

(九)阿速部(Asi)又名阿兰部(Alans),黑林城及铁儿山皆不可考。

(一〇)蒙古人侵入俄国南部时,基辅(Kiev)、乞尔尼柯失(Chernigov)、格里枢(Galich)三部王,皆名密只思腊(Mstislav《速不台传》作密赤思老)。喀尔喀河(Kalka)之战,三王被擒。

(一一)康里,《元秘史》作康怜,居乌拉尔河(Ural)之东,阿拉尔海之北。季子八里城不可考。阿刺思不刺思不可考。

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原有《曷思麦里传注》一卷,稿失竟不得传,学者憾焉。吾今之作,或可补其阙。

三 康里人

艾貌拔都,康里氏(一),初从雪不台那演(即速不台)征钦察,攻河西城,收西关,破河南。继从定宗略地阿奴,皆有功。又从四太子南伐,命充怯怜口阿答赤孛可孙。又从兵渡江,攻鄂,以疾卒于军。子也速台儿从讨阿蓝答浑都海,征李璫,伐宋,累功授管军总把。至元十四年,从攻福建兴化,招古田等处民五千余户。以功升武略将军千户,赐金符。又招手号新军二千五百余人,升宣武将军总管,赐虎符。有旨征日本,也速台儿愿效力。赐以弓矢,进怀远大将军万户。二十年,授秦州万户府达鲁花赤。二十三年,迁昭勇大将军、钦察亲军都指挥使。二十四年,从征乃颜有功。明年,卒。

后赠金吾卫上将军，追封成武郡公，谥显敏。（《元史》卷一二三）

（一）康里考见本册第七章第46页康邻注。

不忽木一名时用，字用臣，世为康里部大人。康里即汉高车国也。祖海蓝伯尝事克烈王可汗。王可汗灭，即弃家，从数千骑望西北驰去。太祖遣使招之。答曰：“昔与帝同事王可汗，今王可汗既亡，不忍改所事。”遂去，莫知所之。子十人皆为太祖所虏。燕真最幼，年方六岁，太祖以赐庄圣皇后。后怜而育之，遣侍世祖于藩邸。长，从征伐有功。世祖即位，燕真未及大用而卒。不忽木其仲子也。资禀英特，进止详雅。世祖奇之，命给事裕宗东宫，师事太子赞善王恂。恂从北征，乃受学于国子祭酒许衡，日记数千言，衡每称之，以为有公辅器。世祖尝欲观国子所书字，不忽木年十六，独书《贞观政要》数十事以进。帝知其寓规谏意，嘉叹久之。衡纂《历代帝王名谥统系岁年》，为书授诸生。不忽木读数过，即成诵。帝召试不遗一字。至元十三年，与同舍生坚童、太答秃鲁等上疏，请兴学校。帝览之，大喜。十四年，授利用少监。十五年，出为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以刚正闻。二十一年，召参议中书省事。卢世荣言能用己，则国赋可十倍于旧。帝以问不忽木。对以：“聚敛之臣，徒足困民，愿陛下无纳其说。”

帝不听，以世荣为右丞。二十二年，世荣以罪被诛。帝曰：“朕殊愧卿。”擢吏部尚书。二十七年，拜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桑哥既诛，帝欲以为丞相。固辞而荐完泽以自代。乃拜不忽木平章政事。三十年，帝不豫。故事非国人勋旧，不得入卧内。不忽木以谨厚，日视医药，未尝去左右。帝大渐，与御史大夫月鲁那颜，太傅伯颜并受遗诏，留禁中。成宗即位，廷议大事多采不忽木之言。元贞二年，拜昭文馆大学士平章军国重事。辞曰：“是职也，国朝惟史天泽尝为之。臣何功敢当此。”制去重字。大德四年，卒，年四十六。木素贫，躬自爨汲，妻织红以养母。后因使还，则母已卒，号恸呕血，几不起。平居服儒素，不尚华饰。禄赐有余，即散施亲旧。明于知人，多所荐拔。丞相哈刺哈孙答刺罕亦其所荐也。其学先躬行而后文艺。子回回，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夔夔，由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人为翰林学士承旨。（《元史》卷一三〇）

夔夔字子山，康里氏。父不忽木，祖燕真。夔夔幼肄业国学，博通群书。其正心修身之要，得诸许衡及父兄家传。遇事英发，掀髯论辨，法家拂士不能过之。奉命往核泉舶，芥视珠犀，不少留目。夔夔正色率下。国制大乐诸坊，咸隶本部，遇公讌，众伎毕陈。夔夔视之泊如，僚佐以下皆肃然。拜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

修国史，知经筵事，提调宣文阁崇文监。先是文宗励精图治。夔夔尝以圣贤格言，讲诵帝侧，裨益良多。顺帝即位之后，剪除权奸，思更治化。夔夔侍经筵，日劝帝务学。帝辄就之习授，欲宠以师礼。夔夔力辞不可。凡《四书》、《六经》所载治道，为帝细绎而言，必使辞达，感动帝衷，敷畅旨意而后已。帝暇日，欲观古名画。夔夔即取郭忠恕《比干图》以进。因言：“商王受不听忠臣之谏，遂亡其国。”帝一日览宋徽宗画，称善。夔夔进言：“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问：“何谓一事？”对曰：“独不能为君尔。身辱国破，皆由不能为君所致。人君贵能为君，它非尚也。”一日进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因言国家当及斯时，修辽、金、宋三史，岁久恐致阙逸。后置局纂修，实由夔夔发其端。又请行乡饮酒于国学，使民知逊悌。及请褒赠唐刘蕡、宋邵雄，以旌道德正直。帝从其请，为之下诏。夔夔以重望居高位，而雅爱儒士，甚于饥渴。以故四方士大夫，翕然宗之，萃于其门。出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复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时中书平章阙员，近臣欲有所荐用，以言觐帝意。帝曰：“平章有其人，今行半途矣。”近臣知帝意在夔夔，不复荐人。至京七日，感热疾卒，实至正五年五月辛卯也，年五十一。夔夔善真行草书，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翅金玉。谥文忠。兄回回，字

子渊，敦默寡言，嗜学能文，仕至翰林侍讲学士、江浙行省右丞、宣政院使。明宗崩后，杜门不出者数年，以疾卒，与弟夔夔，皆为时之名臣，世号为双璧云。夔夔子维山，材质清劭，侍禁廷，仕至同金太常礼仪院事、崇文太监。（《元史》卷一四三）

也速斛儿，康里人。父爰伯伯牙兀，太祖时，率众来归。初以五十户从军南征，力战而死。也速斛儿世其官，从丞相伯颜经略襄樊，以功加为千户，赐金符，督五路招讨。至元十六年，改金虎符，管军总管。江南平，录功，进怀远大将军，管军万户。领江淮战舰数百艘，东征日本，全军而还。有旨特赐养老一百户，衣服、弓矢、鞍辔有加。二十二年，移镇泰州。时籍民丁为兵，得万人。以也速斛儿为钦察亲军指挥使统之。大德三年，以疾卒。子七人，曰教化的，曰黑厮，袭父职，以疾卒。曰黑的，牧马同知。曰延寿，袭兄职。曰拜颜，领哈刺赤。曰完泽帖木儿，广德路万户达鲁花赤。曰哈刺章。（《元史》卷一三三）

秃忽鲁字亲臣，康里亦纳之孙，亚礼达石第九子也。自幼入侍世祖，命与也先铁木儿、不忽木从许衡学。帝一日问其所学。秃忽鲁与不忽木对曰：“三代治平之法也。”帝喜曰：“康秀才朕初使汝往学，不意汝即知此。”除蒙古学士、奉议大夫。尝宴见世祖，屡开说古

今治乱政要，多所裨益。时哈刺哈孙为湖广平章，举秃忽鲁以自辅。遂授资德大夫、湖广右丞。成宗即位，迁江浙右丞。未几，平章不忽木卒，帝思之。问近侍曰：“群臣孰有似不忽木者？”贺伯颜对曰：“秃忽鲁其人也，且先帝所知。”遂驿召还。俄迁枢密副使。大德七年卒，年四十八。子山僧，仕至晋宁路总管。（《元史》卷一三四）

塔里赤，康里人。其父也里里白，太祖时以武功授帐前总校。奉旨南征，至洛阳得唐白乐天故址，遂家焉。塔里赤幼颖异，好读书，尤善骑射。袭父职，参佐戎幕，调度军马，动合事宜。领蒙古军围樊襄。塔里赤躬冒矢石，所向摧陷。樊城破，襄阳降。从丞相伯颜渡江，驻临安。领军至福建，所过秋毫无犯，降者如归。从征交趾，击败黄圣许等。贺州盗起，塔里赤讨平之。改福建宣慰使，又改浙东。金疮发卒。子二人，脱脱木儿，邵武汀州新军万户府达鲁花赤。万奴，广西宣慰使都元帅。（《元史》卷一三五）

斡罗思，康里氏。曾祖哈失伯要，国初款附，为庄圣太后宫牧官。祖海都从宪宗征钓鱼山，歿于阵。父明里帖木儿，世祖时为必阇赤，后为太府少监。斡罗思至元十九年，为内府必阇赤。二十一年，拜监察御史，迁云南行省理问，领云南王府事。二十六年，置八番罗

旬宣慰司，进嘉议大夫、宣慰使。时诸蛮叛服不常，斡罗思平之，乃立安抚等司以守焉。二十九年，为八番顺元等处宣慰使、都元帅。大德六年，授通奉大夫、罗罗思宣慰使，兼管军万户。武宗立，迁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至大二年召还。以瘴疠卧病不起。皇庆二年卒，年五十有六。子博罗普化，初直宿卫，为速古儿赤。至大元年，为翰林侍讲学士，以父疾归侍。延祐四年，复入侍为速古儿赤。扎撒孙，至治元年为速古儿赤。子察罕不花，文宗时仕至中宪大夫、隆禧总管府副达鲁花赤。（《元史》卷一三四）

庆童字明德，康里氏。祖明里帖木儿，父斡罗思，皆封益国公。庆童早以勋臣子孙，受知仁庙，给事内廷，遂长宿卫，授大宗正府掌判。三迁为上都留守，又累迁江西河南二行省平章政事。入为太府卿，复为上都留守，出为辽阳行省平章政事。以宽厚为政，辽人德之。至正十年，迁平章，行省江浙。适时承平，颇沉湎于宴乐。凡遗逸之士，举校官者，辄摈斥不用，由是不为物论所与。明年，盗起汝颍。已而蔓延于江浙。江东之饶、信、徽、宣、铅山、广德，浙西之常、湖、建德，所在不守。庆童分遣僚佐，往督师旅，曾不逾时，以次克复。十四年，脱脱以太师右丞相，统大兵南征。一切军资、衣甲、器仗、谷粟、薪藁之属，咸取具于江浙。庆童规措

有方，陆运川输，千里相属，朝廷赖之。庆童在江浙已七年，涉历险艰，劳绩甚优著。召拜翰林学士承旨，改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未行，仍任江浙。十八年，迁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未行，拜江南行台御史大夫。赐以御衣上尊。时南行台治绍兴，所辖诸道，皆阻绝不通。绍兴之东，明、台诸郡则制于方国珍。其西杭、苏诸郡则据于张士诚。宪台纲纪，不复可振，徒存空名而已。二十年，召还朝。庆童乃由海道趋京师，拜中书平章政事。俄有谮其子刚僧私通宫人者，帝怒杀之。庆童因鞅鞅不得志，移疾家居久之，日饮酒以自遣。二十五年，诏拜陕西行省左丞相。时李思齐拥兵关中，庆童至则御之以礼，待之以和。居三年，关陕用宁。召还京师。二十八年七月，大明兵逼京城。帝与皇太子及六宫至于宰臣近戚皆北奔。而命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庆童为中书左丞相以辅之。八月二日，京城破。淮王与庆童出齐化门，皆被杀。（《元史》卷一四二）

明安，康里氏。至元十三年，世祖诏民之荡析离居及僧、道、漏籍诸色人不当差徭者万余人，充贵赤，令明安领之。明安岁扈驾出入，克勤于事。二十年，授定远大将军，中卫亲军都指挥使。明年，赐佩虎符，领贵赤军北征。又明年，立贵赤亲军都指挥使司，命为本卫达鲁花赤。寻奉旨领蒙古军八千北征。明年，至别

失八刺哈思之地，与海都军战有功。是后屡有事于西北。大德二年，复将兵北征，与海都战。七年，歿于军。子曰帖哥台，曰孛兰奚。帖哥台初为昭勇大将军、贵赤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后以万户改中卫亲军都指挥使，进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子曰普颜忽里，曰善住。普颜忽里怀远大将军、贵赤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善住仕至奉议大夫、金中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事。孛兰奚昭武大将军、中卫亲军都指挥使，积官银青荣禄大夫太尉。子桑兀孙中卫亲军都指挥使。桑兀孙卒，弟乞答海袭职。（《元史》卷一三五）

阿沙不花者，康里国王族也。初太祖拔康里时，其祖母苦灭古麻里氏新寡，有二子曰曲律、牙牙，皆幼，而国乱家破，无所依。欲去而归朝廷，念无以自达。一夕有数驼，皆重负突入营中，驱之不去。旦乃系驼营外，置所负其旁。夜复纳营中，候有求者归之。如是十余日，终无求者，乃发视其装，皆西域重宝。惊曰：“殆天欲资我而东耶？不然，此岂吾所宜有！”遂驱驰载二子，越数国，至京师。时太祖已崩，太宗立，尽献其所有。帝深异之，命有司治邸舍，具廩饩以居焉。居二年，闻国中已定，乃归，十三年复来，遂留居焉。曲律无子，牙牙后封康国王，生六子，阿沙不花最贤。乃颜叛，诸主纳牙等皆应之。阿沙不花北说纳牙入觐，诸王之谋皆

解，帝乃亲征。乃颜平，武宗即位，进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俄复平章政事，录军国重事，兼广武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封康国公，迁知枢密院事。以至大二年十月，薨于位，年四十七。子伯嘉讷仕至翰林侍读学士。（《元史》卷一三六）

康里脱脱父曰牙牙，由康国王封云中王，阿沙不花之弟也。大德时，从武宗讨叛王海都有功。成宗崩，与兄阿沙不花皆有定内难之功，进中书平章政事，拜御史大夫，迁江南行台御史大夫。寻召拜录军国重事，中书省丞相。脱脱知无不言，言无不行，中外翕然，称为贤相。仁宗即位，拜江浙行省左丞相。泰定四年薨，年五十六。脱脱尝即宣德别墅，延师以训子。乡人化之，皆向学。朝廷赐其精舍额曰景贤书院，为设学官。其没也，即其中祠焉。子九人，其最显者二人，曰铁木儿塔识，曰达识帖睦迩。（《元史》卷一三八）

铁木儿塔识字九龄，国王脱脱之子。资禀宏伟，补国子学诸生，读书颖悟绝人。文宗初，由同知都护府事，累迁礼部尚书，进参议中书省事，擢陕西行台侍御史，留为奎章阁侍书学士，除大都留守，寻同知枢密院事。后至元六年，拜中书右丞。至正改元，升平章政事。孔子后袭封衍圣公，阶止四品，奏升为三品。后感暴疾薨，年四十六。铁木儿塔识天性忠亮，学术正大，

伊洛诸儒之书，深所研究。初伯颜议罢科举。铁木儿塔识时在参议府，讫不署奏牍。及入中书，乃议复行之。征用处士，待以不次之擢。或疑为太优，铁木儿塔识曰：“隐士无求于朝廷，朝廷有求于隐士。区区名爵，奚足惜哉！”识者诵之。时修辽、金、宋三史，铁木儿塔识为总裁官，多所协赞云。（《元史》卷一四〇）

达识帖睦迩字九成，幼与兄铁木儿塔识俱入国学，为诸生。读经史，悉能通大义，尤好学书。至正十一年，台州方国珍起海上，达识帖睦迩奉诏与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樊执敬往招谕之。十五年，出为江浙行省左丞相，寻兼知行枢密院事，许以便宜行事。时江淮盗势日盛，南北阻隔。达识帖睦迩独治方面，而任用非人，肆通贿赂，卖官鬻爵，一视货之轻重，以为高下。于是谤议纷然，所部郡县往往沦陷，亦恬不以为意。十六年正月，张士诚陷平江。七月，逼杭州。达识帖睦迩即弃城遁于富阳。苗军帅杨完者引兵至，败走张士诚，达识帖睦迩乃还。士诚遣蛮子海牙以书来降，并求王爵。不许。又请爵为三公。达识帖睦迩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虽便宜行事，然不敢专也。”完者又力以为请，乃授士诚太尉，其弟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枢密院事，其党皆授官有差。然士诚虽降，而城池府库甲兵钱谷皆自据如故。先是海漕久不通，朝廷遣使

来征粮。士诚运米十余万石达京师，方面之权，悉归张氏，达识帖睦迩徒存虚名而已。后为士信禁锢于嘉兴，达识帖睦迩皆不以为意，日对妻妾饮酒放歌自若。后仰药自尽，士诚乃使载其柩及妻孥北返于京师。（《元史》卷一四〇）

哈麻字士廉，康里人。父秃鲁，母为宁宗乳母。秃鲁以故封冀国公，加太尉，阶金紫光禄大夫。哈麻与其弟雪雪早备宿卫，顺帝深眷宠之。而哈麻有口才，尤为帝所褻幸。后詔哈麻于惠州安置，其弟雪雪于肇州安置。比行，俱杖死。（《元史》卷二〇五）

四 班勒纥城人

察罕，西域板勒纥城^(一)人也。父伯德那，岁庚辰，国兵下西域，举族来归。事亲王旭烈，授河东民赋副总管。因居河中猗士县，后徙解州。察罕魁伟颖悟，博览强记，通诸国字书，为行军府奥鲁千户。至元二十四年，将镇南王征安南。二十八年，授枢密院经历。未几移治江西，出入湖广江西两省，凡二十一年，多著勋绩。仁宗即位，拜中书参知政事。但总持纲维，不屑细务，识者谓得大臣体。帝尝赐枸杞酒曰：“以益卿寿。”又语宰相曰：“察罕清素，可赐金束带，钞万贯。”前后赏赉不

可胜计。皇庆元年，进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议中书省事。乞归解州，立碑先茔。许之。暮年居德安白云山别墅，以白云自号。尝入见，帝望见曰：“白云先生来也。”其被宠遇如此。尝译《贞观政要》以献。帝大悦，诏缮写，遍赐左右。且诏译《帝范》，又命译《脱必赤颜》^(二)，名曰《圣武开天纪》，及《纪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等书，俱付史馆。又赐察罕姓白氏。既致仕，优游八年，以寿终。子外家奴太中大夫、武冈路总管。李家奴早卒。忽都笃承直郎、高邮府判官。孙九人，仕者二人：阔阔不花、哈撒。（《元史》卷一三七）

（一）班勒纥城即《西北地附录》之巴里黑城（Balkh）。《长春真人西游记》作班里，耶律楚材《西游录》作班城，古代大夏国旧壤也。

（二）《脱必赤颜》，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太祖本纪》谓即《元圣武亲征录》也。

第十一章 明代中国与中亚之交通

一 撒马儿罕

撒马儿罕即汉罽宾地，隋曰漕国，唐复名罽宾^(一)，皆通中国。元太祖荡平西域，尽以诸王驸马为之君长，易前代国名以蒙古语，始有撒马儿罕之名。去嘉峪关九千六百里。元末为之王者，驸马帖木儿也^(二)。洪武中，太祖欲通西域，屡遣使招谕，而遐方君长，未有至者。二十年四月，帖木儿首遣回回满刺^(三)哈非思等来朝，贡马十五、驼二。诏宴其使，赐白金十有八锭，自是频岁贡马驼。二十五年，兼贡绒六匹、青梭幅^(四)九匹、红绿撒哈刺^(五)各二匹，及镔铁^(六)、刀剑、甲冑诸物。而其国中回回又自驱马抵凉州互市。帝不许，令赴京鬻之。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诏守臣悉遣之，于是归撒马儿罕者千二百余人。

(一)汉之罽宾，乃今克什弥尔(Kashmir)。罽宾之原音，或为 Kabul，《唐书》作迦布逻。《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可不里。《明史》此节谓撒马儿罕即汉罽宾，

实为大谬。《隋书》卷八三，所记漕国情况，亦多谬误。据其所记漕国，即玄奘《西域记》卷一二之漕矩吒国，可以无疑。漕矩吒之都城曰鹤悉那(Ghazna)，在葱岭西南，汉时之罽宾国也。北为巴緬(Bamian，即帆延)，东北为劫国(即《西域记》之揭职国)，《隋书》谓在葱岭北者，亦误也。唐时撒马儿罕即康国，又曰萨末鞬，亦曰飒秣建，《魏书》曰悉万斤也。罽宾另为一国，在葱岭之南(见《新唐书》卷二二一上)。撒马儿罕(Samarkand)为突厥语撒买次肯干(Samczkend)之讹音，北宋时，阿拉伯地理家阿尔比鲁尼(Al Biruny)谓撒买次肯干为突厥语太阳城(Sun City)之义也。《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撒麻耳干。元时，又有邪米思干之名，乃 Semiscant 之译音。突厥人谓肥曰邪米思(Semis)，波斯文称村市曰干特(kand)。西辽人称之曰河中府，译阿拉伯语 Bein Naharein 也。城居柴拉夫香河(Zarafshan)之中央岛上，故有是名也。《明史》此节，谓为蒙古语者，亦大谬也。

(二)帖木儿与成吉思汗之关系，可参观拙译《马哥孛罗游记导言》后附录乙。帖木儿于公元一三六九年时(明洪武二年)，娶察合台西国克桑算端汗(Kazan Sultan Khan)之女，赛雷麦尔克汗奴婢(Serai Mulk Khanum)为后。生沙哈鲁(Shah Rokh)等。《明史》此节称驸马帖木儿者，即此故也。元代宗王女婿，亦得称驸马也。阿拉伯沙(Arab Shah，阿拉伯人，名阿合马依宾摩哈美德(Ahmed Ibn Mohammed)，大马色克城人，卒于一四五〇年)谓

帖木儿元妃及二妃，皆中国皇帝之女。然元、明二史皆无证文也。毛拉那歇里甫爱丁阿梨 (Maulana Sherif-eddin Ali of Yezd) 之《帖木儿武功记》 (Zafernameh) 载帖木儿事甚详，其后妃姬妾凡九人，无来自中国者。赛雷麦尔克外，帖木儿于一三九七年 (洪武三十年) 又娶别失八里汗开则火者 (Khizer Khodja) 之女，图克尔汗奴梅 (Tukel Khanum) 为后，图克尔亦成吉斯汗后裔也。

(三) 满刺 (Mollah)，回教中高僧也。

(四) 梭幅即速夫，《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云：“速夫，回回毛布之精者也。”

(五) 撒哈刺，波斯语 shal 之译音，肩挂也。今代英文 Shawl 亦由此来。

(六) 鍱铁，良铁也。《本草纲目》卷八云，鍱铁来自波斯、大食。伊兰人谓铁曰“斯排那” (spaina)，帕米尔人曰“斯宾” (spin)。鍱字之源，或即由此也。

二十七年八月，帖木儿贡马二百。其表曰：“恭惟大明大皇帝受天明命，统一四海，仁德洪布，恩养庶类，万国欣仰，咸知上天欲平治天下，特命皇帝出膺运数，为亿兆之主。光明广大，昭若天镜，无有远近，咸照临之。臣帖木儿僻在万里之外，恭闻圣德宽大，超越万古。自古所无之福，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国，皇帝皆服之。远方绝域，昏昧之地，皆清明之。老者无不安乐，少者无不长遂，善者无不蒙福，恶者无不知惧。今又特

蒙施恩远国，凡商贾之来中国者，使观览都邑城池，富贵雄壮，如出昏暗之中，忽睹天日，何幸如之。又承敕书恩抚劳问，使站驿相通，道路无壅，远国之人，咸得其济。钦仰圣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国中部落，闻兹德音，欢舞感戴。臣无以报恩，惟仰天祝颂圣寿，福祿如天地，永永无极。”(一)照世杯(二)者，其国旧传有杯，光明洞彻，照之可知世事，故云。帝得表，嘉其有文。明年，命给事中傅安等赍玺书币帛报之(三)。其贡马一岁再至，以千计。并赐宝钞偿之。

(一)《明史》此节帖木儿表文，谦让语气，与当时西班牙国大使克拉维局(Clavijo)所记帖木儿对待中国使者之情形，全相反也。帖木儿善外交，守远交近攻之策。太祖末年，帖木儿适有事于印度及小亚细亚，无暇东顾，对于明室，不得不卑身屈己也。及永乐嗣位，西顾无忧，预备东征，故不复再进贡于明。洪武二十七年之使节，为来中国侦探情形，亦未可知也。

(二)照世杯，波斯人曰哲姆锡德瓶(Vase of Djemshid)。拉施特云：“此瓶相传为土耳其玉(turquoise)所制成，自爱斯塔喀儿(Estekhar)古城遗址中发掘出世。此城希腊人称之曰波斯波立斯(Persepolis, 波斯城)，为波斯国第一代王哲姆锡德所建。哲姆锡德，波斯文太阳瓶(Vase of the sun)之义也。”波斯诗家引证此瓶者，有多人也。

(三)《帖木儿武功记》载一三九六年(明洪武二十九

年),帖木儿在细浑河(Sihun,即锡耳河)畔乞那斯镇(Chinaz)过冬时,契丹国皇帝唐古斯汗(Tanghus Khan)之大使数人,携带珍品多种来朝。大首领引之觐见后,使臣献呈礼物,报告通聘目的及交呈国书。临行,复蒙召见,辞归国。此年之使节,似即洪武二十八年所遣傅安等也。安等于洪武二十八年,由南京起程至细浑河畔,途间或需一年也。唯据《明史》,傅安等被留,至永乐五年六月始放归。此两方记载不同处也。陈继儒《见闻录》卷一,载“傅安字志道,太康人。永乐初,使撒马儿罕,羁留虏廷凡十三年。初安之使西域也,方壮龄,比归,须眉尽白。同行御史姚臣、太监刘惟,俱物故。官军千五百人,而生还者十有七人而已。安既归,以老病不能任事,恳乞骸骨。上悯之,赐一品服致仕,仍令有司月给米十二石,舆夫八人。宣德四年,卒于家。上遣官谕祭,仍命有司治葬事,墓在朱仙镇岳庙后”。唐古斯汗之名,亦见于西班牙国大使克拉维局纪程中。察合台国人(Zagatays)谓猪曰唐古斯,猪与朱音相同。明太祖朱姓,当时人必有称明祖曰朱皇帝者。异域之人,遂误以为猪皇帝也。唐古斯汗即猪皇帝(pig emperor)之译义也。明太祖死,建文即位,永乐据幽燕以叛。《帖木儿武功记》亦略有记载。谓当一三九九年(建文元年)秋冬之间,帖木儿驻军高加索山南,阿拉格塞斯河(Araxes)畔哈喇拔格(Karabagh)地方,得闻契丹国皇帝唐古斯汗死,契丹人叛,国中大乱。唐古斯汗在位甚久,崇奉偶像教云。明太祖死于一三九八年(洪武三十

一年)，而至次年秋冬间，帖木儿始得闻之者，盖消息传布至亚洲西部需时日也。

成祖践阼，遣使敕谕其国。永乐三年，傅安等尚未还，而朝廷闻帖木儿假道别失八里率兵东^(一)，敕甘肃总兵官宋晟戒备。五年六月，安等还。初，安至其国，被留，朝贡亦绝。寻命人导安徧历诸国数万里，以夸其国广大。至是帖木儿死，其孙哈里^(二)嗣，乃遣使臣虎歹达等送安还，贡方物。帝厚赉其使，遣指挥白阿儿忻台等往祭故王，而赐新王及部落银币。其头目沙里奴儿丁^(三)等亦贡驼马。命安等赐其王彩币，与贡使偕行。七年安等还，王遣使随入贡。自后或比年，或间一岁，或三岁，辄入贡。十三年，遣使随李达、陈诚等人贡。暨辞归，命诚及中官鲁安偕往，赐其头目兀鲁伯^(四)等白银、彩币。其国复遣使随诚等人贡。十八年，复命诚及中官郭敬赍敕及彩币报之。宣德五年秋、冬，头目兀鲁伯米儿咱等遣使再入贡。七年，遣中官李贵等赍文绮、罗锦赐其国。正统四年，贡良马，色玄，蹄额皆白。帝爱之，命图其像。赐名瑞馮，赏赉有加。十年十月，书谕其王兀鲁伯曲烈干^(五)曰：“王远处西陲，恪修职贡，良足嘉尚。使回，特赐王及王妻子彩币表里，示朕优待之意。”别敕赐金玉器、龙首杖、细马鞍及诸色织金文绮，官其使臣为指挥僉事。景泰七

年，贡马、驼、玉石。礼官言：“旧制给赏太重。今正副使应给一等、二等赏物者如旧时。三等人给彩缎四表里，绢三匹，织金紵丝衣一袭。其随行镇抚、舍人以下，递减有差。所进阿鲁骨马^(六)每匹彩缎四表里、绢八匹，驼三表里、绢十匹。达达马不分等第，每匹紵丝一匹、绢八匹、折钞绢一匹。中等马如之。下等者亦递减有差。”制可。又言：“所贡玉石，堪用者止二十四块，六十八斤，余五千九百余斤，不适于用，宜令自鬻。而彼坚欲进献，请每五斤赐绢一匹。”亦可之。已而使臣还，赐王卜撒因^(七)文绮、器物。天顺元年，命都指挥马云等使西域。敕奖其锁鲁檀毋撒，赐彩币，令护朝使往还。锁鲁檀者，君长之称，犹蒙古可汗也。七年，复命指挥詹升等使其国。成化中，其锁鲁檀阿黑麻三人贡。十九年，偕亦思弗罕酋长贡二狮，至肃州，其使者奏请大臣往迎。职方郎中陆容言：“此无用之物，在郊庙不可为牺牲，在乘舆不可被驂服，宜勿受。”礼官周洪谟等亦言往迎非礼。帝卒遣中使迎之。狮日噉生羊二，醋、酏、蜜酪各二瓶，养狮者光禄日给酒馔。帝既厚加赐赉，而其使者怕六湾以为轻，援永乐间例为请。礼官议从正统四年例，加彩币五表里。使者复以为轻，乃加正副使各二表里，从者半之。命中官韦洛、鸿胪署丞海滨送之还。其使者不由故道，赴广东，又多买良家女为妻

妾，洛等不为禁止。久之，洛上疏委罪于滨。滨坐下吏。其使者请泛海至满刺加市浚猊以献，市舶中官韦眷主之，布政使陈选力陈不可乃已。

(一)帖木儿大破土耳其后，东归。《帖木儿武功记》载帖木儿决意东征中国，亲统大军东进，至兀提刺耳(Otrar)，于一四〇五年(明永乐三年)二月十八日病死。

(二)帖木儿临终遗命，以长孙皮儿摩哈美德(Pir Mohammed)嗣撒马儿罕汗位。皮儿者，帖木儿长子哲汗吉儿(Jehanghir)之子也。封四子沙哈鲁(Shah Rokh)于哈烈(Herat)。帖木儿既卒，其三子米兰沙(Miran Shah)之子哈力尔算端(Khalil Sultan)不遵遗命，篡位自立于撒马儿罕。在位仅四年，为柯对达胡桑尼(Khodaidad Husseini)所废，放逐于别失八里(又曰蒙古里斯坦 Moghulistan)。胡桑尼为帖木儿部下健将，累次战争皆有功，帖木儿卒，助哈立尔得位。不久二人失欢，又逐之。一四〇九年(永乐七年)，胡桑尼为别失八里汗所杀，哈力尔归国。然撒马儿罕已为沙哈鲁所据。沙哈鲁乃遣之至波斯莱夷城(Rei)，卒于一四一一年(永乐九年)。哈力尔即《明史》上之哈里也。虎歹达音与柯对达相似，岂即一人欤？柯对达曾否至中国，西域书中，无文可证也。

(三)沙里奴儿丁(Sheikh Nur-eddin)亦帖木儿部下健将也。一四〇九年，率众叛沙哈鲁，退至兀提刺耳，求救于别失八里汗，共攻马瓦拉痕那儿(Mavera-n-nahr)。一

四一一年，沙里奴儿丁为沙哈鲁之部将所暗杀。

(四)兀鲁伯 (Mirza Ulug Beg), 《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作弥儿柴俄鲁格拜克, 沙哈鲁之长子也。生于一三九四年(洪武二十七年), 一四〇九年(永乐七年), 其父任之为马瓦拉痕那儿及土耳其斯坦总督, 驻于撒马儿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谓兀鲁伯已于一四二〇年(永乐十七年)二月间, 哈烈使节未起身前, 先遣使者往中国。《明史》此节谓其国复遣使随诚等人贡, 二书所记似即一事也。兀鲁伯为人博学, 奖励学术。当彼治理撒马儿罕时, 天文学在该城尤为发达。一四二〇年, 在该城建天文台一所, 研究多年。最要成绩, 即《兀鲁伯之新天文表》, 为以后东方天文家推算时, 必需用之品也。兀鲁伯于一四四九年时(明英宗正统十四年)为其子阿伯特拉梯甫 (Abdullatif) 所杀。米儿咱即弥儿柴 (Mirza) 之别译。正统时, 兀鲁伯进献之马, 色玄蹄额皆白, 与《沙哈鲁遣使中国记》所载永乐时所献者, 几相同也。

(五)曲烈干即 Gurkhan 之译音, 《辽史》作菊儿汗, 明初变为上耳其斯坦酋长之一种称号矣。

(六)夏孚 (Schefer) 云, 阿鲁骨为 Ulagh 之译音, 华言驿马也。白菜脱胥乃突谓阿鲁骨马四字为一名辞, 突厥语 Arghamak 之译音, 为良马一种。撒马儿罕至今尚有之也。

(七)卜撒因即算端阿布赛德 (Sultan Abu Said = Busain) 也。卜撒因为帖木儿第三子弥尔柴米兰沙 (Mirza

Miran Shah)之孙,于兀鲁伯卒后二年,一四五一年时(明景泰二年)得有撒马儿罕。一四六九年(明宪宗成化五年)征阿错贝奖(Azerbeidjan)之突厥酋长乌藏哈散(Uzzan Hassan),兵败被擒,身亡。阿布赛德为回教徒人名。又常作不赛因或卜撒因也。元时,伊儿汗(Ilkhan)阿布赛德(即位于一三一七年,即元仁宗延祐四年,卒于一三三五年,即元顺帝至元元年)亦名布赛(Bussay),或曰彭赛忒(Bonsaet),或曰布赛德(Busaid),或曰博赛忒汗(Boyssethan),《元史》则作不赛因。天顺元年(一四五七年)之锁鲁檀母撒,似即卜撒因之讹音也。成化中之锁鲁檀阿黑麻(Sultan Ahmed)为卜撒因之长子,继其父为撒马儿罕王,卒于一四九三年(明孝宗弘治六年)。

弘治二年,其使由满刺加至广东,贡狮子、鸚鵡诸物,守臣以闻。礼官耿裕等言:“南海非西域贡道,请却之。”礼科给事中韩鼎等亦言:“狴犴之兽,狎玩非宜。且骚扰道路,供费不貲,不可受。”帝曰:“珍禽奇兽,朕不受献。况来非正道,其即却还。守臣违制,宜罪,姑贷之。”礼官又言:“海道固不可开,然不宜绝之已甚,请薄犒其使,量以绮帛赐其王。”制可。明年,又偕土鲁番贡狮子及哈刺虎刺(一)诸兽,由甘肃入。镇守中官傅德、总兵官周玉等先图形奏闻,即遣人驰驿起送。独巡按御史陈瑶论其糜费烦扰,请勿纳。礼官议如其言,量给犒赏。且言:“圣明在御,屡却贡献。德等不能奉行

德意，请罪之。”帝曰：“贡使既至，不必却回，可但遣一二人诣京。狮子诸物，每兽日给一羊，不得妄费。德等货勿治。”后至十二年始来贡。明年复至，而正德中犹数至。嘉靖二年，贡使又至。礼官言：“诸国使臣在途者迁延隔岁，在京者伺候同赏，光禄邮传供费不貲，宜示以期约。”因列上禁制数事，从之。十二年，偕天方、土鲁番人贡，称王者至百余人。礼官夏言等论其非，请敕阁臣议所答。张孚敬等言：“西域诸王疑出本国封授，或部落自相尊称。先年亦有至三四十人者，即据所称答之。若骤议裁革，恐人情觖望。乞更敕礼、兵二部详议。”于是言及枢臣王宪等谓：“西域称王者，止土鲁番、天方、撒马儿罕。如日落诸国，称名虽多，朝贡绝少。弘、正间，土鲁番十三人贡。正德间，天方四人贡。称王者率一人，多不过三人，余但称头目而已。至嘉靖二年、八年，天方多至六七人，土鲁番至十一二人，撒马儿罕至二十七人。孚敬等言三四十人者，并数三国尔。今土鲁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马儿罕五十三王。实前此所未有^(二)。弘治时，回赐敕书，止称一王。若循撒马儿罕往岁故事，类答王号，人与一敕，非所以尊中国制外蕃也。盖帝王之驭外蕃，固不拒其来，亦必限以制。其或名号僭差，言词侮慢，则必正以大义，责其无礼。今谓本国所封，何以不见故牒。谓部落自号，何

以达之天朝。我概给以敕，而彼即据敕恣意往来，恐益扰邮传，费供亿，殫府库以实谿壑，非计之得也。”帝纳其言，国止给一敕，且加诘让，示以国无二王之义。然诸蕃迄不从，十五年入贡复如故。甘肃巡抚赵载奏：“诸国称王者，至一百五十余人，皆非本朝封爵，宜令改正。且定贡使名数，通事宜用汉人，毋专用色目人，致交通生衅。”部议从之。二十六年入贡。甘肃巡抚杨博请重定朝贡事宜，礼官复列数事行之。后人贡，迄万历中不绝。盖番人善贾，贪中华互市，既入境，则一切饮食、道途之资，皆取之有司，虽定五年一贡，迄不肯遵，天朝亦莫能难也(三)。

(一)哈刺虎刺今代英文曰 Caracal, 中央亚细亚所产一种野猫也。

(二)西域商队远行，有自举假皇帝之俗。假皇帝有拘系鞭笞其臣民之权，参见《鄂本笃访契丹记》。《明史》此节所称之王或即假皇帝也。

(三)明武宗时，月即别人(Uzbegs, 钦察汗之后裔)昔班尼(Sheibani Mohammed Khan)自北方率兵逐帖木儿后裔而据西部土耳其斯坦，建月即别朝代。回教各作家不记十五世纪以后(明孝宗后)撒马儿罕与中国有外交来往，而《明史》则记至万历时，尚朝贡不绝。盖必皆商人冒充国使，来渔利也。

其国东西三千余里。地宽平，土壤膏腴。王所居城，广十余里，民居稠密。西南诸蕃之货皆聚于此，号为富饶。城东北有土屋，为拜天之所，规制精巧，柱皆青石，雕为花文，中设讲经之堂^(一)。用泥金书经，裹以羊皮。俗禁酒。人物秀美，工巧过于哈烈，而风俗、土产，多与之同。其旁边东有沙鹿海牙、达失干、赛蓝、养夷，西有渴石、迭里迷诸部落，皆役属焉。（《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

（一）西班牙国大使克拉维局所记撒马儿罕情形，可与《明史》互证也。其略谓该城位于平原上，有土城绕之。城内屋宇鳞聚，市街相连。四周有花园、葡萄园，绵延至一里半以至二里之外（每里 league 合二英里半以至四英里半，即约中国十里也）。城外花园中，辄有雄壮华丽建筑。帖木儿有离宫数处，亦在城外园中。城中及园中皆有河道贯流。诸园中有植棉花及瓜果者，地极膏腴，物产丰裕。撒马儿罕亦名锡墨斯京忒（Cimesquinte，即邪米斯干之讹音）。锡墨斯（Cimes），大也，京忒（quinte），城市也。《明史》此节谓号富饶，耶律楚材《西游录》称为肥城，两相符也。克拉维局及细尔脱白格（Schiltberger）两欧洲人记此城后几四百年，欧洲人无再至者，直至一七七四年（清高宗乾隆三十九年）俄国军官叶甫莱莫夫（Yefremof）始重见之。叶于一七七四年，在俄伦堡（Orenburg）之南边界处，为吉利吉思人（Kjirghizes）所擒，鬻于布哈拉王为

奴。后幸得逃，东至撒马儿罕、浩罕(Khokand)、麻耳亦囊(Marghilan)等地，诡称为鞑靼人，易名曰奴该(Nogai)。适有骆驼商队由麻耳亦囊往喀什噶尔，叶与之同行。是后更由叶尔羌经西藏至德梨(Delhi)而达加尔喀达(Calcutta)，由加尔喀达乘船往伦敦。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八月，抵圣彼得堡京城，刊印其经历，关于撒马儿罕仅有数语及之而已。一八四一年(道光二十一年)，俄国科学探险队尝至其境。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万百雷(Prof. Vambery)访其城。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五月一日，俄人占领撒马儿罕。晚近调查，其城墙为歪斜不齐之四方形状，每边长约二英里。俄人占领后，在西北角另筑新城。其原有回回城，盖即帖木儿所建者也。城中帖木儿所树各种大建筑，多已毁败。有所谓阿儿克(Ark)者，卫城也，位于城之最西边山上。一三七〇年(洪武三年)，帖木儿登位后所筑者也。《帖木儿武功记》载帖木儿既奠都撒马儿罕，乃修城隍，筑卫城。宫殿公舍，皆焕然一新。贵克赛雷(gheuk serai)者，蓝宫也，帖木儿常居之，以召见群臣。赛雷麦尔克康奴姆大学(College of Serai Muik Khanum)在城北，距北城墙不远，与大教堂(The Great Mosque)相对，二者已皆毁坏，今仅余遗址而已。帖木儿陵墓在城南。《明史》谓城东北有土屋，为讲经之用，似即指大教堂也，此堂最为壮丽。一三九九年(建文元年)春，帖木儿归自印度，始建筑，至一四〇四年(永乐二年)完成。(见白菜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二

撒马儿罕在哈烈东北，去陕西肃州卫嘉峪关九千七百余里，去哈烈二千八百余里。地宽平，土壤膏腴。有大溪达河(一)，东北流。城广十余里，开六门，其有子城。国主居室稠密。西南诸番，百货多聚此。交易用银钱，本国自造。其俗禁酒。屠牛羊者瘞其血(二)。城东北隅有土屋，为拜天之所，規制甚精。柱皆青石，雕镂花纹。中设讲经之所，以泥金书经，裹以羊皮。货秀美，工巧过于哈烈，而风俗、土产与哈烈同。(陈诚《使西域记》)

(一)溪达河即素格德河(Sogd)之转音。

(二)屠牛羊者瘞其血，波斯风俗至今尚然也。

撒马儿罕(东抵亦力把力(一)，西连哈烈，东至肃州九千里)

(一)亦力把力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之亦刺八里。小亚美尼亚王海敦《纪行》记西归时，先至亦刺八里后乃渡伊犁河，故此城当在伊犁河东岸也。

沿革 其地不知古何国，或云汉罽宾国地，东西相距三千余里。其地势宽衍，土田膏腴，为诸国胜。元驸马帖木儿主其国。东有养夷城、沙鹿海牙、塞蓝城、达失

干。西有渴石、迭里迷诸城，皆隶焉。

本朝洪武二十年，帖木儿遣回回满刺哈非思等^(一)贡驼马。永乐间，其孙兀鲁伯遣使贡马。正统二年，又贡马及玉石。

^(一)满刺哈非思及兀鲁伯之名，已见上方《明史·撒马儿罕传》。

风俗 善治宫室(陈诚《西域记》^(一))：人多工巧艺，善治宫室。门楹皆雕文刻镂，窗牖缀以瑟瑟)。主戴白帽。器用金银(同上：主戴白圆帽，妻以白缙缠首。饮食喜其酸羹，杂米肉。器用金银，不设匕箸，以手取食)。山川景物，颇类中原。贾用银钱。屠埋血腥(同上：商贾交易，用国中所造银钱。坊市有酒禁。屠牛羊者，埋其血腥)。建屋祀天，泥金书经(同上：俗重拜天，建屋祀之，以青石为柱，雕镂甚精。经文皆书以泥金，裹以羊皮)。

^(一)《明一统志》此处所引陈诚《使西域记》诸语，亦多不见《学海类篇》本。

山川 铁门峡(在渴石城西，悬崖绝壁，高数十仞，径路崎岖，深二三里。夷人守此，名铁门关，《唐书》云自焉耆西五千里过铁门关疑即此)。哈刺卜兰河(在撒马儿罕城东，河浅阔而北流)。火站河(在沙鹿海牙城

西)。哈卜连河（在沙鹿海牙城东）。阿朮河（一）（在迭里迷城东，西流，多鱼）。

（一）阿朮河，朮字为木字误刊。

上产金，银，玉，铜，铁，珊瑚，琥珀，琉璃，罽苾思檀（树叶类山茶。实类银杏而小），水晶盐（坚明如水晶，琢为盘，以水温之，可和肉食），瓦矢实（类野蒿，实甚香，可辟蠹），阿魏，甘露（小草丛生，叶细如蓝，秋露凝其上，味如蜜，可熬为汤。夷呼为达郎古宾，盖甘露也），花蕊布，名马，独峰驼，大尾羊，狻猊（产阿朮河边苇丛中，七日内未开目，取之则易调习，稍长则难驯伏）。（《明一统志》卷八九）

撒马儿罕，其国东西相距千里，在哈烈东北三千里，东去嘉峪关九千九百里。山川，铁门峡，阿木河最大。王白帽，妇人以白缙缠首。尚回回教，有拜天屋。青石雕缕最精巧。经文裹以羊皮，书以泥金。城市稠密，西南番贾多聚焉。禁酒，以手取食。贡物有番碗、矮纳、锁服、脑砂、赛兰珠、梧桐、簾、银鼠皮、珊瑚树枝、阿思马、亦花珠。道哈密。《南史》述郁金香独出罽宾国，华色正黄而细，大似芙蓉。又《北户录》称唐初罽宾国献俱佛头花，为中国所无。今不闻入贡。（《皇明世法录》卷八一）

撒马儿罕不知古何国，或云汉罽宾地。东西相距

三千余里，地势宽衍，土田膏腴，为诸番胜。元驸马帖木儿者主其国。东有养夷城、沙鹿海牙、塞蓝城、达失干诸城；西有渴石、失里迷诸城，皆隶焉。本朝洪武二十年，帖木儿遣回回满刺、哈非思等二人开通道路，贡驼马。二十(七)年，帖木儿遣酋长迭力失等奉表来朝，贡马二百匹。表曰：“大明大皇帝受天明命，统一四海，仁德弘布，恩养庶类，万国欣仰，咸知上天欲平治天下，特命皇帝出膺运数，为亿兆之主，光明广大，昭若天镜，无有远近，咸照临之。臣帖木儿僻在万里之外，恭闻圣德宽大，超越万古。自古所无之福，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国，皆服之，远方绝域昏暗之地，皆清明之。老者无不安乐，少者无不长遂，善者无不蒙恩，恶者无不知惧。今又特蒙施恩远国，凡商贾之人来中国者，使观览都邑城池，富贵雄壮，如出昏暗之中，忽睹天日，何幸如之。又承敕书恩抚劳问，使站驿相通，道路无壅，远国之人，咸得其济。歌仰圣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国中部落，闻兹德音，惟知欢舞感戴。臣无以报恩德，惟仰天祝颂圣寿，福祿如天地远大，永永无极。”照世杯者，其国旧传有杯，光明洞彻，照之可知世事，故云。是年，又遣使贡海东青。

初，撒马儿罕人有商于漠北者，大军征进，自捕鱼海执归京师，上疑其奸细，令居中国，后审知为撒马儿

罕人，俱遣还。国主感恩，遣使人贡。上嘉其有文，遣主事宽彻等报之，并谕各番，为别失八里所留（别失八里即亦力把力）。永乐元年，礼科都给事中傅安归自撒马儿罕。先是傅安使西域，为撒马儿罕所羈留，凡十三载，至是始归。上念其久劳于外，赐一品服致仕。是年，国主兀鲁伯遣使贡马（帖木儿孙）。五年，北平道按察使陈德文（一名莹中）亦自撒马儿罕归。德文，洪武末出使西域，遍历诸境，采访山川风俗，作诗歌一帙进呈。上嘉之，赐马三匹，擢金都御史。

德文诗不能悉，今特举《见雁怀友诗》云：“上林书札为谁将，汉节苏卿忆帝乡。万里承恩来虏地，何年归覩列鹑行。绣衣尘满关山杳，骢马星驰道路长。此日云边看雁字，老怀无计附同窗。”

十三年，复遣陈诚使西域。诚自行人进吏部员外郎，偕中使李达赍诏币往。至撒马儿罕，其国主遣使随二人来贡谢恩。正统二年，贡马与玉石。四年，贡良马，色玄，蹄额皆白，赐名瑞馮，诏画史图之。十三年，又贡方物。诏宴其使于陕西布政司，以数少故也。成化十七年，进二狮。至嘉峪关外，奏遣大臣往迎。职方郎中陆容言：“狮子固奇兽，然在郊庙不可以为牺牲，在乘輿不可以备驂服，不当受。”上遣中使迎之。

二十二年，夷使怕陆湾等贡狮得赏，中人韦眷护

行。至南海，又将浮海还国，云欲往满刺加，更市狮贡。韦眷利之，从其请。广东布政使陈选言：“此西域贾胡为奸利耳，使堕其谋，必貽诸番之笑。且珍禽奇兽之好，不可以示外夷。”力拒止之。

广东番禺县民黄肆及王凯父子招集撒马儿罕等国夷商，交结中官韦眷，出海通番，怙势杀人，惊扰地方，被本县知县高瑤遣兵壮人等搜没番货巨万，申呈于布政陈选。选行文奖高瑤，仍具奏。下巡抚都御史宋昊勘报，昊畏眷，不敢诘问，姑缓之。眷结中官诬奏选党比高瑤。上怒，遣刑部员外郎李行会同巡按御史徐同爰鞠之。行同爰畏眷，不敢反异。复赂选所黜吏张褫，令诬执选。褫不从，行等阿眷，执褫拷掠。褫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灭公议、陷正人也。”行等罗织无所得，乃诬选矫制发粟，意在侵欺，褒奖属官，志图报谢，论罪当徒。奏入，诏夺选官，遣锦衣卫千户张福建选。士民数万人号泣遮留，选至南昌，疾作，卒于石亭寺，时年五十八。张褫乃上言：“臣闻周公元圣，而四国之谤，乃致上疑于其君，曾参大贤，而三至之言，不免摇惑于其母。是岂成王之不明，参母之不亲哉！凡以日能铄金，而毁能销骨也。陛下临御区宇，明并日月，恩同父母，詎图怙冒之中，尚罹屈抑，覆盆之下，复有沉冤。窃见广东布政使陈选素崇正学，夙抱孤忠，才处群邪之

间，独立众憎之地。太监韦眷通番败露，知县高瑶按法持之，陈选移文嘉奖，以激贪懦，固监司之体也。奈何宋昊、徐同爱怯势保奸，首鼠两觑，以致韦眷横行胸臆，秽熾清节，荧惑圣明。勘官李行承眷颐指，锻炼成狱，竟无左验。臣本小吏，以诖误触法，为选罢黜，实臣自取，非选有加于臣也。眷乃妄意臣必憾选，以厚贿陷臣，令扶同陷选。臣虽胥徒，亦知廉耻，安敢欺昧心术，颠倒是非。眷既知臣不可利诱，乃嘱行等逮臣于理，弥日拷掠，身无完肤。臣甘死吁天，终无异口。行等乃依傍眷语，文致其词，劾选勘灾不实，擅便发仓，曲蔽属官，意图报谢，是毁共姜为夏姬，诟夷齐为盗跖也。本年岭外地震水溢，漂民庐舍，属郡交牒报灾，老弱张口待哺，而抚按藩臬若罔闻知。选独抱隐忧，食不下咽，谓展转行勘，则民命垂绝，其何能待。所以便宜议振，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选素刚正，不堪屈辱，乃为勘官凌侮，愤懣成疾，旬日而殁。李行幸其就死，不为医疗，又潜遣养子，密以选死报眷，以快其忿。小人佞毒，交结权幸，一至于斯，司寇之属，要在诘奸刑暴，安取此辈为也。夫选砥节奉公，横罹谗搆，君门万里，孰谅其冤。臣以罪人，摈斥田野，秉耒自给，百无所图，敢冒死披陈，甘心鼎镬者，诚痛忠廉之士，啣屈抑之冤，长谗佞之奸，为圣明之累也。”奏入，不报。第以他事罢眷镇守。

选字士贤，浙江临海人，自少沉静端悫，立志以圣贤自期，潜修点识，不求人知，终身俭约，有寒士所不及者，盖笃行之儒为己之学也。南畿、河南、广东皆立祠祀之。

弘治二年，又进狮。礼科给事中韩鼎言：“狴犴之兽，非宜玩狎，却之。”上嘉纳焉。四年，又进狮及鸚鵡，至广东，守臣以闻。礼部尚书倪岳上疏请却其贡，但使行人往劳。疏略曰：“臣观撒马儿罕所进狮子，乃夷狄之野兽，非中国之所宜蓄。留之于内，既非殿廷之美观，置之于外，亦非军伍之可用。且不免以彼无用之物，易此有用之财。倘或非真，岂不受远人之欺，贻天下之笑！且启蛮夷窥伺之心，以为中国好尚之所在。臣等切为朝廷惜之也。尝闻圣帝明王，不宝远物。故周武王时西旅贡獒，召公致戒；汉文帝时千里马献，下诏却之。载之经史而传美万世。成化初年，宪宗皇帝亦尝降谕朝鲜，罢献白鵲、海东青。皇上践祚，首颁明诏，禁止各处镇守等官进贡，以杜骚扰之弊。既而放禽鸟，纵鹰犬，数日之间，屏去无遗。弘治元年，迤西夷人进贡玉石等物，却令取回。本年镇守太监王举欲进宝物，严申禁绝。善政善教，远近称颂，以为圣德恭俭，与成汤之不殖货利，同符异世。由是而始终惟一，虽尧舜之圣，何以过此！今未及三年，而广东镇巡言，官又因

撒马儿罕进狮子，至要行起送。臣等仰窥圣心，必不纳此无益之物，以为圣德之累。但恐有引先朝事例为言，容其到京，则所经历道途，骚扰必多，赏赐犒劳，须从旧例。即今地方水旱相因，人民穷困，顾乃疲中国以待远夷，费有用而易无用。况本番进贡使臣，例该于陕西甘肃验放起送。今若听其从海而来，则后次倘有附近本番浮海商夷，托称彼国差来入贡，则既无勘合，又无印信，何由知其真伪？且又令其习知海道，而启意外之虞乎？臣等愚见，深为未便。伏望皇上念生民财力之艰难，察夷人诡冒之计，断自宸衷，阻其使臣，尽却所贡。仍差行人一员驰驿前去，缘途体访，随其所在，司府宴劳给赏，嘉答其意，整其原来舰舶，以使撑驾回旋，帖服其心。仍请敕一道晓谕阿黑王，谓尔忠敬之心，朝廷具知，但差人进贡，只依成例，量备驼马，从陕西陆地以达京师。其狮子、鸚鵡，非常有之物，不必远涉海道来进。如此则远方夷丑，知明天子之所为，有非彼之所能测，然后益修政治，益崇俊良，使家给人足，礼乐兴行，边域无警，万方宾服。如此则虽四夷毕至，未足以增光盛治，矧一豨豸夷兽，何足以为明时之轻重哉！”上嘉纳其言。

李东阳《却贡狮诗》曰：“万里豸豸初却贡，一时台省共腾欢。极知圣学从心始，谁道忠言逆耳难。汉代

漫夸龙是马，隋家空信鸟为鸾。非才敢作清朝颂，独和新诗写寸丹。”

按《客座新闻》云：“弘治中，西番贡狮，其性险怪，一番人长与之相守，不暂离。夜则同宿于木笼中，欲其驯率故也。少相离，则兽眼变异，便作威矣。一人因近视之，其舌略粘，则面皮已去一半矣。又畜二小兽，名曰吼，形类兔，两耳尖长，仅长尺余。狮作威时，即牵吼视之，狮畏服不敢动。盖吼作溺，上著其体，肉即腐烂。吼猖獗，又畏雄鸿。鸿引吭高鸣，吼亦畏伏。物类相制，有如此者。

又《石田杂记》载本朝刘马太监于西番买一黑驴以进，能日行千里，又善斗虎。上取虎城一牝虎与斗，一蹄而虎毙。又斗一牝虎，三蹄而毙。后与狮斗，被狮折其脊，刘马伏地大恸。盖亦兽之异常者云。

嘉靖改元，撒马儿罕等地面夷使火者马黑麻等四十二名、写亦打黑麻等二十四名、满刺挽慎等三十三名及土鲁蕃并哈密夷使速坛虎力一十一名各进贡。陕西行都司指挥郑恺、张俊等伴送各夷，俱于嘉靖元年九月后甘州验放入关，一齐起程。后有陕西西安府、河南真定府等处放债卖买，至次年十月到京。礼部尚书汪浚疏曰：正德年间，容令各处回夷在馆四五年住歇，恣意妄为，骄纵特甚，钦蒙皇上御极之初，尽将各犯拿问发

遣。今各夷进贡起送，犹不知戒，伴送人员，不能铃束，在途迂延隔岁，日费廩给。先到京者，日费下程，等候同赏，光禄寺供应无穷。前项夷人一百六十八名，每五日钦赐下程一次，费银一百一十余两。每月六次，费银六百两。二个月一千三百余两。三个月一千九百两。延住月久，下程益多，旧例相沿不为限节，委的糜费，候赏不得，反生嗟怨。合无将今次到馆，已经译审，给与钦赐下程，行光禄寺照例五日一次送。但经给赏之后，次日即与住支。行陕西、河南、直隶等处，各夷回还之日，但有与军民交通卖买，在驿递延住一日之上者，住支廩给军民，枷号问罪，伴送人员，不为铃束，从重治罪。敕下内府承运库，本部赏赐手本到库之日，即给与彩段绢匹等项，不得稽迟，坐费光禄寺下程，以重为民困。本部行提督会同馆主事严为关防，开张卖买，三日之后，不许私与外人交通卖买。如有货卖不尽，准令带回，作急催促起程。”上从其议。后因土鲁蕃占夺哈密，入寇甘肃，议绝其贡，各处夷人随路羁禁。又议土鲁蕃夷人等二十二名俱暂且羁候，腹里所在地方，待后虏情向背已定，另行议处。提督尚书王琼议：“欲兴复哈密，请将见监庄浪卫撒马儿罕贡使土六孙等五人、见监永昌卫撒马儿罕贡使本奔一人，并进贡未回撒马儿罕夷人九十九人，及天方国一十六人令镇巡官陆续

验放出关，遣归本土。其原带方物并随身财物听其领回，不许官司侵克，重失远夷之心。”

嘉靖七年，王琼复疏曰：“臣于六月初七日到于平凉府东关，有撒马儿罕、天方国、土鲁蕃、哈密四处夷人，臣审问因何在此住歇。各夷告称：‘有镇守甘肃李隆传示，如今圣人出世登极，不比在前，但系外夷，俱进贡庆贺。以此各夷于嘉靖元年前来进贡到京，管待筵宴，给与赏赐，起关应付回还。不料嘉靖三年，土鲁蕃犯边，将各夷沿途留住，原差伴送官舍俱回甘州，我等在此自备盘缠过活。’但查审各夷，内系撒马儿罕、天方国者，俱该遣还，系土鲁蕃、哈密者，俱该腹里地方羁候。又据撒马儿罕等夷人告称：‘若将哈密、土鲁蕃夷人留住，只放我辈出去，路经土鲁蕃，必不肯放过，我辈亦不敢去。’又称：‘若路不通时，宁往两广去，还可得生。’查得先该巡抚都御史陈九畴原议要将土鲁蕃、哈密贡回夷人俱发两广地面安置，前任提督尚书杨一清为国忠谋，反复辩论，将哈密、土鲁蕃贡回夷人改拟腹里羁候，待虏情向背已定，另为议处。将撒马儿罕、天方国无干夷人遣还本土，题奉明旨，依拟施行，使当时各官即能体悉杨一清之忠谋，用彼处夷之长策，即将应放还者放还，应羁候者再为议奏，夷情宁息久矣。乃各坐视玩愒，故违明旨，延今二年之上，不行查放议处，臣

实恨之切。照土鲁蕃节次贡递番文，求和专一，以放回进贡夷人，并打发出赏赐为言，乃其本心。及详撒马儿罕等处夷人告称，不放出土鲁蕃人不敢回去，亦是实情，合无行令各该巡抚，通查各处羁候夷人起关，差官伴送至甘肃行都司羁管，给与口粮，养瞻临时。臣与镇巡官访探土鲁蕃仍前求和通贡，以后再无侵侮别情。将原拟羁候各起贡回夷人与原拟遣还撒马儿罕等夷人通行议放出关，令镇守总兵官出给印信汉番字帖文，交付撒马儿罕等夷人，传与土鲁蕃令退哈密城池，许其进贡，边衅可息。如彼不听宣谕，直在于我，曲在于彼，另行议处，亦不为损。”上亦从之。自是王琮抚处之后，土鲁蕃听命通贡，撒马儿罕各夷俱以时朝贡。

十一年，额即乱国遣使扣关求贡。礼部查系原非人贡番夷，行总制陕西三边都御史唐龙，议其应否起送至京。唐龙疏称：“西域诸夷，其名号不系我朝封爵。先年入贡，止据哈密忠顺王开奏某处某起人数。今忠顺王年久缺封，哈密止照伴送之例，遇夷使到日，差人伴送，虽哈密之人，知亦未真。今据行都司会审夷使火者皮列等供称，哈辛王等原在撒马儿罕北山额即乱地面居住。且言半是达子，先年差使臣土鲁孙等进贡。卷查相同，则今日哈辛即前日哈辛，彼时称北山则方隅，今称额即乱则地名耳。但彼处远方，既无可稽，供

报词语又隔，译审委难取实。及照先年哈辛已经进贡，今次来使，似宜俯从。乞敕该部计议合无，念彼远夷，其名称言词不必深较，准照撒马儿罕等夷一例起送。惟复责其名称之殊，恐有冒充之弊，以礼遣回。其已验给军马，量给官价，以偿其直。”

礼部尚书夏言疏曰：“臣等检阅堂稿，前项番文所称哈辛王差来使臣土鲁孙等，实未尝到京，今据其词，未可轻信。若许其入贡，则撒马儿罕载在《会典》，见今已行，照例起送夷使火者马黑麻等在途，并存留男妇共一百六名口。岂有一国而二王，一次而两起进贡之理？况既译审系撒马儿罕地面人分，在此山寄住，则即撒马儿罕部落，岂可擅自称王，擅求入贡？倘因容贡之后，他日与撒马儿罕抗衡争长，兵连祸结，责将谁归。但系该边守臣失于稽查觉察，遂将所进马匹，已行给军骑操。今守候日久，似难遣回。依拟将额即乱哈辛差来夷使火者等暂照撒马儿罕事例，量行起送数人赴京，其余存留在边，听候给赏，以全朝廷柔远之道。往后入贡年分，止许附搭撒马儿罕同来，不许别称王爵，自分国土，有违国典。再照镇巡等官，先因诸夷入贡，名种殊常，番文繁叠，便当详加译审，研究来历，遵照事例处分为是。今既不能深察夷情，又不肯力扶国体，则边方重寄，所赖何人。合行镇巡官今后务要慎重边防，保全大

体，毋或好大喜功，召侮启衅，斯为御戎上策。”上从之。后哈辛附撒马儿罕不绝至今。

其国山川景物颇类中华。国王戴白圆帽，妻以白缙缠首。饮食喜甘酸，羹杂米肉。器用金银，不设匕箸，以手取食。商贾交易用中国所造银钱。坊亦有酒禁，屠牛羊者埋其血腥。人多巧艺，善治宫室。门楹皆雕文刻镂，窗牖缀以瑟瑟。俗重拜天，建屋祀之。以青石为柱，雕镂甚精。经文皆书以泥金，裹以羊皮。其山川曰铁门峡（渴石城西悬崖绝壁，夷人守此，名铁门关。《唐书》“自焉耆过铁门”），曰哈刺卜兰河。其产金、银、玉、铜、铁、珊瑚、琥珀、琉璃、鬘、苾思檀（树叶类山茶，实类银杏而小）、水晶盐（坚明如水晶，琢为盘，以水湿之，可和肉食）、瓦矢实（类野蒿，实甚香，可辟蠹）、阿魏、甘露（小草丛生，其叶如兰，秋露凝其上，味如蜜，可熬为汤）、花蕊布、名马、独峰驼、大尾羊、狻猊（产句水河边苇丛中，七日内未开眼，取之则易调习，稍长则难驯伏）。其贡驼、马、玉石、海青。其域东抵亦力把力，西连哈烈，东至嘉峪关九千里。其入贡或三年，或五年，起送无过三五十人，必经哈密。（《殊域周咨录》卷一五）

二 沙鹿海牙

沙鹿海牙西去撒马儿罕五百余里。城居小冈上(一),西北临河。河名火站(二),水势冲急,架浮梁以渡,亦有小舟。南近山。人多依崖谷而居,园林广茂。西有大沙洲可二百里,无水,间有之,咸不可饮,牛马误饮之辄死。地生臭草,高尺余,叶如盖,煮其液成膏,即阿魏(三)。又有小草,高一二尺,丛生,秋深露凝,食之如蜜,煮为糖,番名达郎古宾(四)。永乐间,李达、陈诚使其地,其酋即遣使奉贡。宣德七年,命中官李贵赍敕谕其酋,赐金织文绮、彩币。(《明史》卷三三二)

(一)阿拉白沙 (Arab Shah, 大马色克城人, 又名阿合马依宾摩哈美德 Ahmed Ibn Mohammed, 卒于一千四百五十年, 有《创世奇观》[Wonders of the Creation] 之作) 记帖木儿建沙鹿海牙 (Shahrokia) 城事云: 帖木儿令筑城堡于细浑河(即锡耳河)上, 以防蒙古里斯坦 (Moghulistan) 之哲泰人 (Jetes, 即别失八里)。一日适与人棋战, 将胜之际, 有来报以细浑河上新堡已竣工者。同时又有来报新产一子者。帖木儿乃命新生之子名曰沙哈鲁 (Shah Rok), 新成之堡曰沙哈鲁克亚 (Shahrokia)。沙者, 波斯语王也。鹿克或鲁克 (rok) 者, 寨堡在棋战也。沙鹿海牙即

沙哈鲁克亚之转音。新堡在细浑河北岸，有浮桥可渡河。《帖木儿武功记》载帖木儿第四子沙哈鲁生于一三七七年（明洪武十年）。沙鹿海牙建筑稍在后也。又谓肥那肯特（Fenakend）城自为成吉斯汗大军蹂躏后，几无一家之存。至一三九二年（明洪武二十五年），帖木儿始重兴其城，移民实之，封给沙哈鲁，故名新城曰沙哈鲁克亚。一四〇四年（永乐二年），帖木儿将东征中国，令其军之右翼驻塔什干、赛兰及沙哈鲁克雅以度冬。帖木儿以后，沙哈鲁克亚在阿伯赛拉柴克（Abderazzak）及弥儿康德（Mirkhond）二人史中，尚时得见之也。一四一六年（永乐十六年），沙哈鲁之子兀鲁伯（Ulug beg）由土耳其斯坦往撒马儿罕时，在沙哈鲁克亚渡细浑河。一四四九年（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兀鲁伯为其子阿伯特拉梯甫所逐，逃至沙哈鲁克亚。一四六一年，阿伯特拉梯甫之子弥儿柴摩哈美德儒启（Mirza Mohammed Juki）举兵叛篡端卜撒因（Sultan Abu Said），篡端讨之。儒启逃至细浑河上沙哈鲁克亚，樱城固守。城三面有水环之，第四面复有深沟，攻之不易。一四六三年（明英宗天顺六年），篡端之兵围攻十二阅月始降。篡端巴伯尔《史记》（Babernamēh）云：细浑河又名忽章河（River of Khodjand，名见《元史·郭宝玉传》），发源于东北，向西流，经拔汗那（Ferghanah），次至忽毡城之北，肥那开忒（Finaket，上方作肥那肯特）之南，折向北，至土耳其斯坦而人流沙，不入他河，亦不入海。肥那开忒今名沙哈鲁克亚。

(二)火站河即忽章河。南方之山，即箕柴克岭(Djizak)。大沙洲即箕柴克岭与细浑河间之沙漠也。

(三)阿魏，今代西名曰阿撒肥梯打(Asa foetida)。徐楼(Schuyler)《土耳其斯坦游记》谓由乞那斯(Chinaz)至箕柴克沿途丰产阿魏。

(四)达郎古(古字似为吉字之误刊)实为波斯语turanjabin之译音，今代植物学名曰Alhagi Manna)，为荚豆之一种。多针刺，产波斯、阿富汗及卑鲁芝等地，实圆，干而坚，有糖味，嗅之如旃那(senna)。康达哈(Kandahar)及哈烈(Herat)两地人，当开花时收之。万百雷(Vambery)在土耳其斯坦亲见达郎古实于秋季夜间，忽然放花。次晨乘凉收之，生时可食，亦可制浆。

《明史》此节取材于陈诚《使西域记》，文字皆相同，故兹不重录。达郎古实草《使西域记》尚有“枝叶生棘刺，叶细如兰，秋深，露凝结枝上如珠”四句，为《明史》所遗脱，而与近代西人所实地调查者相合也。

沙鹿海牙在撒马儿罕东五百里，城据小冈，西北临山河。河名火站，势冲急，有浮梁。其地南近山，三面皆平川。居人依崖谷，颇繁庶。西有大沙洲可二百余里，无水，即有水不可饮牛马，饮辄死。有臭草根株独立，高尺许，枝叶如盖，春生秋死，秽气逼人，取生汁熬膏，即阿魏也。亦有细草以熬膏，味如蜜。(《皇明世法录》卷八一)

三 达失干、赛蓝、养夷、渴石、迭里迷、 卜花儿、俺都淮、八答黑商、俺的干

达失干(一)西去撒马儿罕七百余里。城居平原，周二里。外多园林，饶果木。土宜五谷，民居稠密。李达、陈诚、李贵之使，与沙鹿海牙同。(《明史》卷三三二)

(一)达失干即塔什干(Tashkend)，唐时之石国，《元史·西北地附录》作察赤(Chach = Shash)，盖古名也。明时为土耳其斯坦境内首府。察合台汗国分裂后，达失干初隶蒙古里斯坦(即别失八里)。帖木儿晚年，属帖木儿帝国版图。帖木儿卒后，仍归撒马儿罕所辖。十五世纪末，达失干及赛蓝属蒙古里斯坦玉奴斯汗(Yunus Khan)。一四九六年(明孝宗弘治十年)玉奴斯卒，其长子马哈麻德(Mahmud)君临达失干及赛蓝等城。一五〇三年(弘治十六年)，月即别酋长昔班尼(Sheibani)攻取达失干等城。《明史》此节采自《使西域记》。居民稠密句下，脱“负载则任车牛”一句。

达失干在赛蓝西，去撒马儿罕七百里。城据平原，甚狭小。四面平冈，溪流蜿蜒。多林木，土宜五谷。居民稠密，俗朴而饶。(《皇明世法录》卷八一)

赛蓝在达失干之东(一)，西去撒马儿罕千余里。有城郭，周二三里。四面平旷，居人繁庶。五谷茂殖，亦

饶果木。夏秋间，草中生黑小蜘蛛(二)。人被螫，遍体痛不可耐，必以薄荷枝扫痛处，又用羊肝擦之，诵经一昼夜，痛方止，体肤尽蜕。六畜被伤者多死。凡止宿，必择近水地避之。元太祖时，都元帅薛塔刺海(三)从征赛蓝诸国，以炮立功，即此地也。陈诚、李贵之使，与诸国同。(《明史》卷三三二)

(一)赛蓝名见《常德西使记》，及《长春真人西游记》。在乞姆肯特(Chimkend)东六英里半。赛蓝在达失干及撒马儿罕之东北，《明史》谓在东者，误也。赛蓝及达失干二城，皆在由撒马儿罕往中国之大道间。赛蓝在锡耳河北，距撒马儿罕十一日程，莽吉干四日程。

(三)毒蜘蛛亦见《常德西使记》，又见清七十一《西域闻见录》。吉利吉思人称之为哈喇库儿忒(Kara kurt)，土人最畏之。今代动物学家称之为 *Latrodectus lugubris*。

(四)《薛塔刺海传》见《元史》卷一五一。《明史》此节亦采自《使西域记》。

赛兰一作赛蓝，去撒马儿罕千里，在达失干东。城周三里，有浮图为祈拜之所。四面平原，流水环绕，草木丰茂，五谷蕃殖。夏秋间，草生黑蜘蛛甚小，毒甚，啮人遍体作痛，号呼动地。土人诵呪禳解，以薄荷枝拂毒处，又以鲜羊肝遍擦，经一昼夜痛息，肤如蜕，牛马被伤辄死，行人宿必近水避焉。《元史》序薛塔刺海从征赛

兰诸国，并以炮立功。考《会典》西夷贡物，有赛兰珠石。（《皇明世法录》卷八一）

养夷^(一)在赛兰东三百六十里，城居乱山间。东北有大溪，西流入巨川。行百里，多荒城。盖其地介别失八里蒙古部落之间，数被侵扰，以故人民散亡，止戍卒数百人，居孤城。破庐颓垣，萧然榛莽。永乐时，陈诚至其地。（《明史》卷三三二）

（一）养夷音与《元史》卷一《太祖本纪》十六年辛巳，皇子朮赤所攻下之养吉干(Yanghikand)相近。养吉干义犹新城也。唯中世纪时，中亚细亚境内有数城，皆名养吉干特。其一在细浑河下流，拉施特记于一二二〇年(元太祖十五年庚辰岁)，此城为成吉思汗所攻陷。其遗迹在细浑河口，今尚可见。《明史》此节之养夷，乃指怛逻私河(Talas river)上之城也。多格腊忒(Haider Mirza Doglat)之《别失八里史》(Tarikhi Rashidi, 约著成于一五四四年，即明世宗嘉靖二十三年)谓怛逻私城蒙古人称之为养夷(Yanghi)养夷人在马瓦拉痕那儿(Mavera-n-nahr)者甚多，人皆称之为养格里克(Yanghelik)。养夷附近平原上，有古城遗址数处。昔时教堂、圆顶屋、尖塔及学校所在，皆尚斑斑可考也。数处之中，孰为养夷城则不可知。其余古城，名究为何，亦不可考云。《马撒雷克阿尔阿伯沙儿》(Masalak Alabsar, 元时著作)载养夷距撒马儿罕二十日程，全境为四市所组成。四市皆自有名，曰养夷

(Yanghi)、曰养吉八里 (Yanghi baligh)、曰肯哲克 (Kendjek)、曰怛逻私 (Talas)。由养夷至阿力麻里 (Almalik) 为二十日程。阿拉伯沙 (Arab Shah) 记养夷怛逻私 (Yanghi Talas) 城在细浑河 (又名忽章河) 之北, 距撒马儿罕十五日程, 距赛蓝四日程。《帖木儿武功纪》(Zafarnamah) 载一四〇四年 (永乐二年) 帖木儿封给其子兀鲁伯以塔什干、赛兰、养夷、阿锡拉 (Ashira, 或读作阿斯勃拉 Asparah), 又哲泰国 (Jetes, 即别失八里), 迄于中国各地, 封给弥儿柴伊伯拉希算端 (Mirza Ibrahim Sultan) 以俺的干 (Andekan)、阿克锡开忒 (Aksiket)、怛逻私及喀什噶尔, 迄于和阗 (Khotan) 各地。算端巴伯儿《史记》载拔汗那北有城曰养夷 (Yanghi), 史书上皆称之曰怛逻私肯特 (Tarazkend)。月即别人 (Uzbeks) 侵入中央亚细亚时, 毁其城。怛逻私遗址在今奥李阿塔 (Aulie-ata) 地方。《明史》谓介别失八里及蒙古部落之间大误。(见白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二卷第 252 页)

渴石(一)在撒马儿罕西南三百六十里。城居大村, 周十余里。宫室壮丽, 堂以玉石为柱。墙壁窗牖, 尽饰金碧, 缀琉璃。其先撒马儿罕酋长驸马帖木儿居之。城外皆水田。东南近山, 多园林。西行十余里, 饶奇木。又西三百里, 大山屹立, 中有石峡, 两崖如斧劈。行二三里, 出峡口, 有石门, 色似铁。路通东西, 番人号为铁门关(二), 设兵守之。或言元太祖至东印度铁门关

遇一角兽，能人言，即此地也。（《明史》卷三三二）

（一）渴石(Kash)即隋唐时代之史国。《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康国传》云：“史或曰佉沙，曰羯霜那。隋大业中，其君狄遮始通中国，号最强盛，筑乞史城。”乞史即渴石之别译。渴石在撒马儿罕之南，地皆膏腴，人民富裕，四周村户相望，此城为帖木儿之诞生地，又名夏儿萨拔斯(Shehr sebz)，犹言青城(green city)也。四周园田垄亩，一望青葱，故有是名也。回教纪元七百八十一年（即公元一三八〇年，明洪武十三年），帖木儿筑避暑宫于此，以该城为其国之陪都。宫墙尚白，故宫名曰阿克赛雷(Ak-serai)。回教诸国之律师、名医、学士、商贾，皆趋集于此。今地图上作夏儿城(Shehr)，隶布哈拉汗国，在凯塔伯(Kitab)城之西南四英里处。一八七〇年（清同治九年）为俄国军队占领。顾恩(Kuhn)亲访其境，有记文载于一八八〇年（清光绪六年）之《俄国地学会报》第六期。帖木儿之白宫及他四殿遗址尚存。四境风景之美，依然不殊昔时也。古代渴石之名，尚遗留于城畔之河，曰渴石喀达利亚(Kashka daria, 达利亚, 波斯语河也)。

（二）铁门关已见《新唐书·康国传》，玄奘《西域记》亦详言之。又见《耶律楚材传》、《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此关为由撒马儿罕南渡阿母河往巴里黑(Balkh)及迦布逻(Kabul)等处必经之道也。《帖木儿武功记》常见此名，称之曰打耳班阿海内(Derbend aheny)，波斯语铁门也。

又曰阔鲁喀(Kolugha),蒙古语门或关也。元太祖至东印度见一角兽而班师。事详《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

渴石在撒马儿罕西南二百六十里。城据大村,周十余里,四面水田。东南近山,中有园林,颇宏丽,故酋帖木儿驸马居也。墙壁窗櫺,饰以金碧琉璃,堂四隅白石柱如玉。西行十余里,多奇树。又西三百里,大山屹立,中有石峡,两壁悬崖如斧劈。行二三里出峡口,有门,石色如铁。夷人指云此铁门关也。元太祖至东印度,驻铁门关。有一角兽形如鹿而马尾,其色绿,作人言。以问耶律楚材。对曰:“此瑞兽,名角端,能言四方语,好生恶杀。”帝为班师。盖其地近东印度矣。(《皇明世法录》卷八一)

迭里迷(一)在撒马儿罕西南,去哈烈二千余里。有新旧二城,相去十余里。其酋居新城。城内外居民,仅数百家,畜牧蕃息。城在阿木河东,多鱼。河东地隶撒马儿罕。西多芦林,产狮子。陈诚、李达尝使其地。(《明史》卷三三二)

(一)迭里迷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之忒耳迷(Termed),《新唐书》之坦密国也。《帖木儿武功记》载帖木儿由撒马儿罕往哈烈及波斯,辄取道渴石及铁门关,在迭里迷用船桥渡阿母河。《帖木儿自传》记一三六一年(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帖木儿取迭里迷旧城。一

四〇七年(永乐五年), 算端哈力儿(Khalil Sultan, 帖木儿孙哈里也)命于距旧城不远处, 另筑新城。迭里迷在阿木河(即阿母河)之北岸, 而此方言“河东隶撒马儿罕, 西多芦林”, 方向有误。若将东改为北, 西改为南, 则恰适该地情形矣。

迭里迷去哈烈二千余里, 在撒马儿罕西南, 新旧二城相去十余里。王居新城。东距阿朮河(一), 河广, 非舟不可渡, 多鱼。城内外居民, 仅数百家, 孳畜蕃息。河东地隶撒马儿罕。河西有芦林, 多狮子。(《皇明世法录》卷八一)

(一)阿朮河应作阿木河, 今译作阿母河。

卜花儿(一)在撒马儿罕西北七百余里。城居平川, 周十余里, 户万计。市里繁华, 号为富庶。地卑下, 节序尝温。宜五谷、桑麻, 多丝绵布帛, 六畜亦饶。永乐十三年, 陈诚自西域还, 所经哈烈、撒马儿罕、别失八里、俺都淮、八答黑商、迭里迷、沙鹿海牙、赛兰、渴石、养夷、火州、柳城、土鲁番、盐泽、哈密、达失干、卜花儿几十七国。悉详其山川、人物、风俗, 为《使西域记》以献, 以故中国得考焉。宣德七年, 命李达谕抚西域, 卜花儿亦与焉。(《明史》卷三三二)

(一)卜花儿即《元史·西北地附录》之不花刺, 今作布哈拉(Bokhara), 《唐书》之安国也。

俺都淮(一)在哈烈西北千三百里,东南去撒马儿罕亦如之。城居大村,周十余里。地平衍无险,田土膏腴,民物繁庶,称乐土。自永乐八年至十四年偕哈烈通贡,后不复至。(《明史》卷三三二)

(一)呼罗珊(Khorassan)境今仍有俺都淮城(Andhui = Andkud),在撒马儿罕与哈烈之中间,与《明史》所言相符。十二世纪中叶,蒙古人未侵入时,即有该城。雅库忒(Yakut,阿拉伯地理家,著有《地理字典》,生于一一七八年,卒于一二二九年)记恩德胡德城(Endekhud,即俺都淮之别译)在谋夫城(Merv,又名马鲁)及巴里黑城之中间。十二世纪中叶,有著名律师某,卒于该城。十二世纪末,古儿朝(Gur)算端锡哈伯爱丁(Shih ab-eddin)之军队,即在俺都淮为花刺子模国算端摩哈美德击败者也。《帖木儿武功记》与《沙哈鲁史》常见俺都淮之名。

八答黑商(一)在俺都淮东北,城周十余里。地广无险阻,山川明秀,人物朴茂。浮屠数区,壮丽如王居。西洋西域诸贾多贩鬻其地,故民俗富饶。初为哈烈酋沙哈鲁之子所据。永乐六年,命内官把太、李达赐其酋敕书彩币,并及哈实哈儿、葛忒郎诸部,谕以往来通商之意,皆即奉命。自是东西万里,行旅无滞。十二年,陈诚使其国。十八年(二),遣使来贡。命诚及内官郭敬赍书币往报。天顺五年(三),其王马哈麻遣使来贡。明

年复贡。命使臣阿卜都刺袭父职，为指挥同知。（《明史》卷三三二）

（一）八答黑商（Badakshan），《元史·西北地附录》作巴达哈伤。《皇清四裔考》作巴达克山。亨利玉尔《马哥孛罗游记》卷一第三十二章附注云：巴达克山古代都城，在巴哈拉克（Baharak）平原上，今代都城肥柴拔德（Faizabad）之东。《帖木儿武功记》载一三六八年（明洪武元年）帖木儿击败巴达克山王后，留于巴达克山城，批准其王及爱迷儿胡桑（Amir Hussein）之和约。帖木儿时，八答黑商自有国王，臣服于帖木儿。一四一二年（永乐十年），其王不服沙哈鲁。沙哈鲁遣其子伊伯拉希算端（Ibrahim Sultan）率兵讨灭之。一四一七年（永乐十五年），沙哈鲁封其子修儿格式弥失（Siurgatmish）于八答黑商。古代已有重要商道经过八答黑商。由塔里木河流域至吐火罗者，此为其最直捷之道也。八答黑商高岭连络天山、昆仑山及帕米尔高原，今代西人多称为博罗尔塔格（Bolor tagh），而土人则不知有是名也。汉魏六朝时，中国游历家往印度者，皆经过此地。中国人称其境为葱岭。考此商道，在古代及中世纪极为重要。古代中国、波斯、阿刺伯、罗马之地理家，皆有记载遗传至今也。元时，马哥孛罗亦经此地而至中国。《明史》此节谓西洋西域诸贾，多贩鬻其地，故民俗富饶，事诚然也。葛忒郎（Khotl, Khotelan）在阿母河上流，八答黑商之北。哈实哈儿即喀什噶尔。阿伯尔肥达（Abulfeda）《地理书》谓葛忒儿（Khotal）又名嘉利

雅伯(Djariab),在瓦克胥河(Wakhshab)及巴达克山河之间。帖木儿初年,八答黑商亦自有王。后乃收入版图,与巴里黑、可不里、哥疾宁三地,俱以封其孙皮儿摩哈美德哲汗吉尔(Pir Mohammed. Jehanghir)。

(二) 永乐十八年,八答黑商遣使人贡事,亦见《沙哈鲁遣使中国记》。(见第六编《古代中国与伊兰之交通》)

(三) 天顺五年(一四六一年)之王马哈麻,在回教史上,不能得有相当人。唯帖木儿曾孙卜撒因(名见《撒马儿罕传》)之第二子曰算端麻哈默德(Sultan Mahmud),其父卒后,于一四六九年(明宪宗成化五年)得有黑萨儿(Hissar)、八答黑商、昆度斯(Konduz)及巴喀兰(Bakalan)等地。《明史·西域传》黑娄条云:成化十九年(一四八三年),与失刺思、撒马儿罕、把丹沙共贡狮子。把丹沙之长亦称锁鲁檀马黑麻。把丹沙即八答黑商之转音。马黑麻即卜撒因第二子算端麻哈默德也。其人卒于一四九四年(明孝宗弘治七年)。(见白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二卷第276—277页)

俺的干(一),西域小部落。元太祖尽平西域,封子弟为王镇之。其小者则设官置戍,同于内地。元亡,各自割据,不相统属。洪武、永乐间,数遣人招谕,稍稍来贡。地大者称国,小者止称地面。迨宣德朝,效臣职奉表笺稽首阙下者,多至七八十部。而俺的干则永乐十一年与哈烈并贡者也。迨十四年,鲁安等使哈烈、失刺

思诸国，复便道赐其酋长文绮。然地小，不能常贡。后竟不至。（《明史》卷三三二）

（一）俺的干(Andekan)，今代地图又作俺的章(Andedjan)，为费尔干那(Ferghana)之一城。当帖木儿时及以后，皆为费尔干那之首府，有时用以代全省者。算端巴伯儿《史记》亦书作俺的章。一三七六年（明洪武九年），帖木儿任其子俄马儿夏克(Omar Sheikh)为俺的干之总督。一三九三年（明洪武二十六年），俄马儿转调法尔斯省(Fars)。帖木儿任俄马儿之第三子弥儿柴爱斯康奚(Mirza Eskender)继之。一四〇四年（永乐二年），帖木儿改任沙哈鲁之第二子弥儿柴伊伯希姆算端(Mirza Ibrahim Sultan)为俺的干之总督。一四〇九年（永乐七年），沙哈鲁改任爱斯康奚之幼弟弥儿柴爱密莱克阿合马(Mirza Emirek Ahmed)，一四一四年（永乐十二年），为撒马儿罕王兀鲁伯(Mirza Ulug beg)所逐。自是以后，费尔干那遂属撒马儿罕。一四五一年（明景泰二年）至一四六九年（明宪宗成化五年）间，帖木儿曾孙卜撒因(Sultan Abu Said)君临撒马儿罕时，任其子俄马儿夏克（与洪武九年帖木儿之子同名）为俺的干长官。俄马儿卒于一四九四年（明孝宗弘治七年）。其子算端巴伯儿(Sultan Baber)继之。巴伯儿即建设印度莫卧儿朝(Moghul dynasty)者也。（见白莱脱胥乃窆《中世纪研究》第二卷第255页）

思诸国，复便道赐其酋长文绮。然地小，不能常贡。后竟不至。（《明史》卷三三二）

（一）俺的干(Andekan)，今代地图又作俺的章(Andedjan)，为费尔干那(Ferghana)之一城。当帖木儿时及以后，皆为费尔干那之首府，有时用以代全省者。算端巴伯儿《史记》亦书作俺的章。一三七六年（明洪武九年），帖木儿任其子俄马儿夏克(Omar Sheikh)为俺的干之总督。一三九三年（明洪武二十六年），俄马儿转调法尔斯省(Fars)。帖木儿任俄马儿之第三子弥儿柴爱斯康奚(Mirza Eskender)继之。一四〇四年（永乐二年），帖木儿改任沙哈鲁之第二子弥儿柴伊伯希姆算端(Mirza Ibrahim Sultan)为俺的干之总督。一四〇九年（永乐七年），沙哈鲁改任爱斯康奚之幼弟弥儿柴爱密莱克阿合马(Mirza Emirek Ahmed)，一四一四年（永乐十二年），为撒马儿罕王兀鲁伯(Mirza Ulug beg)所逐。自是以后，费尔干那遂属撒马儿罕。一四五一年（明景泰二年）至一四六九年（明宪宗成化五年）间，帖木儿曾孙卜撒因(Sultan Abu Said)君临撒马儿罕时，任其子俄马儿夏克（与洪武九年帖木儿之子同名）为俺的干长官。俄马儿卒于一四九四年（明孝宗弘治七年）。其子算端巴伯儿(Sultan Baber)继之。巴伯儿即建设印度莫卧儿朝(Moghul dynasty)者也。（见白莱脱胥乃窆《中世纪研究》第二卷第255页）

思诸国，复便道赐其酋长文绮。然地小，不能常贡。后竟不至。（《明史》卷三三二）

（一）俺的干(Andekan)，今代地图又作俺的章(Andedjan)，为费尔干那(Ferghana)之一城。当帖木儿时及以后，皆为费尔干那之首府，有时用以代全省者。算端巴伯儿《史记》亦书作俺的章。一三七六年（明洪武九年），帖木儿任其子俄马儿夏克(Omar Sheikh)为俺的干之总督。一三九三年（明洪武二十六年），俄马儿转调法尔斯省(Fars)。帖木儿任俄马儿之第三子弥儿柴爱斯康奚(Mirza Eskender)继之。一四〇四年（永乐二年），帖木儿改任沙哈鲁之第二子弥儿柴伊伯希姆算端(Mirza Ibrahim Sultan)为俺的干之总督。一四〇九年（永乐七年），沙哈鲁改任爱斯康奚之幼弟弥儿柴爱密莱克阿合马(Mirza Emirek Ahmed)，一四一四年（永乐十二年），为撒马儿罕王兀鲁伯(Mirza Ulug beg)所逐。自是以后，费尔干那遂属撒马儿罕。一四五一年（明景泰二年）至一四六九年（明宪宗成化五年）间，帖木儿曾孙卜撒因(Sultan Abu Said)君临撒马儿罕时，任其子俄马儿夏克（与洪武九年帖木儿之子同名）为俺的干长官。俄马儿卒于一四九四年（明孝宗弘治七年）。其子算端巴伯儿(Sultan Baber)继之。巴伯儿即建设印度莫卧儿朝(Moghul dynasty)者也。（见白莱脱胥乃窆《中世纪研究》第二卷第255页）

思诸国，复便道赐其酋长文绮。然地小，不能常贡。后竟不至。（《明史》卷三三二）

（一）俺的干(Andekan)，今代地图又作俺的章(Andedjan)，为费尔干那(Ferghana)之一城。当帖木儿时及以后，皆为费尔干那之首府，有时用以代全省者。算端巴伯儿《史记》亦书作俺的章。一三七六年（明洪武九年），帖木儿任其子俄马儿夏克(Omar Sheikh)为俺的干之总督。一三九三年（明洪武二十六年），俄马儿转调法尔斯省(Fars)。帖木儿任俄马儿之第三子弥儿柴爱斯康奚(Mirza Eskender)继之。一四〇四年（永乐二年），帖木儿改任沙哈鲁之第二子弥儿柴伊伯希姆算端(Mirza Ibrahim Sultan)为俺的干之总督。一四〇九年（永乐七年），沙哈鲁改任爱斯康奚之幼弟弥儿柴爱密莱克阿合马(Mirza Emirek Ahmed)，一四一四年（永乐十二年），为撒马儿罕王兀鲁伯(Mirza Ulug beg)所逐。自是以后，费尔干那遂属撒马儿罕。一四五一年（明景泰二年）至一四六九年（明宪宗成化五年）间，帖木儿曾孙卜撒因(Sultan Abu Said)君临撒马儿罕时，任其子俄马儿夏克（与洪武九年帖木儿之子同名）为俺的干长官。俄马儿卒于一四九四年（明孝宗弘治七年）。其子算端巴伯儿(Sultan Baber)继之。巴伯儿即建设印度莫卧儿朝(Moghul dynasty)者也。（见白莱脱胥乃窆《中世纪研究》第二卷第255页）

思诸国，复便道赐其酋长文绮。然地小，不能常贡。后竟不至。（《明史》卷三三二）

（一）俺的干(Andekan)，今代地图又作俺的章(Andedjan)，为费尔干那(Ferghana)之一城。当帖木儿时及以后，皆为费尔干那之首府，有时用以代全省者。算端巴伯儿《史记》亦书作俺的章。一三七六年（明洪武九年），帖木儿任其子俄马儿夏克(Omar Sheikh)为俺的干之总督。一三九三年（明洪武二十六年），俄马儿转调法尔斯省(Fars)。帖木儿任俄马儿之第三子弥儿柴爱斯康奚(Mirza Eskender)继之。一四〇四年（永乐二年），帖木儿改任沙哈鲁之第二子弥儿柴伊伯希姆算端(Mirza Ibrahim Sultan)为俺的干之总督。一四〇九年（永乐七年），沙哈鲁改任爱斯康奚之幼弟弥儿柴爱密莱克阿合马(Mirza Emirek Ahmed)，一四一四年（永乐十二年），为撒马儿罕王兀鲁伯(Mirza Ulug beg)所逐。自是以后，费尔干那遂属撒马儿罕。一四五一年（明景泰二年）至一四六九年（明宪宗成化五年）间，帖木儿曾孙卜撒因(Sultan Abu Said)君临撒马儿罕时，任其子俄马儿夏克（与洪武九年帖木儿之子同名）为俺的干长官。俄马儿卒于一四九四年（明孝宗弘治七年）。其子算端巴伯儿(Sultan Baber)继之。巴伯儿即建设印度莫卧儿朝(Moghul dynasty)者也。（见白莱脱胥乃窆《中世纪研究》第二卷第255页）

思诸国，复便道赐其酋长文绮。然地小，不能常贡。后竟不至。（《明史》卷三三二）

（一）俺的干(Andekan)，今代地图又作俺的章(Andedjan)，为费尔干那(Ferghana)之一城。当帖木儿时及以后，皆为费尔干那之首府，有时用以代全省者。算端巴伯儿《史记》亦书作俺的章。一三七六年（明洪武九年），帖木儿任其子俄马儿夏克(Omar Sheikh)为俺的干之总督。一三九三年（明洪武二十六年），俄马儿转调法尔斯省(Fars)。帖木儿任俄马儿之第三子弥儿柴爱斯康奚(Mirza Eskender)继之。一四〇四年（永乐二年），帖木儿改任沙哈鲁之第二子弥儿柴伊伯希姆算端(Mirza Ibrahim Sultan)为俺的干之总督。一四〇九年（永乐七年），沙哈鲁改任爱斯康奚之幼弟弥儿柴爱密莱克阿合马(Mirza Emirek Ahmed)，一四一四年（永乐十二年），为撒马儿罕王兀鲁伯(Mirza Ulug beg)所逐。自是以后，费尔干那遂属撒马儿罕。一四五一年（明景泰二年）至一四六九年（明宪宗成化五年）间，帖木儿曾孙卜撒因(Sultan Abu Said)君临撒马儿罕时，任其子俄马儿夏克（与洪武九年帖木儿之子同名）为俺的干长官。俄马儿卒于一四九四年（明孝宗弘治七年）。其子算端巴伯儿(Sultan Baber)继之。巴伯儿即建设印度莫卧儿朝(Moghul dynasty)者也。（见白莱脱胥乃窆《中世纪研究》第二卷第255页）

思诸国，复便道赐其酋长文绮。然地小，不能常贡。后竟不至。（《明史》卷三三二）

（一）俺的干(Andekan)，今代地图又作俺的章(Andedjan)，为费尔干那(Ferghana)之一城。当帖木儿时及以后，皆为费尔干那之首府，有时用以代全省者。算端巴伯儿《史记》亦书作俺的章。一三七六年（明洪武九年），帖木儿任其子俄马儿夏克(Omar Sheikh)为俺的干之总督。一三九三年（明洪武二十六年），俄马儿转调法尔斯省(Fars)。帖木儿任俄马儿之第三子弥儿柴爱斯康奚(Mirza Eskender)继之。一四〇四年（永乐二年），帖木儿改任沙哈鲁之第二子弥儿柴伊伯希姆算端(Mirza Ibrahim Sultan)为俺的干之总督。一四〇九年（永乐七年），沙哈鲁改任爱斯康奚之幼弟弥儿柴爱密莱克阿合马(Mirza Emirek Ahmed)，一四一四年（永乐十二年），为撒马儿罕王兀鲁伯(Mirza Ulug beg)所逐。自是以后，费尔干那遂属撒马儿罕。一四五一年（明景泰二年）至一四六九年（明宪宗成化五年）间，帖木儿曾孙卜撒因(Sultan Abu Said)君临撒马儿罕时，任其子俄马儿夏克（与洪武九年帖木儿之子同名）为俺的干长官。俄马儿卒于一四九四年（明孝宗弘治七年）。其子算端巴伯儿(Sultan Baber)继之。巴伯儿即建设印度莫卧儿朝(Moghul dynasty)者也。（见白莱脱胥乃窠《中世纪研究》第二卷第255页）

思诸国，复便道赐其酋长文绮。然地小，不能常贡。后竟不至。（《明史》卷三三二）

（一）俺的干(Andekan)，今代地图又作俺的章(Andedjan)，为费尔干那(Ferghana)之一城。当帖木儿时及以后，皆为费尔干那之首府，有时用以代全省者。算端巴伯儿《史记》亦书作俺的章。一三七六年（明洪武九年），帖木儿任其子俄马儿夏克(Omar Sheikh)为俺的干之总督。一三九三年（明洪武二十六年），俄马儿转调法尔斯省(Fars)。帖木儿任俄马儿之第三子弥儿柴爱斯康奚(Mirza Eskender)继之。一四〇四年（永乐二年），帖木儿改任沙哈鲁之第二子弥儿柴伊伯希姆算端(Mirza Ibrahim Sultan)为俺的干之总督。一四〇九年（永乐七年），沙哈鲁改任爱斯康奚之幼弟弥儿柴爱密莱克阿合马(Mirza Emirek Ahmed)，一四一四年（永乐十二年），为撒马儿罕王兀鲁伯(Mirza Ulug beg)所逐。自是以后，费尔干那遂属撒马儿罕。一四五一年（明景泰二年）至一四六九年（明宪宗成化五年）间，帖木儿曾孙卜撒因(Sultan Abu Said)君临撒马儿罕时，任其子俄马儿夏克（与洪武九年帖木儿之子同名）为俺的干长官。俄马儿卒于一四九四年（明孝宗弘治七年）。其子算端巴伯儿(Sultan Baber)继之。巴伯儿即建设印度莫卧儿朝(Moghul dynasty)者也。（见白莱脱胥乃窆《中世纪研究》第二卷第255页）